

汪穰卿

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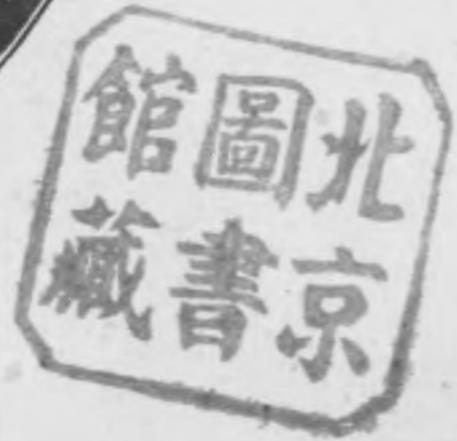
上冊

吳士鑑署



汪仲閣先生惠贈

汪穰卿先生遺象



汪君穰卿家傳 同縣徐珂仲可撰

汪君康年。字穰卿。一字毅伯。錢塘人。先世富藏書。浙西言藏書者。必數振綺堂汪氏云。父曾本。廣東候補知縣。君童齒嚮學。文辭粲如。弱年。補縣學生。尋遭父喪。益用讀書自淬厲。講授里間。弟詒年。洛年。從之學。造詣日進。聲聞吳越間。光緒十五年。以優貢生中式鄉試。十八年。會試中式。格於事。以次補殿試朝考。三十年。授內閣中書。君中歲通籍。而澹恕榮利。不事干謁。每痛國勢孱弱。務欲以辛詞苦口。牖啓人羣。嘗與同歲生梁君啓超。創設所謂時務報者。倡變法。重民權。策頑警懦。強聒不舍。蓋我國更甲午中日一役。情見勢絀。士大夫漸悟閉關

自守之非計。顧靡所操持。卒無以返積重。逮時務報出。家喻戶曉。人心爲之一振。於是曩者晦盲閉塞之風氣。稍稍開矣。值政變難作。梁君亡命日本。君發憤撰中外日報。天下以爲公言。亡何。服官朝省。復先後刊布京報芻言報。論列時政。侃侃亡所顧憚。枋國者百計恫喝。屹然不爲動。繇是忌者寢衆。君彌自憚也。君治學篤摯。必貫澈乃已。治報之暇。輒罔羅百家雜記。舊聞新義。一一筆之於書。詒年掇拾叢殘。撰次爲汪穰卿筆記。都若干卷。其所爲文章。則哀集之。曰汪穰卿遺著。君以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卒於京邸。春秋五十有二。無子。詒年以第四子德蔚後之。德蔚殤。乃以懋熙爲嗣孫。

徐珂曰。予與君生同里。同舉於鄉。又同官內閣。顧不常

見。蓋君之到官。予已引退。惟滬居過從數載而已。君和靖簡易。不屑屑自標揭。居恆感傷國事。疾首蹙額。常若負重憂於其身。抱負閔而遘會塞。會不得展布十一。塵乃託於文字。憔悴憂傷以終老。此誠不能不爲用人者致惜已。自君之歿。世變滋亟。兵革並起。黎庶亡所託命。君脫不死。其悲憤感激。又當何如。然則君之一瞑不視者。在國爲失人才。而於君則猶非不幸也。

# 汪穰卿筆記目錄

卷一 紀事

卷二 雜記

卷三 雜記

卷四 雜記

卷五 雜記

卷六 雜記

卷七 雅言錄

卷八 附錄

先兄穰卿生長廣東弱冠後遊歷大江南北各省又嘗出關至宣化而以居北京及武昌爲最久素性好客每至一地咸與其賢士大夫相往還酬酢聞見至爲淵博又勤於紀述朝有所聞夕卽記諸小冊上自朝政國故下至閭巷瑣聞無不備載身後掇拾遺編尙得數巨冊欲考知清末之政治及其社會之情狀者此殆其淵藪矣茲特將最後數年所記之二冊先行排印其中大半已見芻言報小半則爲芻言報所未刊并略加詮次以篇幅較長者爲紀事列卷一其餘則爲雜記列卷二至卷六

仍以國內事實列前域外見聞次之諷諭諧談等又次之卷七爲雅言錄紀載新舊書籍之存佚并源流兼及書畫碑版等蓋先兄於此等事特有偏嗜故別爲一卷不與諸卷相參雜也卷八爲附錄雖出他人手筆然先兄既爲刊諸芻言報中知尙有傳播之價值故特列諸編末亦過而存之之意云爾

尙有三巨冊容續行校印作爲二集丙寅五月弟詒年謹識

# 汪穰卿筆記卷一 記事

## 蘇杭甬路始末略記

此路爲許英五路之一。其原因極大。

其故實雖明言去年始知其實

僅視爲盛侍郎曾與立草約。或

視爲平常要求而以爲可廢。此實吾輩之大誤。

當余居上海時。卽聞盛與蘇杭甬路約事。後報章又載合肥相國許英人承辦津鎮浦信滬甯蘇杭甬九廣五路事。雖其原因。外間未盡知。而其有國際之關係。則大概皆知之。

顧自訂草約後。綿歷至久。壬寅癸卯間。

光緒二十八年

有浙商李厚祐。擬自辦杭州城外

湖墅至江干一段。而與銀公司將來所造之蘇杭甬路。首尾銜接。盛侍郎回言不能。惟此時卽聞盛之意。若全路自辦。當可辦到。不能截辦一段也。

乙巳

光緒三十一年

春夏。湯蟄仙張菊生二君在申。因美人倍次欲辦全浙鐵路。浙紳爭之。

力。遂駁不許。於是與同鄉諸公提議。浙江鐵路。歸浙人自辦。時余在京。以爲蘇杭甬一路。輻輳不清。安能謂之全浙路自辦。時盛適至京。乃往商之。亦以爲可。四月間。浙京官有大聚會。卽宣言此事。已而盛對余言。彼爲與銀公司合辦路事之人。則路約可廢一節。萬不能由彼說出。余恐事有翻覆。乃復函致盛。得其覆書。以呈同鄉。並持至上海示諸君爲徵。其信今尙存公司。然盛語甚圓。惟言可自辦。而絕不提廢約事。按盛亦非有意相欺。大約謂一面自辦。一面再設法與英人交涉。或可得當。而後來事變。則非彼所料也。余彼時意。一面只自辦路。而外交事委重於盛。彼既有前說。必不能中途愒置。然不料後來之風雲。如此怪異也。

彼時忽有一怪事。則杭人孫某。忽集衆開會。宣告廢約。並電致各報。於是言廢約者風起雲湧。若山西之於福公司。若安徽之於銅官山。直東江皖之於津浦。江蘇之於滬甯。莫不集會并演說。大放厥辭。幾於無報不載。無一日之報不載。一若伊等之筆舌。可作礮火用也者。

按此真大怪。夫經營此事者。我輩也。事既成矣。須伊等作此何爲。然伊等此舉。若無關繫。猶之可也。不知此事竟驚動外人。聞其時英領事謂人曰。中國人忽然如此兇法。不但要廢已立之約。且欲併已開辦之路而廢之。此何說也。

惟時余亦知朕兆之不佳。謂某君云。蘇杭甬路之自辦。試爲之耳。而伊等如此囂張。恐大爲害。奈何。某唯唯。余一人無如何。惟函致各省人之相識者。屬其設法鎮定之。然亦徒費筆墨而已。

尤爲失誤者。則京官同鄉。竟遞呈商部。請廢約。而朝廷亦遂下廷寄於盛。令廢約。殊不知此事須委婉。而不能用強力以責成盛。蓋責成盛而英不與盛商。則奈何。惟時盛在京。謂人曰。此事本來尙有法可想。自有此廷寄。而幾微之希冀斷矣。同時李伯行在申。對余則云。有此廷寄大佳。如此。則我處反放鬆。可以卸責矣。李與盛二語雖相反。然其意一也。

是年九月。余北上。在津探詢項城之意。知甚以爲難。至京。聞外務部亦然。凡外務部

偶然涉及廢約一事。英使即曰。此事我不知可否。請以公文來。吾當電聞吾國政府。外部知其意不善。即無敢復言。唐少川至外部。說亦略同。然伊亦不肯言約不能廢。但說英既未來催辦。浙人儘做無妨。

其時有一事略覺可慰者。則盛奏中言。已限怡和六個月不開工。即作廢之說也。然奏中未言怡和覆書如何。屢函詢之上海。不得覆。二月杪菊生來京。余以此叩之。菊生曰。曾以問盛。盛謂怡和覆書。謂耽悞之咎。由於拳匪。伊不任責。余曰。然則此事成泡影矣。菊生曰。盛謂伊必仍盡心此事。且尙有別法。至用何法。當時言之。今已不憶。是時屢有言用別法與之商者。或購彼料。或請彼工程師。然無有敢向公司言者。

丙午

光緒三十二年

夏間。又有一佳耗。

則有人

即訂九廣路約

來京之龔君

謂舟中偶詢濮蘭德君曰。九

廣事定將何如。云即定蘇杭甬正約。龔曰。浙已自辦。如何。濮曰。此係據前約應辦之事。不能管他。龔曰。貴國何必與浙人爭此路。濮曰。此卻有一法。因此路非吾國人注意。非若九廣也。然不能憑空廢約。須以金贖回。龔曰。須若干。濮曰。二三百萬。此事余

亦函上海。然未有理會及此者。而蟄仙尤以力拒外人爲能事。英領與濮見浙撫張公。而蟄仙屬張公勿見。後以外部濮兩拜蟄仙亦不見。并不答拜。於是補救之法。一無可施。

是年五月間。某君又至京。余問廢約事萬無辦理。而浙人以爲必能。將來必大轟鬧。如何。某曰。此復何策。惟有聽其所之而已。待大礮轟時。必有辦法。余聞其言。嘿然而已。

此時浙人以廢約爲必然之事。或爲已然之事。而不知其影響全無也。

余自乙巳北行後。留心此事。凡外人之情形。政府之意見。以及補救之法。偶有所得。卽函告某君。以達於蟄仙及公司中人。其不逕達蟄仙者。以蟄仙愾恐更無效也。偶亦

有一二告。不意凡此等語。均未見覆。亦未見有來函商議之處。余自覺沒趣。故自丙午

秋後。漸少言及。然猶時報告。直至丁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出京時爲止。計前後五後風潮

起。蟄仙總以伯唐不先相商爲辭。余謂伯唐雖不告。而我則於伯唐未與英使訂約

之前。屢函言之矣。蟄曰。我不知。余駭曰。吾歷函托某君轉達之辭。豈皆未達乎。蟄曰。吾皆未聞。

丁未春。政府召伯唐回國。凡英使來催訂合同。外部卽以俟汪使回答之。蓋以浙江之棘手題目。應使浙人當之。

已而伯唐到外部任事。接辦此事。時已六月底。甚秘密。余詢之。亦不答。惟說甚難。余曰。蟄仙等皆持拒款主意。宜與說好方妥。伯良久。但瞠目曰。如何說法。

七月二十三日。余以京報被停。出京謀復舉。八月初。伯唐使英。此事卽日交梁崧生侍郎接辦。蓋伯唐之經理此事。始終不過一月。而其合同。大與九廣不同。已見所印

蘇杭甬路事案中。後來梁辦。竟廢去另訂。此節予已酉入京始知之亦深怪伯唐之不相告也

至八月杪。訂約之事宣布。惟時余適自申至杭。或有問者。余以爲伊已知近兩年歷史也。乃曰。上下因循致此。亦復何策。惟有將合同情節減輕。少受害而已。不意此語出口。聞者卽已大怒。以爲余之胡說。

於是杭中謠訛雜起。適有一工頭鄔某病瘡。被業西醫劉某藥誤死。方欲控劉。此事極

以中外報得第一次新聞尙說是病也。

值路事起。蟄仙卽遣人屬其家人。改說是殉路。則名美而有利。

其家亦欣然從之。

蟄仙遂因此以激動風潮。後之湯工程師以他病死。亦置諸殉路之列。此次風潮之廣博宏大。殆不可思議。於是遂有處汪以鑄鐵像暗殺掘墳扮戲等之事。

最可異者。余至杭之故。蟄仙知之。蓋余將恢復京報。蟄仙允助五千。適得京電促往。因赴杭索蟄仙此款。而蟄仙乃暗佈謠言。謂余是替伯唐運動而來者。又嚇余曰。君宜速行。人將暗殺君。然余以辦報故卽行。非爲蟄言也。

至數月中之大小設施。則已見各報。不必余述。惟時有三數人知不應如此辦者。亦以被懾而止。不敢吐一言。最奇者。人人皆以爲怡和已默許限六月不開工卽停止之說。而盛絕無一言。亦無他人將實情言之者。此如見勇士誤持中斷之刀。任其挫。斲致敗而不一言也。盛至漢口。猶力言怡和已允。直至京始吐其實。此真千古疑竇。

按此係盛事。或謂盛後來所出之信爲捏造者。則非也。

事勢相逼既甚。乃有命派代表之事。遂公舉四人任之。四代表及書記既至京。外務部悉以關此事之重要文件示之。代表瞠目相視。不復能有語。乃成部借部還之事。其歷史由楊君廷棟宣布。詳述自李盛唐三公及汪梁訂約之事實。惟以不先告同鄉一層爲汪罪。

至己酉宣統元年春。蟄仙忽有電及信致京中同鄉。旅滬學會亦有電致同鄉京官。大率皆言應逐汪盛。勿得踞郵部。並言京同鄉官有電至申屬爲之。然京官實無此電也。蟄仙又直致政府一電。均載各報。

四月初六。京官出知單。約同鄉會於下斜街全浙老館。余問提議何事。曰無他。不過集股催股而已。殊不知中有祕密布置存焉。故徧召同鄉而獨不告汪。中有紹人田某。蟄仙之特派員也。然伊不認爲蟄仙派。但云有事來京。適值此會。故來觀盛舉而已。而是日提線索者。則爲翰林朱福詵桂卿。並挈其子至。俟諸大老至。則引田見之。

俾先述浙路事。田乃言蟄仙如何勞苦。如何節省。如何任怨。故路非彼辦不可。頃之集衆演說。田又言今非急集新股不可。若蟄仙去。不特新股不可得。卽舊股亦思抽回。甚可慮也。語至此截然止。若有人約定續其後者。果然。朱君言吾輩本與汪某無意見。此事亦不能咎汪。惟吾輩爲大局計。則應勸汪離郵傳以保路。衆叩其策。則曰。同鄉以函勸之。或面勸之。或遞呈政府。（朱有意見書略與此同）余卽起言曰。按旅滬學會謂汪賣路。湯電則謂與盛捏造要函。是皆非僅僅離任所能蔽辜者。宜請派大員查勘。如確有其事。應與大罰。衆人聞余說。乃俱謂此決無有。大衆初不疑及此。無庸提也。余乃不言。衆亦未議決而罷。

余勸伯唐奏請解任待勘。伯唐先亦欲辭職。而慶邸不謂然。但言不必理他。余謂蓋竟自爲之。伯唐云不能。現邸不謂然。卽強上摺。亦必攔起。

蟄仙致政府電。實爲可怪。蓋攻盛汪不宜在郵部。亦足自成其說。惟此宜堂堂正正言之。乃拋荒正文。而別尋蹊徑。指爲袁黨。又謂監國應念鶴原之義。讀全文無非挑

撥激怒。誣捏挾制之語。此真非吾輩俗見所能測者。

蟄仙之目的既不達。則無論黨湯者。惡湯者。皆以爲彼必力辭路事。而抑知不然。蓋彼於杭開大會之前一日。忽至申。堅約某君至杭赴會。並爲臨時會長。夫蟄仙果願去。則何必有此佈置。某君亦知其意。故答之曰。吾不能往。以吾若主張留君。則君固日言勞頓矣。吾安忍以此苦君。若不留君。則欲留君者方譁然。吾惟有謝不往耳。蟄仙遂嘿然去。

顧開會之先日。已有人徧發傳單。言不得另舉總理。有不附和者。其人卽爲賣路賊。比開會。甫入坐。卽有千百人大譁。言應留湯。董事會衆。應之稍遲。卽大見斥詬。謂湯總理爲吾浙辦事。如此勤苦。而君等不卽留。豈尙不以湯爲然乎。董事會無稍異言。亦極贊同。於是是會也。本以定總理爲目的。而後竟不復提。以致副總理欲辭職。亦不能言云。

秋間蟄仙得雲南臬使之命。於是揣測紛紛。有謂彼必應命者。有謂不赴召。亦不辦

路事者。有謂必始終於路者。蟄仙對人言。亦不一其說。而後來辦法。乃皆出人意料之外。

有一事最奇。孫士頤者。於吾宗爲疏親。然素習於伯唐。戊申回杭。蟄頗與聯絡。然不過平常待友朋之道待之而已。今年孫又至杭。蟄乃極意相待。宴設優頻。數日。蟄以事赴申。孫亦刻日將去。蟄至申。特電留之。云尙有所言。且俟看潮。至期。蟄果至。日事觴咏。孫意蟄知彼將入都。必屬其釋言於汪。乃絕不及此。無幾。又赴申。孫不日繼至。甫入逆旅。則蟄已來約西餐。孫謂必將有命。而餐燕累日。亦都未及。一日。酒半。約同車赴愚園。孫謂彼或擇靜處相語。亦無有。次日。忽約同至南翔。南翔鄉野。無足觀覽。孫謂其有謀野之獲。亦不然。但言明早返杭。再至京相見而已。孫謂無事矣。夜回客店。則又以名刺親至辭行。孫次晨詣車站送之。孫時大悟。曰我真愚。湯君之厚我。卽暗以和解於汪托我也。豈待明言哉。孫至京。卽往伯唐處。且以湯雅意告伯唐。伯唐領之。然湯至京。拜孫。不拜伯唐。伯唐往拜。亦不見。對人曰。吾焉敢見如此大官。孫至

此始知湯前此所爲。全是空中布景。賢者不可測。一至如此。

今年劾盛一電。則尤失之拙。蓋謂盛誘我浙人於拒款之途。是直自處於被給之列。則從前之爭。皆爲錯誤。此實自破藩籬。誠不解蟄仙之拙。一何至此。

以上皆言其對於朝廷。對於大局之未是。至其辦事。以表面言。勝於他處多矣。其刻苦節省。決非他人所能及。惟有人言其辦事錯誤之點。亦不妨略舉之以供研究。一勞苦太甚。而實有過分之處。蓋蟄仙性不能任人。無論何事。皆欲過目。於是分任之人。既無專權。即無責任。而無事不待總理以舉。既勢有不能。即懸事以待。而延擱多矣。甚至一條子。一信面。亦須自寫。每日之報。悉須覽閱。徒勞敵精神。而爲功蓋寡。一則與商人太不接洽。自去年大會。不舉總理以後。而著名商董數人。均登廣告。辭商董之事。問之。則謂湯君賢勞。吾輩咸所敬重。願吾輩欲陳之事。悉不能自達。與其將來坐誤大事。不如早辭爲幸。聞向來董事等。見總理欲有陳白。蟄仙即先自大發牢騷。以訖其去。人之言闕不得出。後有人請其以五分鐘之時間。容彼陳說。乃未及二

分而蟄仙已以語相隔斷。而學界中人。以極小之股。而專執其權。雖蟄仙亦不能自脫。可怪也。一則對於外人。不覺隔膜。蟄仙本無外交才。故對於外人。惟以抗拒爲唯一手段。而一無操縱之術。不見濮蘭德。固爲錯誤。後來對付洋工程司。亦是如此。故動輒齟齬。

總之蟄仙之於路。究欲始終其事乎。抑欲借端自脫乎。其對於汪盛。誠惡而思去之乎。抑以爲題目乎。外交之爲難。彼誠不知乎。抑故意示異乎。吾輩淺人。實不能測。惟有可斷言者。則蟄仙之識見。才能經驗。實不能辦此事。且相去甚遠。觀彼於對內對外。絕無可法。惟知說蠻話爲種種挾制之計。亦足知其無能矣。

至政府對於此事。則尤無可言。並未嘗以大局爲意。以事之妥貼與否爲意。惟知敷衍。敷衍不成。乃至決裂。於各方面之如何。亦極不研究。夫何足云。

最可嘆者。則凡官界學界商界。以及事中事外之人。至今無人肯徹底研究者。惟隨時上下而已。吾國人如此。何以自立。

以上不過言浙路近年之情狀耳。至全國鐵路自辦一事。發起於浙。而踵於各省。今反覆研究之。乃知其爲大謬焉。試列其說如下。

一 全國自辦鐵路。非獨中國無此財力。卽各國亦不能如此。而勉強爲之。耽延時日。轉致糜費。且有各種影響。

一 我國實無辦此事之人才。蟄仙固未足副其任。而已遠勝於各省。各省則惟知攬金錢者甚多。故無一成績可言。

一 分省之誤。不特此宜以路分。不宜以省分。而因此益深分省界之習。且將來必致因分省界而各據其利益。事愈不可爲。

一 冒稱商辦之不正。按此事應由國家劃定若干路。若國家不自辦而招商爲之。則必以大商家數人主其事。而招股以足之。始可云商辦。若憑空以一二紳士主辦。名曰公舉。實數人主之。其後則漸落於全省有勢力人之手。或爲刁紳劣監分頭把持。則爲禍更烈。今各省或未至是。然觀此據彼攻之象。則距此亦不遠矣。

以上四條。言前此主持之誤也。而最誤人者。彼將以招股爲主。其辭或過激。謂借款辦路卽路亡。路亡卽國亡。其實善爲之何至此。京漢京榆。固未亡於外人手也。更有打破後壁一語。則設如我不善自爲謀。他人只一舉手。已爲所得。何待造路開礦之紛紛哉。惟數年以來。我國以自辦鐵路。語言過激之故。外人遂指我爲排外。不幸而與英交涉最多。於是中英之交。遂疎。日本乘機益親英。關係甚巨矣。

#### 記賠款鏹虧之爭執

庚子賠款載於約章者。實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然後來由上海道按月付款時。仍須按金價伸算。如金價貴則須另籌款以益之。所謂鏹虧是也。於是江海關道今山東巡撫袁公起而爭之。各督撫亦有電外務部爭之者。且與外人約。於此爭執期內。按月應解之款。暫存銀行。俟議定再撥付而認其息。後外務部與各國公使再三辨駁。卒不能勝。遂飭上海道如數撥付。然因此波折。既須付數月息錢。又適當金價漸長之時。多付之銀。殆數十萬。而各署所付電費。尙不在內。一時聞者莫不扼腕。以爲

約文明白如此。而吾外務部猶不能得之外人。爲可恨也。後余入京。細訪其事。始知竟無從爭。且轉爲外人笑也。蓋初寫正約時。各國咸照其本國幣制書之。如英爲若干鎊。俄爲若干羅卜之類。合肥相國曰。此真囉嚇。合之吾國之銀。究應若干。吾觀之殊不了了。意兩宮亦必不了了。於是各公使商量久之。各合成中國銀數。攢湊併合而去其奇零。始合成中國庫平銀四萬五千萬兩。告之合肥。又恐吾國之遽以銀數計也。復注曰。卽英若干鎊。法若干佛郎等語。合肥遂命書於約後。各使慮吾遂以銀計。見合肥必伸言之。合肥必唯唯曰。然。各使終不釋然。遂促合肥作一函與領袖公使。聲明賠款載約章者。雖作庫平四萬五千萬。然按月付款時。仍須以金價高低爲伸縮云云。試問如此鐵版注脚。尙何從爭執。竊怪袁公爭此時。外務部何不竟以此告之。豈袁知之仍欲固爭耶。抑外務部始終未以此告耶。誠令人不解。惟因此一爭。袁又得數月賠款之利息。又得大名。亦倖矣哉。

記美國退款興學始末

近來美國以退還賠款。大得感情於我國。顧其還我賠款也。嘗虛懸以引我。而不遽予也。始則微示其意。而使我就之。既就之矣。則又限我。以用此款之途。又久之則曰。必用之教育。至去年則又進一步曰。將設大學於美國。而使我之人往學焉。而由此德遂設大學於青島。而使我以學生往。英亦設大學於香港。而使我以學生往。吾不知此於吾國前途關係何如也。而我朝廷感之。我社會感之。我學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約之意見而感之。一似美之此舉。義聲直震天地矣。

抑吾有疑矣。彼其還我賠款也。非謂不取我賠款也。謂彼時誤算多取。今割其多取之數。使我按期得扣還也。夫以理言之。則彼先時不應誤算。今覺其誤而還之我。謂之正直可矣。謂於我有加惠則不可也。吾外部謝其使。吾出使大臣謝其外部足矣。而又派專使焉。而又因是大施隆禮於其艦隊焉。最奇者。當美之艦隊至廈時。吾上海報界公議電致其統將。代表國民謝意。無乃使彼失笑歟。其奇之又奇者。則浙江洋務局員王某。忽擅請於浙撫。亦發電往也。夫各省之事。皆統於中央政府。中央政

府已派專使往謝。則各省在其中矣。而忽然中間一省自行往謝。不知全球各國中有此規矩否。

以予所聞。美之還美款。別有因也。當辛丑和約將定時。慶邸以賠款爲太鉅。或獻策請與美使商之。美使曰。此事宜再與一二國商妥。俟公晤時。費王大臣先以此意相請。有二三國應允。則他國不能立異。斯事濟矣。我國與貴國最親睦。當首先應允也。緣是之故。美國以此事當辦到。暗中特續增其數。以備減削。不意慶邸未以此事告合肥。合肥已以賠款大數電告兩宮。已得允諾。事遂作罷。然美人續增之數。則仍算入四萬五千萬兩之內。故有核還賠款之事。

又所謂退還賠款者。非美人以現金若干還之我也。不過使我於每年應還之大數中。得減若干耳。吾國近年支持賠款。不足已甚。得減若干。殊未有盈餘之可言。（譬如每月應還人百金。而力僅能籌七十金。即使人允我每月少還三金。向之月短三十金者。今不過改爲短二十七金耳。雖於羅掘之力少紓。而其爲短絀則一也。）而

吾國人都若已見爲有此金者或欲得以辦東三省事或欲得以治陸軍抑何可笑轉輾之間。而用此款之權。亦卒爲人所限制。無絲毫自主權也。

### 記道勝銀行之存款

光緒二十一年。我假俄法四萬萬佛郎。爲還日本之需。其實皆法之款也。俄於其中劃留庫平銀五百萬兩。爲與我合開華俄道勝銀行之用。並立約五條。約文粗略。並不言銀行如何辦法。亦不言俄出資本若干。時我戶部中人。有言應定合辦之法。並詳細條文者。翁相國時爲戶部尙書。斥之曰。與外人交接。以少與作緣爲是。遂悉聽之。願俄人仍歲計其盈絀。而以應得盈餘歸之我。彼時戶部劃作何用不可知。辛丑以後。張洽秋尙書辦學務。以款無出。奏請撥道勝之息。爲學務之用。嗣後每年皆由道勝歲計盈而付之外務部。外務部轉交學務處。惟其數多少不常。多時爲二十餘萬。少時止十餘萬。或數萬。近年乃幾至無有。不知吾國學務。將來又恃何款舉辦也。甲辰乙巳間。(光緒三十及三十一年)忽有俄人已將此款乾沒不認之說。其事竟

登諸順天時報。而曾君敬詒亦力言之。且謂宜令各華報登載其事。余問諸學務中人。咸曰並無此事。如無此款。則年來何所取辦。余以語曾。曾曰。彼等烏足知此。學務之需。出各省籌濟耳。余又以詢學務處之會計楊君。楊曰。實取之道勝。以年年皆與外務部人接洽也。余又語曾。曾笑曰。此或道勝補付庚子以前之款耳。若近年必無之。余又詢楊。楊不能言其詳。後遇外務部饒君。始知確係道勝每年付盈於外務部。又轉付之學部。而曾君必如是言之。異矣。後乃知中有利其事者。以訛傳訛。而散此謠於外人。而滙豐與正金欲乘此擠道勝。故如此耳。

尤可異者。都中士大夫多謂道勝之五百萬。實係虛款。我國並未撥付。俄乃虛記此數。而歲撥所盈畀我。買我之歡耳。噫。彼豈知此款實在俄法款中撥付乎。且我之於俄法款也。按月付息四釐。今道勝則多時不過四五釐。少且無有。俄法款按限歸清。道勝款既無歸期。久且無着。是吾國卽此一事。所受虧損。已不可勝言。而悠悠之口。乃謂之虛款。怪矣。

## 記股票投機之害

以各種大公司股票之漲落。吸收人財。使人以千百萬倒入其中。此事歐洲人時有之。雖無賭博之名。然實與賭博無異。各國常思禁之而未得策。蓋彼弄機至巧。雖明知其姦慝。竟無法以制之。逮至今年橡皮公司價格之漲落。吾國商人受累數千萬。市面爲之震動。茲將逐年所聞。略述如下。

前有耶松船廠股票。驟然加價。甚至廠中常用之律師某君。亦以爲信然。其文案蔡君。方以賣空法賣去若干。某大怪責。謂其爲此顛倒事。蔡則速更買之。已而得英倫消息。言此項股票已大跌。經理亦無報告書。在上海之華洋商人。受愚無算。

公和祥股票者。爲上海怡和洋行。及其各種產業股分。每股一百兩時。華人所購者。稍知商務之人。咸謂苟能得其股過半。則權卽入於華人手中。不特租界中重要產業可以收回。且產地多扼要。若建築物業。大可獲利。因勸人廣購。是時忽有印傳單分送商界者。(似出西人手筆)大略謂主此議者。實有意愚人。宜加審察。華人見者。

以爲必西人忌此事。故爲此。後乃查知該洋行原訂之合同內。有一條謂公司中但佔一股。其權利仍與前無異。（按此語甚奇。不知確否。）於是華人乃知前此計畫之誤。而存股票者。以銀行限期到無款籌還。則跌價售之。各人一聞此信。於是賣者紛紛。遂自每股一百四十兩跌至五六十兩。大商家因此倒者紛紛。

藍格紙者。近數年頗盛行於上海。凡有體面之商人。鮮不買藍格紙股票。蓋美國某

處煤油公司之股票也。自一百兩漲至四五百兩。至今年校者按蓋謂宣統三年則直至一千

四五百兩。傳言煤油礦中忽得金剛鑽礦。聞者皆動心。五月間忽聞礦漸枯竭。遂跌至一千一百餘兩。

最受害者。莫如今年之各種橡皮公司。公司約七八家。有謂怡和洋行所辦者。有謂某某洋行所辦者。大率皆指上海著名之洋行爲旗號。故銷路甚易。至各公司有雖種樹而未出貨者。有僅有曠地並樹未種者。而售股票時。搖煽之法甚多。有每股十兩。遣人在外揚言股已售罄。遂增至二十餘兩。又如□□人壽保險公司。以五兩之

股。先賣二千股。並須先定。故未出票之時。已逐漸增其價。即令人在外收股人見股分價加而銷速。謂必大佳。即將股存留不肯售。殊不知公司實遣人乘衆人相信之時。陸續售去八千股。每股賣二十餘兩。已而漸跌至十餘兩。又有公司當賣股時。聲明只賣十二點鐘。果皆信之。爭往購買。未屆時股已罄矣。

此等狂妄舉動。華人亦有漸覺之者。遂亦步武其法。若吳□□關□□等。其中亦有以已受於人者。復以取償於人。此等心術。在本人藏之甚固。然旁人已如見肺肝矣。據聞華商受橡皮公司之累者。殆二三千萬。而欠銀行者二百餘萬。顧其如此牽動者。則以從前業此者。或未結帳而倒。則但其同業而已。果已破產無款。人亦何策能逼其出。極其至不過以命殉之而已。此次則在股分公司結帳以後。洋人爲此者。已席捲而去。而所欠者各錢莊也。華商受虧損至二三千萬。宜其大現虛耗之象矣。顧華商之力有限。安能購如許股票。則又有人以全力爲之。不意已受其禍而害及全市也。

有陳逸卿者。閩人。父居寧波。遂入寧幫。陳任二三處洋行買辦。而正元復有大股分。故在華洋商界。皆頗有名。陳見橡皮公司大有起色。遂思以術博取巨資。則誘正元元康謙餘之擋手跑街人等入股。故有時應付款時。則十萬二十萬不難一呼而至。銀行見其如此。以爲陳某多金也。甚信之。陳誇股分之利於□□二班之前曰。如此大利。君何不爲之。今吾與君共爲之。利害同之。可也。逾日走告二班曰。大幸。此次所爲者。結帳可得二萬。當以一萬歸君。二班大驚。旣以陳爲殷實商人。且謂其老實必不欺人。故彼挪□□款至數十萬。他人不能也。及股票跌。陳之數最多。陳乃思得最奸詐之法。以遠期票易他人之現銀及卽期票。又與某洋行買辦串通。以三十天期票出貨。(向皆五天期票。卽以所出之票。向銀行押款。計兩家約一百數十萬之多。旣到手。卽逃去。於是正元遂倒。而莊中大股東南潯富人邱某。遂大受其累。欠銀行及內行外行共數百萬。市面虧倒旣如此之甚。於是商會創維持市面之說。由上海道向匯豐等銀行借二百五十萬與各錢莊。以維持市面。後匯豐以三錢莊欠彼一

百三十餘萬。遂扣起不付。此事人多歸咎於蔡道。謂私家所墊之款。斷無由公家代還之理。

至匯豐扣款之故。據聞因自倒帳後。匯豐忽將某錢莊之莊票退回。計有十萬之譜。其措詞則謂現在莊票一律不收。故只得一例看待云云。然此莊乃寧波方家所開。聞言乃立籌現款十萬給與匯豐。以保信用。然各錢莊皆怒。謂向來莊票斷無退回之理。乃於六月底歸賠款時。相約不解現銀。將市上匯豐錢票搜盡解去。致匯豐亦小受擠軋。匯豐頗以爲恨。故扣留一百三十餘萬。實有意爲難也。（按以上但雜據所聞書之。未能首尾考訂翔實。聊備研究可也。）

### 記銀號倒帳事

去年校者按蓋謂宣統二年以來源豐潤厚德義善源疊次倒閉。市面震恐。然推原其故。則皆經理人恣意揮霍挪移所致。茲姑舉所聞列如下。

源豐潤用事之人爲陳子琴。前以欲私爲投機生意。而以源豐潤號中多舊人。恐有

阻礙。乃德店東嚴子鈞與葉姓別開一錢店。其資本則嚴七而葉二。陳遂恣意挪用。擲之橡皮公司股票幾三四百萬。橡皮股票既大跌。影響遂及源豐潤。虧倒之機。已伏於此。

上海義善源之經手人丁介侯。亦虧空至百萬。此次之虧倒。聞實京號與丁串通爲之。故一切皆已預備。尤奇者京號被封之日。號東李氏竟不之知。蓋去年義善源全仗交通接濟。後李以郵傳部查問。乃即停止。是日王以他處匯款八千金不能應付。請諸李。李仍命王自籌。王固言不能。李怒曰。汝爲總理。何并此區區之款不能籌出。王遽謂。如此則惟有請封之一法。李一時忿激。乃曰。任汝爲之。顧未知王已有預計也。王走出。即赴警廳請封云。

又聞兩號之失敗。別有一原因焉。則兩主人翁官氣太重所致也。源豐潤爲甬人嚴小舫氏所開。嚴起家於商。後入官界。沾染官氣甚重。舊時夥友。參差不相入。而使辟之徒。乘機而入。日相親接。於是各號重要位置。多爲此輩所據。稍樸愿者。悉致疏遠。

而生業遂日卽空虛。至李氏則以門第之煊赫直視夥友如奴隸。頤指氣使無所不至。李偶宿店中。深夜由外歸。須全號人皆出迎。故夥友頗恨之。遂致一敗塗地。

厚德銀號爲前江海關道蔡和甫之資本所開。京號早經停歇。惟上海一號猶經營如故。蔡歿後。其第三子見機。卽遞呈南洋大臣。言己所應得厚德之一股。情願讓與兩兄。不再過問。以後如大發達。或遭失敗。均與己不涉云。時端午帥爲南洋大臣。頗嘉其讓產。然聞現在經理人王錫五被順天府拘捕後。且曰。若果急我。我必設法累及三公子。不能使彼獨逍遙事外也。此輩存心之奸惡。於此可見一斑云。

近年倒帳之事。最早者爲晉益升。其經手人爲熊某。先是江西人劉君。爲寧波某縣知縣。以縣中匯錢糧至省。每苦錢莊之遲兌及減平壓色。因恚曰。與其受若輩氣。我不如自爲之。猶冀得十一之利。遂出數萬金俾其壻熊。設晉益升於上海。偶劉之子江行。遇同舟一人。甚相款曲。後乃言將營商業於上海。尙少一來往之錢莊。劉子少閱歷。深信其語。遂作函與熊。屬許其通挪。以五千爲限。後其人業敗遁。僅晉益升一

處。已欠萬餘。熊函劉子。言此由君函屬。責任應歸君。劉子以函屬言五千爲限。故五千以外不能認。二人乃大爭。而翁增感情亦大傷。劉恚曰。既若是。吾亦不願爲此。卽停閉可也。頃之熊致書於劉。言現查號中放款欠款若干。若停閉。則放款不能收。而欠款則須付。故除資本不能收回外。尙須付銀數萬。始可無事。劉大怒。後經人調停。乃使劉以晉益升付熊。不出分文。亦不收分文。以後盈虛。與劉無涉。於是熊不費一文。坐得一已有成績之事業。可謂大幸。而晉益升乃爲無主人翁銀號。亦足怪矣。熊性無賴。不事其事。專恃狡獪爲生活。又時思運動他業。以博大利。在申日事博飲。不數年遂失敗。然猶牽及劉姓。劉以早頂與熊爲辭。時蔡乃煌爲上海道。批稟謂出頂一事。既未存案。又不登報。礙難作準。幸劉爲官場中人。尙不致受累云。

以近日人心之險。錢業辦法之架空。故有資本者萬不可輕於嘗試。建德胡二梅君。老於上海。見人輒以此爲戒。有宦成歸者。告胡言在鎮江設錢莊事。胡曰。此禍水也。破家之慘。在此一舉。某爽然曰。今已布置奈何。胡曰。宜速停。損失尙小。然已恐失去。

數千金某以招牌尙未懸尙未與人往來何至是及令停止經手人來言果已失耗數千詰其故曰設肆必於某鬧市其地適無空屋吾百計營謀以數千金與某店使他遷吾乃租其屋又肆中不可無妥實之人司帳今適無其人吾乃潛約某肆中人出又費若干加以修屋招人雜費等所用巨矣某默然乃服胡君之言云。

章程之善莫如山西某票號故二三十年來鮮有敗事寧紹且不如之若津幫若漢幫若鎮江幫更自檜以下矣西幫之制凡各處號中掌櫃既極精選大率自幼卽在本家中服役者派出時其人舉家費用咸東翁管理及召回則其人與其物裝均先至主人家聽主人檢驗畢方得回家各號之掌櫃咸三年一調不使久任故有弊亦不能甚大又號中每晚十二下鐘必上鎖若有一人不歸必須報告又來往信札不得及時事及官場人物其嚴密如此故雖不能大擴張然亦不致傾倒其他章程亦多惜未能窺全豹云。

### 記上海信昌珠號被騙巨款事

上海信昌珠號。爲蘇人所開。其檔手則陳姓也。庚子夏間。我駐美使館參贊壽金甫太守回國過上海。以向與信昌往來。故與陳盤桓頗洽。壽因言與上海美國所開益生洋行之總管佛裴克諭。佛裴克將回國。頗願與信昌作一大交易。陳因於西五月六號。偕壽至益生見佛及其弟二人。亦言及此事。已而佛及行中華帳房關子平。同至信昌。議定代售珠寶一節。言明如能銷去。照價付銀。如不能銷。原貨交還。所有關稅水脚保險等費。信昌不管。貨價亦不起利。訂定照限。售多之款。均歸該行所得。或付銀。或退還。言明七個月清楚。旋於十八號。該總管派一洋人。偕關帳房至信昌。選取珠十粒。寶石二十二顆。共計價銀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九兩。取去後當日擊回該總管簽名之收單。嗣至七月初。陳至該行詢問。據云外國收貨電已到。俟銷去即可。如數付銀。以後月去數次。均據云已交該行總董看過。不合用場。擬轉寄英國銷售。陳告以不必轉寄他處。如美國不能銷去。卽寄還可也。該總管云。如不吝惜水脚等費。稍緩時日。必可售脫云云。他日又去。該總管之弟。適於是日回國。云遲至回申日。

或貨或銀。定可了結。不意回申後竟不至信昌。陳於他處查悉。卽往催問。據云初返申事繁。稍緩當至。數日寂然。又往催問。云近因行中遷屋。兄又爲議和事北上。回申後定可了結。三月十一號。陳又作函去問。無復信。隨後親自去問。又約次日回信。信上寫明一禮拜內清楚。不意又失約。二十五號又函催。仍無復信。又至彼行。則佛之弟亦已動身北上。迨至四月一號。陳始接伊在煙臺所發之信。約十日內到申清理。後悉其已至。又往理論。不意惟佛一人回申。又云俟弟回申料理。故延宕至今。陳乃延坦文律師向美領事署控告。旋訊問兩次。據美領事批。該行與總管所立合同。僅有經理權。並無經理總權。所有請由該行賠償之說。作爲罷論。坦文律師代爲稟控駐京美公使。仍不見理。余亦與陳君諗。陳以是告余。余爲計云。宜另請一律師作函與美領事。謂奉斷云云。雖無權能自伸其屈。然吾華商人同抱不平。擬登告白於歐美各大報。詳叙此事。且云凡以後華商與美商往來。須調查行東與總管所訂合同。該總管是否有經理總權。再定交易之辦法。如果登此廣告。則於美之商業必大損。

害。該領事不能不思轉圜之策。萬一仍置不理。則更函告於美之商會。必不能不理矣。如竟不理。乃依言行事。惟有一最要之語。則告白宜詳。宜多登。宜登大報。切不可惜費。顧後陳覆余曰。商之同人。咸謂此事損失已大。若再爲之。倘有意外。不更受虧乎。余曰。此事除登告白須費外。餘何受虧之有。且余以詢友人諳律師事者。亦謂除此更無別法。然陳等卒以畏事惜費。隱忍而罷。此足見吾國商人之無遠識。爲可慨也。余按吾國與外人交易。往往有信之過甚。太不謹慎者。如明明爲此種貿易之洋行。忽與作他種貿易。而又不明立契約。萬一遇姦人。資貨無著。則行東不肯賠償。亦固其所。至收條之簽字。亦大宜審慎。萬一事須涉訟。而問官謂此非行中之據。則訟不得直矣。至信昌事。於理除請賠款外。亦須請治佛裴克誑騙之罪。此領事不能護庇也。而竟不及此。蓋吾國商人僅知追回資本爲一大事。殊不知退回資本。此有形者也。其益有限也。若嚴懲姦惡之外人。此其益乃絕大絕遠。蓋不加懲創。則此等姦惡之人。方謂吾國人但顧資本。不知懲治罪人。則益無忌憚。後此且屢爲之矣。又余

聞人言。佛裴克以此術誑取人財。自漢口至上海。不知凡幾。倘一處由行中代償。則各處援例。行中損失甚大。故美之使領。盡力駁斥如此。蓋美人保護本國人權利。向來如此。不足怪也。

附担文律師代信昌珠號投駐京美欽使上控美商益生總會稟

原告上控各款如左

一、此案應請復審。所有一千九百一一年九月三十號。美總領事古堂諭。并請駁不作數。

二、原告係華商。在上海做珠寶生意。

三、被告係美商總會。在上海開設益生洋行。

四、此次控法。兩造律師。彼此商定。經原告律師於開辯時聲明。

五、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八月十二號。益生總會與佛裴克簽訂合同。由被告在上海租屋開設益生洋行。租價由總會照付。

六、總會於合同內與佛裴克訂明作爲益生行之總辦及經理人。月給薪水金洋二百元。

七、總會會長曾准佛裴克布告大眾。謂益生行係該總會所設。由該會主持辦理。該行經費及賃屋所需。由總會照付。行中賽貨房所需。亦准支銷。

八、凡寄滬轉運至總會。或益生行各貨。佛裴克有權代行提收。

九、總會所設益生行。佛裴克既有前項辦理之權。復有伊弟愛裴克幫理。而行中生意。亦有伊弟兄會同出面辦理之處。如此會同辦理。係會長及會中所准。美領事亦云有會同之權。

十、一千九百年五月十八號。原告有珠十粒。寶石三十二塊。定價銀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交被告所設之益生行代售。其所議辦法。已於稟中第三四兩款中敘明。其交珠寶時。以佛裴克爲該行總辦及經理人。

十一、前項珠寶交去之後。既不付價。亦未將原貨交還。

十二查交珠寶時曾取有收條。書有益生總會所設益生行賽貨房字樣。並由該行經理佛裴克簽字。

十三查前項珠寶係寄至美國之爵那司南勃行。該行曾入總會。

十四原告曾在上海美領事處稟控。向被告追償。於一千九百一一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等日。由美總領事訂訊。

十五一千九百一一年九月三十號。美總領事判斷。以原告所指裴克爲被告經理之證據不足。不能准追。

十六原告以美總領事所斷。與律不合。與供不符。前項堂斷。應請駁不作數。或請復訊。其所以不服之故。

一、美總領事斷稱原告必須將裴克有經理總權。及所作所爲。應可責成該總會之據。指出一層。該領事實誤會律意。

二、美總領事所斷原告供中。並未將裴克有經理總權證實一層。該領事實未將供

詞詳細核明。

三、此稟第六八九三款內。指出裴克弟兄經理總權之證據。美總領事以爲不足。由於美總領事未諳律意。

四、美總領事以被告另有密囑與佛裴克。原告不能向其控追。又以裴克僅有辦賽貨之職。而無經理該行之權各層。均於律未諳。

五、美總領事謂裴克即使係益生經理。亦無收賣珠寶之權一層。於律不合。

六、前項收條。美總領事以爲非總會所出一層。與供不符。

七、被告既係總會。凡會中之人所爲。即係總會所爲。

八、查會中之人。曾有與裴克訂立合同。託其經理買賣。今美總領事謂總會並未給予裴克買賣之權一說。與律不合。

九、原告所以敢將珠寶交與裴克。實因被告信託裴克作爲經理。今因此受騙。惟有向被告追償。

此稟去後美欽使復稱。所有原告律師辯詞。暨兩造供詞。以及美總領事堂諭。均已詳加復核。本大臣以爲不必復審。前項堂諭。自應作數。

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譯法人著述）

余於癸巳甲午間。以修洋務輯要。住武昌自強學堂。時閩人辜君湯生鴻銘。以督署譯員爲學堂中洋文教習。余時喜詢究歐洲事。暇輒相款語。一日。辜以所攜法文記庚申年英法聯軍入都城並燒圓明園事示余。然余既不識法文。辜君復無暇譯以示余。但言書中要節數事。丙申。余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曾倩人譯其中間數節。次年。同年常州董康授經。開辦譯書公會報。銳欲譯此書。假以去。已而上海各旬報。大率停閉。久之。余見董君。詢是書所在。已不可得。又有英人所撰者。與法人所撰者大抵乖迕。製造局廣方言館英文教習舒君高第以授余。余時甚欲並譯兩書。以觀其異同。以資不能爲。後亦爲人假去。此等書。在歐洲恐不止一二種。若擇其最詳備者譯之。亦足以知彼時外人對我之宗旨。惜乎吾國人殊不留

意及此。故今日亦無譯此等書者。即使有之。人亦無意研究也。今刊芻言報。謹以所譯者刪潤登之。而以辜君所言書其前。聊爲拾藩之舉。亦以誌喟云。

辜君曰。庚申之役。英法幾相鬪。惜吾國竟莫之知。不能乘機操縱之。至可惜也。書中曰。法之至北京。不過求通商之穩固而已。英人則挾有奢願。且兩軍同入北京。而英人乃欲獨樹英幟。其目中無法人可見。後法人與力爭。幾於啓釁。始兩幟並立。至燒圓明園。尤不合公法。法人甚不願。而英人決欲爲之。謂非此不足懲麻木之中國。法人竟無術阻之。兵之殘暴。尤目不忍觀。法人不忍。或加保護。故英人尙不能大逞云。辜君又曰。書中言一事。甚可笑。云兵船過上海。有華官至彼。蓋絕不知此等兵船。卽爲攻擊中國之用。乃登船請見統兵官。言該地有賊作亂。欲假外兵勤除。統兵官哂其所爲。然不便明言。但云此次尙有公事辦。不能在此逗留云。又謂中國之待巴夏禮。實無人理。甚至繫諸便溺叢集之地。故巴恨甚。燒圓明園之禍。半亦因此。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兩國聯軍。入中國北京。焚劫圓明園。其事實鮮人論及。

偶有一二記載之者。亦大率虛誕不經。未可據爲實錄也。且不解其中之是非曲直而橫加訾議也。余昔從征。親睹其狀。今將是役之真相。略述大概。閱者自能一目瞭然。於是是非曲直之所在。固不能獨罪法人。而余亦不敢爲法人稍有隱諱也。

英法聯軍之焚劫圓明園也。其事不誣。然英法人並未全毀之也。試問此議倡自何人。此等舉動。與大局有何關係。况搶掠有違戰律。曷可妄行。劫得之物。誰能獨享其利。當時英法兩軍同行。各懷顧忌。其態度固無可遁飾者也。余今不過述彼此先後之事實。以示將來。無待昌言。爾日兩國之行動如此。閱者覽之。當可鑒別也。

兩軍之入圓明園也。均分寶物。必有人以司其事。於是兩軍統帥公議。各派三員。法所派爲參將得雨朋。遊擊顧爾斯。都司希爾雪。其寶物別爲二類。一貴重寶物。（如金銀珠玉等）。一美術寶物。（如名人書畫雕繡等）。並議定各軍所獲寶物。擇至寶貴者各獻於其君主。（即英后維多利亞。法皇拿破崙第三）。餘悉計值均分。議定均無異言。

第一次在園覓得一庫。內儲金條銀錠。約直八十萬佛郎。兩軍兵士均分。人各得八十佛郎之譜。

在園之均分寶物也。時約申初。園門有兵士持械鷓立以守護。運物之兵士。運交園外之兵士看守。而復進以運。絡繹不絕。惟人各有執照。呈驗於園門守護兵。始得復進。

運物之兵士。計英法水陸兵。鎗隊步兵。先鋒礮隊兵。非州兵。英馬兵。印度兵。阿刺伯兵。並在營服役之華人（以下稱華役）呼噪之聲。震耳欲聾。其垂涎之情狀。非楮墨所能形容。有呼馬而登（意即英派三員之一）得兩朋名者曰。大者既已攜去。應許吾輩進內矣。我等遠來。亦應得果餌之分也。復有從中謔笑者。其時我軍行列。已稍紊亂矣。

法軍統帥蒙道邦。覩此情狀。大懼。手杖失去。取青竹竿以代之。徘徊於左近。默念茲事。愈形戰慄。然其時勢如棼絲。殊難理治也。

有頃。鳴號傳令。肅齊兵士一隊。因海澱華人入園。穿越宮牆。爭相攫物。故預爲之備也。

兵士互相告語。言華人劫奪財帛。行爲太甚。我輩宜留意焉。

中華人民。素受制於朝廷。此非漢人之朝廷。乃蒙古人爭戰得勝。取而代之。名曰清朝。若輩忘厥本來。順受其命。敬之如故主。然常悻悻。頗懷仇視之意。此蓋其祖宗之遺傳性也。余嘗聞海澱華人述及園之閱歷。及園中之事。故窺見其衷曲。而略得其梗概也。

華人擄掠未已。忽萌一念。號於衆曰。光復吾漢室之舊。在此時矣。復有人告余曰。屏逐蒙古人。再不容其據我中原。享受我中華之利益也。

別有一種下流之華人。積慣爲賊。亦乘間蠶起。

鄰近鄉民及海澱貧氓。紛至沓來。麇集團牆外。漸近吾營。與在營華役互語。華役攜有梯。遂架以登。絡繹越牆而入。

爲驅逐此類華人。復鳴號傳令。整齊隊伍。軍隊尙未齊列。復傳令縱火。檢視各軍。並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諸色人等。於是咸成列以待。因將以上所得各件。聚集一處。以備縱火燒燬斯園。

中國每遇火警。輒能加意施救。並防範匪徒搶火者。蓋搶火者之來。更捷於救火者。到此標掠之華人。其平昔必慣於搶火明矣。以火焚爲常事。咸願火之速舉也。

於是海盜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綫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一俟縱火之命下。即可施其技矣。

兵士見若輩如此橫逆。全無人理。恐滋事端。均憤憤於心。代爲不平。此際復增無數之惡句。到處引火延燒。

其時守護園門之兵士亦去矣。若輩卽偕各兵士入園。倏忽之頃。恣意囊括。各厭所欲而出。

於是可見兩國之同力合謀。法人固囊盈橐滿矣。而英人更肆意搜求。所獲尤多。且

從此而效匪類所爲。視標掠爲尋常事矣。不復有所忌憚也。

又有隊長率領兵隊。形類搬運物件。隊伍雖極零落。然尙能守軍律。攜來試金石最多。未識何名。不知其得於吾營中貿易之人。抑得諸中國質鋪也。

英人素恃與亞細亞洲人通商以立國。人所共知者也。乃竟於行軍之時。以劫奪爲事。以劫奪財物爲利藪。此次行軍至中國。與昔年在我國無異。其初入圍時。並不俟我軍之來。卽欲先着手以試其標掠之伎倆矣。

初。英人在張家灣。搶獲貨物甚夥。未幾失之。心常怏怏。一切行爲。並不知會我軍同議。逮訂定和約之際。猶肆掠不已。及簽押後。仍不稍戢。謂余不信。亞那爾教會書中第八十六頁可證也。作者爲當日北京司教。名慕理。誠實君子也。且係兩不相涉之人。其言必信而有徵。以歐人所記述。與華人之言相證。英人行爲。詢不誣也。

爾時恭親王深惡英人不法。留戀北京不肯去。不依其所親允各節而行。大爲不寧。謂余曰。英人不依所約之日期退出京師。言胡不信如此。余對曰。非余所知。然余不

敢不以實告。庶王得知英人之真相。英人非徒今日之不依所約而久駐北京。卽該國平昔在歐洲各邦及吾國。其遷延狡展。莫不如是。余復進言曰。我法人必能如約退兵。不敢稽延。王曰。法人言行相符。可嘉。英人行爲如此。想其本性然也。且英統帥不能約束所部。縱令印度兵隊沿途擄劫。迨和約簽字之後。仍復橫行。無惑乎人之責我也。

英人寡信無理。尙詆法軍先到。不先知會。不知當日吾軍到時。已有英總兵罷特爾所統馬隊在彼。我軍尙係其統帥格蘭特導引而往。彼曾走失軍隊。比我軍至。燃炮救之。始將兵士救回。我軍將弁。咸俟統帥蒞至。方始入圍。斯時也。諸凡動作。悉兩軍合力而行。伊反設詞遁飾。故我不能不一說明也。第吾僅克述其大概而已。詳情不及備載。請俟異日再述可也。

是時英法兩軍將卒。與海淀居民。雜居園內。復有一種奸民。乘間而來。均係隨營嚮導。曾與大沽之役者。形同鳥獸。由北塘水陸尾追。沿途擄掠。其所毀之物。我輩見亦

惜之。今寇中國南方稱爲髮匪者。殆卽此類。幸此時人數不多。否則斯民受其荼毒。亦相等耳。若輩倏隱倏現。逼近我營。相距之率。彈力能及。余適任非洲兵隊長。屢奉命驅逐之。恨不悉誅之爲快也。

或問吾軍何以容之。曰。種類不齊。且無鈐束之權也。亦惟有自行鈐束我之兵隊。以示表率而已。

然兵士之行爲。亦如說部所記。（犬見主人進餐。犬欲自食。不許主人食。但不能言。比見主人割肉。已亦大嚼。）此等兵士。自詡文明。與野蠻人異。實則始阻他人搶奪。繼而貪念頓萌。相率效尤。恣意囊括以去。其與野蠻人。真五十步笑百步耳。

方斯時。督軍將弁將何如。曰。無能爲役也。法無可施。若怒之以目。或制以壓力。勢必潰裂。釀成巨禍。苟債於一旦。則有傷名譽。有損威望。且恐失兵柄。英法兩國皆然。以一言蔽之曰。羣目掩閉。如未之見而已。斯乃軍事得失所係。凡折衝行軍者。均宜留意焉。證諸法普比斯瑪而克之戰。當知此言不誣。蓋值兵心大變。軍律猝不能行。故

以此結其心。各國行軍。悉用此法。暫捐嚴肅之律令。恣其所爲。如其心。縱其欲。任其本然之性。第此等事。在行軍時。雖不能免。然非敗績之際。卽全勝之時耳。果爾。吾軍之紀律命令。皆廢。人各自主。心膽碎裂。手足失措。恍如敗軍之時。至其心樂。如飲醇醪。沉酣不醒。又若大勝奏凱歌之時也。

維斯時也。倍宜謹慎堅忍。聽其自然。令薈萃於一處。以使休息。該兵士等。始則忘其所負之責任。繼始漸悟。知守法焉。

統帥蒙道邦竭一身之精力。亦不能禁阻兵士之入圍。猶之先皇拿坡侖第一。有過人之才智。不能制束兵士於沃倫爾路之戰。敗績潰散時也。於是統帥蒙道邦頓失其權。獨坐帳中。英統帥格朗特亦然。然觀兩帥之所爲。皆合行軍之機要焉。

其時余偕總兵華蘇阿悅。(今已升提督)同時入圍。尾隨諸人之後。恆藏兩手於衣袋。聊以流觀景物而已。矢志不犯秋毫。噫。上帝昭鑒。余固無須自詡廉介。自比神聖。亦何甘下儕於禽獸耶。明知庫儲所獲。可什伯於衆人。僚友中亦樂於分潤。寶玩珍

物。任余選擇。然均非我之所願也。

余素爲統帥所契。居處飲食與俱。無頃刻離。若余獲非禮物。詎能隱藏。統帥每見人。却虜。心頗惡之。余何敢效尤。致令不悅哉。帳中飲讌處。有木匣一。貯滿珍寶。原係我所呈交。今已殆盡。僅餘一紅瓣白珞藍勳章式之寶十字架。統帥曾允以獎余。此其利益。爲余所應享者。余故每於臥時。猶念之不置也。

設余劫得纖毫。爲統帥所見。勢必惡余之人。而削余之職。奪余之寶。十字。亦何樂而爲之。竊念余年甫弱冠。獲此珍物之褒美。足使增榮益譽。即使蹈湯赴火。亦願之。况我軍之遇土人。戕害驚擾。事所恆有。余亦備嘗之。幸苟免耳。噫。圓明園藏儲之珍奇。金碧之殿宇。其仍留與中國皇家。抑爲他人所得歟。於我無與。聽之可也。記有之曰。適我意者。惟我寶十字。嗚呼。適我意者。其惟我之寶十字乎。余正壯年。至樂者此壯年也。何須動萌妄想。魂夢營營。余矢志一介不取。胡爲不可。維時余作壁上觀。覺若驚情景奇特。至今不忘。如蟻之繁。如圖畫中所列地球之各種族類。咸思於金穴寶

山。大施其采擷手段。高呼讚美。各種方言俚語。震耳欲聾。有互撞而相爭者。有將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復起者。有矢誓。有訕罵者。有大聲嘶喊者。所獲如是。猶之蟻穴爲足所蹙。羣蟻各銜米粒蟲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軍士至有以首探入紅漆衣箱。或臥於織金綢緞內。搜尋珍物者。或有項懸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時鐘者。或以斧剪取箱籠所嵌寶石者。更有一兵。愚魯可嗤。毀一鐘。係先法皇雷斯第十五時代所製之物。以取其水晶計針。而誤以爲金鋼石者。火勢正烈。若輩各運所搶之物。置於空地上。復以綢緞皮衣壓火上以息之。而火愈烈。穿過寶牆。而若輩仍穿越宮殿。肆行搶掠。際此擾亂之時。余向外游眺。見天光寧靜。造化依然。惟於心驚神懼之時。離此煙塞。燄騰之地。雖屬須臾。亦有如一道清泉。沁入心脾也。維時諸人。或赴閣亭。或入廟堂。或往書畫室。往來絡繹。惟湖中闕寂無聲。中央一島。宮殿巍然。四面環水。然荒野無人跡焉。岸旁惟亂泊華美小舟數艘而已。

余徘徊引睇。思赴此島觀覽。當躍入此華美小舟。舟幔以黃綢。裝設雅潔。式如手套。

之匣。余乃掉槳向島而去。非徒遊目騁懷。且以窮其究竟也。而後之閱此書者。亦可知身歷其境矣。舟達彼岸。將雕鏤極精美之篙。攏船近岸泊焉。余遂登岸。歷白石階三級。由中門入殿。見殿內四周。圍以黃花緞褥。形似臥椅之類。

此間氣候甚佳。試以鼻觀參之。其氣正堪休焉。斷非兩日之間。虛空無人者。如僅水氣上騰。決不若是。余執劍靜聽。似有憂戚之聲。諦視。則見黃褥若開而微凸。余疑之。用足踢開。卽聞呼救之聲。見一女子。匍匐於地。其狀可憫。衣細紋羅縠。似貴顯婦人之服。跪伏榻下。額著地。背後烏雲之髮。梳高髻。以金簪押之。試問我此時當如何。孤身至此。亦頗可異。然我仍按劍。而此女伏於足前。欲令其起。言語不通。我亦不效古劇所載以恩惠衆人之語。(爾起來罷。天主寬赦你)余乃勉效華語曰。汝毋懼。不傷汝也。渠卽起立。雙趺纖小。二十許之佳人。美而豔。衣服華麗如皇后。此女靜立無語。初猶似疑懼。嗣見余並不稍有惡意。於是凡藏於褥內之女子。探首窺見此狀。亦咸出而環跪余前。以首叩地。共女子二十七人。

島中宮殿。殆亦君主攜嬪嬙幸御之所。氣象閎麗。莫可擬倫。中朝宮闈嚴肅。悉用闈寺役守。而山色湖光。誠如世外桃源。世人莫得而問津焉。余偶涉斯境。遇羣女之悲懼。哀泣不絕於耳。情迫氣鬱。悉仆於地。蓋恐人躡跡至此。致有意外也。余既無術勸慰。以止其哀泣。解其悲懼。乃謂之曰。汝等幸遇我。居心正直。斷不敢萌妄念。然宜籌一善策。避兵士擾害。伊等在宮內搶掠。搜括既空。難保其不循跡而至也。島中既有房屋。若輩勢必來此。爰問諸女子曰。汝等如欲脫離危險。宜速潛逃他處。僉曰好。復羅拜。形如以口吮地。我身衣紅蓮衣。中襯白蓮衣。立羣美中。其情景倫得善繪事者寫入畫圖。誠佳妙也。

余先偕九人登舟。舟甚狹小。不能多載。囑令安靜無譁。斯須將船盪開。向對岸之大車廠駛去。緣廠頂高。可以遮蔽。俾免若輩望見。至費周章。幸彼等搶掠不遑。無人知有此地。故得安謐無恙。余引九人登岸至車廠。匿於昔英王翹而治所有之騾車內。令其默坐。復陸續將諸女子咸渡至廠中。坐於車內。默計善處之策。若徒任其倚徙。

山阿。恐爲豺狼所攫。正在籌思。適有兵士偵知。猝來一步兵。一紅褲兵。一隊長。諸女子見之震慄。余詢以君等胡爲乎來者。彼曰。知媿否。曰。我救人耳。何媿之有。彼曰。分任若何。我曰。不可。禁爾舉手。其聽之。隊長見余袖章。知職與之不相上下。乃謾罵曰。汝胡爲者。能禁我乎。詎畏爾之禁哉。爾時余年少血氣方剛。堅忍之德未具。忿然曰。余乃全軍書記官。有執掌諸事之權。若爾擅以手指動此諸女子者。褫爾職如草芥。爾再有違言。卽先褫汝職。速去諸。偷逆吾言。行將馘爾耳矣。言次。將劍拔出。隊長曰。汝旣係軍中書記官。宜早言。汝出汝劍。我何懼。卽躍下車。此步兵面目。藹然可親。眼藍色。髮微黃而紅。確係守法之兵士。並無凶橫之象。書記官三字。渠聞之以爲驚奇。我亦自悔失言。當向握手。莞爾笑曰。君其鑒原。須知此事亦係軍令差遣耳。

余告以此係中國君王之妃嬪。並將雙手高蹠。雙目張視。以示大奇。隊長曰。果係奇事。汝欲何爲。吾當效力。余曰。得君相助。將渠等救出此園。誠大好事。伊問曰。往投何處。余意殊未定。姑應之曰。已有定見。彼請竟其說。余曰。海淀有一教士。與吾營司鐸

同里。曾來營。故相識。人頗誠實。前往謁。承其優待。今盍往投之。隊長曰善。惟言語須格外小心謹慎。余曰。請勿慮。廠門開處。適與彼村對。遂率諸女子由青草地緩緩行去。諸女子修飾清潔。衣華服。外蒙舊衣如村婦。而衣裳褻動。猶時露金繡耀目。雙足如弓。履以紅緞爲之。形如鴿嘴。珊珊來遲。益形斌媚。羣芳呈豔。詎能方斯佳麗耶。誠如天人。人間那得見也。

余等步出園門。向左而行。遠避英法營壘。在路未遇誰何。直抵教士家。其家知係妃嬪。款待殷勤。遂止宿焉。

記總兵謝寶勝治盜事（附錄來稿）

河南北倚太行。南亘伏牛。其山脈皆承秦嶺正幹。蜿蜒於黃河兩岸。而豫西山菁叢密。宛洛之交。尤號盜藪。盜之羣曰刀匪。其魁稱桿子首。名者以十數。尤以洛陽張黑子。嵩縣王天從。汝州董萬川。南陽王八老虎。最稱慍悍。比年豫中吏治不修。政敵民困。貧者從盜以爲生。富者奉盜以苟存。白晝剽劫。擄人勒贖。吏莫敢誰何。而防營將

帥中。其卓然治盜有聲者。推河北總兵謝寶勝。數殲除羣醜。爲軍民畏服。

謝寶勝。安徽人。以武生從征關隴。爲左文襄識拔。積功至偏裨。隸宋慶馬玉崑部下。甲午之役。轉戰遼瀋。屢瀕於危。事平以撤勇事。致所部譁謀。玉崑譴責之。寶勝謂咎不在己。恚怒。盡焚其衣冠及所得獎札。入某寺投身爲道士。人咸稱之曰謝老道。旣而復出督軍。遂至河南。旋任巡防營分統。駐軍嵩洛陝汝間。前撫林紹年吳重熹賞其廉勇。先後列保。宣統元年。升授河北鎮總兵。寶勝之初至豫也。官不過參將。不十年。超擢節鎮。感朝廷恩遇。則益銳厲奮發。以平匪爲己任。每深夜率輕騎易服間出。馳數百里以爲常。小竊巨匪。輒踪跡而得之。懷慶爲節鎮駐所。城內居民。尤有夜不閉戶之象焉。

當是時。匪首張黑子董萬川王天從。出沒豫西。悍不可制。而張黑子尤桀黠。劣紳姦胥。皆其黨羽。寶勝懸重賞購綫。一日知其出掠。取道洛陽之殷司溝。乃伏兵溝旁。俟其過。噪而乘之。賊猝爲謝軍所逼。相持旣久。徒黨皆死。張黑子匿溝中。不得出。官兵

四面環攻。身中數十傷。行垂斃矣。坐地罵曰。狗奴。徒持槍遠擊。老子已至此。有死耳。不趨前生縛。何怯爲。軍士挾長繩短兵爭進。黑子出不意。槍傷一兵。大笑就縛。時元年十一月也。黑子既就殲。而董萬川一股。亦爲謝軍格斃於汝州產莊地方。二賊平。河洛之民慶安枕焉。然王天從尙在。寶勝銳欲滅之。偵天從道出某處。率兵要於途。天從與其左右二三人遁入廟中。持手槍躍登屋頂。告官軍曰。汝衆且視吾槍法。塔上第幾鈴。吾能去之。彈發。鈴應聲落。又指一高樹曰。吾將射其某條某葉。指揮如意。每發必中。軍衆方瞠目咋舌。天從已偕其黨衝擊而出。衆皆退舍。遂遁去。寶勝憤甚。持槍躍馬追之。天從遙語曰。老子槍法。非不能殺汝者。但汝爲朝廷命官。吾不欲妄加害耳。寶勝方舉槍。忽敵彈自前飛來。止去其冠頂。寶勝不顧。緊追之。俄又一彈擊中馬首。馬倒不能前。而天從遂遁去。

自張董二匪平。豫西羣盜之首。以王天從爲著。而王八老虎在南陽。爲後起之梟桀。與天從並峙。號南王北王。南陽總兵郭殿邦。亦淮軍宿將。然老邁不視事。王八老虎

得益肆剽劫。南汝浙之民。被其荼毒。無所得訴。宣統二年冬。以郭殿邦調河北。移寶勝鎮南陽。王八老虎聞謝軍至。知爲己也。召黨集議。欲遂與官軍決勝負。部署定。下戰書。約以本年正月初八日。決戰於某所。寶勝復書如約。值大雪。潛以正月初三日。率師擣其巢。賊不意官軍先至。倉猝無備。持槍據庭中。官兵入屋者七八人。皆死。寶勝短衣持械。奮自進搏。甫入門。其營官自以身蔽之。且挈寶勝使退。曰。此非大人所宜親入。言未已。而營官已中彈仆。部屬覩狀。爭入門相攻。王八老虎退入屋。就窗格中發槍。互攻良久。卒禽之。是役也。雖平巨憝。軍士死傷亦數十人。豫中刀匪之凶狡如此。

初。謝寶勝在河北。王天從雖悍。猶斂迹。比寶勝去而郭殿邦來。天從無所顧忌。其勢復振。立寨於嵩縣山中。黨羽布全邑。其妻乃上海女學生。天從假名候補道。持印札。赴滬辦軍火。誘娶之。至河南。女始知其爲盜也。然女有智謀。勸勿顯與官吏爲難。設學塾山中。聘汴中師範生教之。天從且立公堂。三入放告。集聽訟獄。附山之民。聽其

指令勿敢違。或有逋官糧勿納者。天從出示戒之。則立輸於官。嵩縣令在其掌握。惴惴惟以結歡爲事。幸且夕之安而已。天從視嵩邑民。煦嫗煥咻之。但取償於鄰邑。擇村戶之稍有資畜者。持片紙假名貸借。索數千金。不如期送者。攻燬其村。或擄人責贖。及期不償則殺之。環嵩邑如汝州伊陽魯山宣陽永寧諸州縣。被其害尤烈。永寧有小村。苦其勒借。悉索以供之者數矣。而意猶無厭。不得已。集衆禦之。卒爲匪所敗。全村蕩爲灰燼。聞此乃本年夏間事。嗚呼。慘矣。近政府調馬金叙鎮南陽。以謝寶勝回河北本任。意蓋爲此也。然天從威行嵩縣。志不在小。所據地又絕險。而山逕四達。蹙之急。懼成流寇。此其道在以術誘智取。馬金叙於時將中。亦稱賢者。豫人今所期望者。在謝馬二將。且欲藉此舉行守望。爲官民合力之計。金叙方成行。未知比於寶勝又如何也。

令公曰。余讀憲報載盜俠王天從事。以詢吾友張卓君。張君籍懷慶。慷慨善說論。備言謝寶勝治盜事。其於張黑子及二王之役。口講指畫。勃勃有生氣。惜余筆鈍。不能

盡舉其狀也。君又爲余言寶勝年五十餘。樸野如村愚。其值盜嘗詭服作賣刀匠。刀有鈎距者。必匪所用。又或爲賣漿者。行沽於山鄉村野之間。因以往來匪巢。識其行事。及率衆往捕。則身自前驅。部曲有勞。不吝重賞。故士皆爲用。余以證三月間豫撫奏請賞謝寶勝銀兩一片。所謂輕財仇賊者。信然。嗟乎。干城之將。冒白刃以薙羣醜。固地方之所倚以爲安也。然一盜去而一盜復生。甲仆則乙植。顧此者失彼。東馳西擊。雖有名將。勞且疲矣。故論除暴安良之長策。要非整飭吏治不爲功。雖然。抑豈敢過望於今日彼中之大吏也哉。

右記總兵謝寶勝治盜一首。爲馮令之同年。異占錄其所聞以示余。以言彼中被盜情形特詳。故列入報中。雖然。若此者豈特河南一省已哉。尤可異者。河南迫近畿輔。近且交通便利。聲息相聞。然盜風若何。都中士大夫多不能詳言之。而治盜恃何人。民所依恃何人。尤不能舉其名。從前但恃奏報。近則又有日報。然日報即不能得其詳。且以閱報者之不能舉正也。益肆意言之。甚或捏造於其所不滿者。

且誣鱗之。而真情真是非益莫能得。噫。人心麻木如此。何望其他。



## 汪穰卿筆記卷二 雜記

同治間送學生於美。前十餘年送學生於日本。又及歐美各國。是皆各國常有之事。顧水積則波瀾生。留東留西。形跡互異。學生既各生意見。各國亦從而生心。於是美以退還之賠款而要求我國送學生至其國。於是留學生一事乃成爲國際之事。前年德欲設大學於青島以教授我國子弟。要求開辦費及歲貼費若干於我學部。時孫慕帥返國未久。爲之函請於張文達。文達大喜。三日卽覆函許之。且所許過所求。於是英將設大學於香港。近且聞將設於成都。美人又欲設學堂於漢口。俄則本有俄文學堂於京師。是其於將來影響不知何如。然目前則已擾擾矣。

吾人見外人有責言於我。或有要求於我。概目爲交涉。不知其中區別甚多。彼政府之視此。亦輕重懸絕。有爲其國家要求之事。有代其商人等要求之事。有其領事商會等自行辦理之事。凡國家要求之事。必謀定後動。有目的。有根據。最不易對付也。

至爲商人要求。則爲彼使臣職分所應爲。爭之而得。固爲彼所喜。爭之而不得。亦付之無可如何。至如各處領事商董營謀例外之權利。如租界之界外起屋。收界外民居之捐等。凡越條約權限。或非條約所有之事。大率不先關白政府。或政府故作爲不知。偷居然爲之而成。則勢力頓進。政府卽行承認。萬一被駁斥。則卽作罷論。政府不受其咎。此例甚多。惜未能一一舉之。

鹿文端公薨。都城諸報對之甚爲淡漠。至有謂其一生隨人短長。無事可記者。尙不如上海神州日報爲公傳。稍存公論也。按光緒以來。大臣如鹿文端者。實不能謂之碌碌。余自弱冠以來。卽聞公名。自州縣以至封疆。咸以勤能廉潔著稱。且公雖峻丰裁。而無人詆之者。則其生平無瑕可指。概可知矣。又公生平卓然可記之事。有二大端焉。其一則在四川總督任時。創處置瞻對之議也。此事自今日觀之。可謂瞻言百里。惜乎爲人所阻也。其一則任戶部尙書時。宮中將興某項工程。公獨慨然以國用不足不能供給爲對。孝欽皇太后亦嘉其誠篤。乃發內帑修之。此事蓋人所難能者。

卽如公在兩江。効治海州分司徐某。及查辦綏遠城將軍貽穀案。他人必以顧忌之多。敷衍了事。公獨毅然孤行己意。得不謂之賢者乎。至其晚年。以衰老之故。於國事無所裨益。此自當別論。然亦未常有所累也。某於公之事不能詳悉。本末顧竊爲公不平。特書其犖犖大者於此。若語其詳。則請俟諸他日。

路透電報今風行各國。自都城及大城鎮無不達到。其訪員亦徧全球。路透爲德國人。其初經營此事甚苦。後遂成全世界不可少之物。且與各國訂立合同。自此局外。他人不得徧傳世界事於各國。後德皇因此給予封爵。總局本設於柏林。後賣與英人。遂轉設於倫敦。通世界國都。惟我國京城所售最少。每日祇銷售九分。而爲中國人所買者惟一分。卽外務部是也。（聞此尙是伍公廷芳爲侍郎時。力爭得之。署中尙不謂然也。）而所費月需三百餘金。擬於己酉西五月初一停止。其訪員科達君徧發傳單於貴游。謂以堂堂中國之都城。而路透乃不至。實爲非宜。請多爲購閱。以免中止。人無應者。又擬譯華文出售。然如此則次日必見各華文報。亦未必能多銷。

吾國人不願討究外事。一至於此。可歎也。（按路透電現仍發至北京。惟開銷略減耳。又於各處訪員多所裁減。或曰生業已遜於昔。蓋以現又有德國電報等起與之爭也。）

奉天之千山。地勢蟠曲。山中嘗新一廟。而艱於運磚。時衛汝貴統兵在彼。衛亦與聞修廟事。乃令部下兵自山口及廟前。依路徑曲折排列。山口第一人。先取一磚。遞與第二人。以次傳入。無澹運之苦。而磚已大集。廟賴以成。

乙未。馬關約成後。忽有妄人范某。於千山中摩崖刻石云。倭夷犯順。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云云。然日人見之。殊不爲怪。有至千山攝影者。併此摩崖攝之。其被擲掄甚矣。

甲午。吳大澂督師。嘗懸免死牌。日人大怒。多欲得而甘心。惟岸田吟香君請於當道云。吳某徒爲大言。政事兵略。均非所長。惟小學及篆法。乃爲絕學。請飭令萬一擒獲。勿傷其軀命。俾至吾國傳清國絕學云。噫。大將也。而外人以此見待。尙何說之云。

大刀王五。近之俠者。有故人子。王盡心教養之。長則爲捐一官。分發某省。顧子乃無人理。到省後。絕不與王一信。費用乏絕。則連書告貸。王之友謂王曰。君亦可已矣。彼無人心至此。何足與言。王曰。君言大誤。凡待彼之周至。此我事也。我惟知盡我之心而已。至知恩與否。爲彼之事。我不必問也。噫。此等語。卽聖賢何以加茲。

壬寅癸卯間。日本饑。乃商諸中國政府。請準華商運米出口。願並免彼處進口稅。於是華商人人爭先運米往。而採辦時。米價大昂。以運往之。必獲大利也。乃競增價購之。逮至日本。則米已大集。米價大跌。華商售之。則大折閱。不售則難運回。乃貶價售之。所失無算。

日俄戰後。吾國因與日本商量。收回電線之交涉。使向在電局之丹國人往料理之。丹國人曰。今日吾始知中國辦外交。果異於他國。吾初以爲此事易耳。逮至東。見日本官。則彼第一著。卽不理我所言。必俟我能就彼。始稍降意。吾在西國。未見有如是者。

辛丑訂商約。或謂寧波某巨商曰。今將與各國訂商約。此其始也。君輩有欲言者。悉言之。商曰。吾輩所甚望者。減釐稅耳。曰。此要求於上之言也。今乃對於外。此非其倫。商曰。然則興工藝抵制外人亦要矣。曰。此亦非約中之事。宜更思之。商曰。開鐵路。捷交通。於商人便也。曰。此宜更謀之。而非今日求聞於君者。久之竟不得要領。吾國商人之智識止如是。哀哉。

以已國消息輸於外人。從前未有發之者。近乃糾懲一二。意從前吾國之事。壞於此輩者。不知凡幾。真狗彘不若矣。偶聞人言一二事。雖未知確否。主其事者。亦足爲鑒也。相傳從前有密約。適在某樞相手中。樞相性慎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習於其家。則賂相之孫。乘相睡時。竊取捷抄去。得巨金。又前年梓宮奉移時。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則有以重賂入。發其機要之櫃鎖。鈔取密要文件以去。爲之者固不勝誅。然藏之者亦尙嫌疏漏。

貪人敗類。適以自覆。悖矣。尤可戚者。從前某使在歐洲。經手購二船。乾沒無算。顧不

敢以歸。存某銀行。與行主合照一像。約將來取金時。對坐若照像中始可。後未及再至歐洲而沒。其子謀取之。竟不得。又前時某邸被言官劾其存銀某銀行。朝廷派大員至行。勘知無有。言官得懲譴。聞此款竟非復舊主所有。又某鐵路訂合同。受損最甚。聞某督所攫。可數百萬。以三百萬存某銀行。某督死。其家索之。某銀行託故。竟盡沒之。再三言。始得十二萬。噫。狼吞於前。而緝盜於後。亦何爲哉。（末條未盡確）

各處習慣所行之法。有大背於理者。從前無外人交通。尙無害也。近則流弊不勝言矣。余聞鎮江之俗。凡賣屋者。前後臨街。輒至街心爲止。臨小河者。輒至河心爲止。本極可怪。然仍爲官街官河。非能私有也。教士知之。則輒於街南買一屋。既界於街心矣。又於街北買一屋。亦如是。則全街爲彼所有。便行諸阻礙事。於河亦然。鎮人甚以爲憂。各處有類似此者。宜早杜絕也。

前數年有議行匯豐鈔票於杭。諸錢莊皆不謂然。遂不成。後來凡本國諸銀行。亦不能行於杭。近惟行興業之票。前之一說。得少銷外國之鈔票。由後之說。則中國不規

則之票亦稍減銷路。或可減將來恐慌之禍。彼等或非計此。然亦甚幸有此也。

穆香甫者。回人居津。以富著。聞彼先世。本以操奇計贏爲業。嘗有豆船被水。泊岸求售。香甫之父偶過其地。上船審視。卽以廉價購之。歸述其事。其父兄已先得信。卽掌其頰云。購此被水之豆。將傾家矣。香甫之父亟白曰。速密之。余察豆之被水者僅外層耳。船中之貨。均乾燥。可久囤也。於是父兄乃轉憂爲喜。是年豆適匱乏。遂大獲利。至香甫業益隆。某歲偶以失利致大折閱。其所與往來之票號錢莊等。素重香甫爲人。因羣謂之曰。今歲之事。殆天運。非人事。吾輩相與久。所應還之帳。留待明年可也。香甫毅然曰。此非吾穆氏之道也。吾惟知欠人金必如約償之。不得。則傾家以濟。雖貧無悔也。遽簿其物業。售以付債主。已遂爲貧人。

余壬辰同年渠楚南外部之尊人富甲一省。或謂其可千萬。世人咸謂其慳吝。非人理。然查玉堦同年則謂彼之行誼。有人所不及者。當庚子時。先生知拳亂起。謂諸夥友曰。今年商業大不可知。或盡折閱。未可知也。吾義不能負人。乃約計其數。可一二

百萬。則以現金置之一處。以備償人之用。此等強毅之氣。有足爲世諷者。

上海各藥房之藥。自燕窩糖精。以狡術獲利。於是牛髓粉。牛骨粉。亞支奶。及各種戒煙藥水。相繼而起。此等伎倆。及其物之價值。上海人人皆知之。內地人不知也。有黃某者。乃創爲□□補腦汁。（西人呼黃之音近□□。故用以爲號）徧登各報告白。蓋其資本惟此而已。事頗獲利。忽有一西人自稱爲小□□。請某狀師訟之。官謂黃某竊得吾父方。私行發賣。請追究。並罰令賠償。黃懼。乃由訟師調停。令黃出若干金。與之始已。蓋□□本無其人。此西人欺黃。必不敢聲辯。辯則失大利。且受僞捏之罪。故冒爲之而無畏也。

北人有馬如飛者。以力著。游上海。無與敵者。泰西之力人與校。甫交手。卽仆。英人不服。乃選香港捕房中最有力之人往。馬曰。中西異術。防衛滋難。今惟各以右手食指相鈎。被鈎直者爲負。方鈎時。西人卽大呼痛。遂罷。西人告人曰。馬君力實大。指甫動。余指卽如斬。後馬卒以太強梁。被馬夫數十人。於茶店中圍而擊斃之。

癸巳。直隸某州之子牛大牛二。同入北關。咸有傳遞。不意牛大所倩者。誤入牛二處。中後。牛二所倩往索謝。則曰文非汝作。何汝謝。牛大所倩往索謝。則曰我本不倩汝。何索謝於我。所倩者洵洵欲控之。經某爲斷。原許三千。折與六百。

蜀某書院山長。用二僕。每喚之。則今日惟甲應。明日又惟乙應。問之。曰吾儕輪值耳。工值月千二百文。僅給以六百。問故。曰我亦但與半耳。又嘗失一碗。命二僕各償一碗。怪其多。曰汝二人中必有一人竊此碗者。若只賠半。豈非少賠一半。故必須全償。蜀某山長。見一卷用車攻馬同。曰此字大疑難不可解。又某爲主考。評山高乘馬四字曰。平地豈乘牛乎。又湘某山長。見一文中。有鵲雀二字。評曰。雀鵲豈是二字。又評一文曰。鴛鴦不見五經。聞者大噱。用以爲對。

道光間。粵有解餉委員。大抵丞尉類也。過揚州。忽大雨。見山上一人來。沾濡徧體。欲附船行。云對渡卽至矣。船戶不可。官見其詞切。乃許之。轉至對岸。便給舟費。登岸去。比至揚州。則舟中三萬餘金餉銀均失去矣。官大驚。責船戶。欲送之官。船戶因辨非。

是。忽茶店一少年笑曰。此事豈船戶辦。急問然則何人。少年曰。汝輩中途有所遇否。船戶急曰。吾固言附船者不可信。而官固欲聽之。必此故也。官至此亦悔之。因言狀。少年曰。殆卽此。官問能爲我求否。少年曰不能。問其所居。少年良久始告曰。從彼上岸處。卽登一山。凡南行幾里。東行幾里。卽有小屋。門懸一燈。汝可夜往。至五更。卽有一人出。向西行。汝可伏東。候其返。速跪求之。或彼哀汝。能返汝。彼若問何人。慎勿言也。官如其言。至五更。果有一人持鷄而出。西行若有所禱。且殺鷄瀝其血。官遽跪其前。此人笑曰。汝來。得無爲所失銀耶。曰然。吾生家性命。均在此矣。願哀我。曰。已還汝矣。盍歸視之。然何人告汝。官怖因言其狀。官歸。船戶笑迎曰。銀忽得矣。滿船皆此物也。視之果然。至揚。則少年迎於岸。官具以所遇告之。少年曰。亦言我否。官曰。不敢隱。已告之矣。少年曰。固知汝不敢隱。彼何言。曰。有與君信。少年曰。速固執之。勿開視。急持其信。誦咒良久。開之。則白鐵刀也。

僧竹禪。主蜀梁山某寺。屋宇崇邃。頗遭物議。忽一官家失婦。男女家相告。拖累死者

數人矣。諸生有疑爲僧匿者。約諸人遽入搜之。不得。竹禪閉門詰諸生曰。公等來誠無理。今亦不汝責。惟須各在佛前叩頭百下。生等勉從之。始得出。後以三十金賂其小沙彌。盡得其私藏之所。復窮搜之。果得女。乃送僧於官。時田子栗爲令。欲嚴治之。杖禁頗苦。俄崇樸園署督。僧營幹得其函。致田令。遂得釋。不再居川。遨遊於各省。今尙在。此事乙未年達縣。吳君德瀟爲余言之。

有留學生入都候試者。其人能畫。偶倚窗揮灑。忽一顏色碟子自起。若有取之者。既離桌。輒鏘然碎於地。心知爲狐。他日又然。急以筆濃蘸膠水。直前撥之。如著。空碟卽落案上。已而視筆尖。乃有狐毛一大撮。狂笑以示人。又久之。偶啓衣笥。則裘數襲。毛均脫落。乃大悵恨。余曰。狐之爲道。公也。人所得之毛雖少。然狐之毛也。而狐所落之毛。乃非人之毛。而仍爲畜類之毛。故盡脫之。若曰。伐汝之毛。猶剗汝之肉。

又有滿洲蕉家。數世祀狐。今其嗣雖祀狐如故。意乃不屬。偶買一標本之狐置其室。忽一夕狐盡徙去。余曰。斯狐其猶尙氣節哉。蓋其家祀狐。其平常禱詞。必若親若敬。

也。而一旦乃以是醜之。見辱甚矣。怫然而去。狐其猶敦氣節哉。

前者某部試錄事。試日。印結之外須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檢之。乃有一女照片。大驚。然其人已取矣。覆試日。俟其人至詰之。直認爲彼所交者。且曰。吾生平未照相。而此間乃須此期。又迫。姑購諸肆。烏知其爲男歟。女歟。後竟不究而罷。

芻言報第三期所載浙西鹽價成本表。內列鹽價六元五角。有友人謂余曰。鹽務中大病。卽在此項中。實則鹽價何須如許。蓋皆供甲商之攫噬。且實已不止六元五角也。緣浙東西分杭紹嘉松四所。錢塘江以東爲紹所。分畫至爲清楚。其餘如杭嘉湖蘇松常鎮太。分隸杭嘉松三所。極爲紛糅。從前以食何場鹽者卽隸何所。今則各場或廢。(因海岸遠開爲田故)或無人網銷。盡售私鹽。故各處皆食紹興之餘姚。及寧波之岱山之鹽。而三所猶以舊時名義管轄之。前二十餘年。吳汾伯許貫之諸君爲甲商。猶守舊時規矩。其時鹽每斤成本五文。每引四百斤。不過二千文。除滷耗百斤。亦只二千五百文。共計二元餘耳。諸甲商歲惟得散商薪水之奉。不過五千元而已。

後以杭嘉松三所之事業。大半入南潯富人張氏之手。張以己爲大股東。欲專其權。使餘商附己。乃使其夥沈□□爲甲商。己而忽創立總商之新名目。仍以沈爲之。顧不能兼轄紹。以張未得紹之鹽業也。沈爲甲商。繼爲總商。聲勢漸大。費用奢闊。用度不足。則藉端加厥本。張反受其累。於是張他夥周□□。蔣□□。乃復說張謀去沈。用賂至十餘萬。遂以周蔣爲甲商。己而蔣周亦如沈。殆有甚焉。無辭可藉。則謂鹽本不足。乃加厥本十萬。現又借官款十萬。而每引除所謂鹽本六元五角外。尙須每引加厥虧一元餘。又謂巡費不足。再加巡虧一元餘。聞甲商歲所得至三四萬。而衆商咸大受虧。張以大股。故受虧尤重云。

江北之鹽。每百斤僅八十文。而至引地。頓加至每斤百文。然入之官者。不過每斤五六十文。餘則盡爲官吏中飽。及種種折耗云。

向例距出鹽之地三十里內。不許緝私。若緝私勇擅入。卽干嚴例。不知走私者實於此爲最要也。

某年（在辛丑之後）英國公使特行文各處領事。由領事轉飭各教士。略謂教士干預詞訟。本干例禁。今特重行申告。以後有民教訟案。教士不得再投函地方官屬託抑勒。倘有此等情事。一爲本公使查知。卽當驅逐回國。

又某年（在庚子以前）總署以法教士之運動。奏定教士名位。與中國地方官署對待階級。是年（亦在辛丑之後）法公使亦飭各教士將此例廢除。此二事。吾國外交界或有未知。故特著於此。

按庚子之禍。本於民教不和者大半。各國亦深知其故。故英法公使均有此等公文。如此則官吏辦事。可稍自如矣。惟是民教失和之故。官吏逼勒。教民肆橫。民人誤會。皆有之。各地方官得此機會。正當以公平從事。絕不可有偏袒之見。平民與教民。亦彼此坦懷相與。勿稍挾猜疑欺壓之心斯可矣。

法人前大滅天主教民權利。教士甚怨。德人乘機使其使臣至吾總署言。以後天主教在中國事。當由德國代表。時總署中人。亦有知其不可者。而法國亦不可。乃已。

前年德國又欲代表土耳其回教事。我外務部拒之。

近聞人言。吾國官商存款滙豐者。至七千餘萬。道勝約三四千萬。正金二千餘萬。而華比德華法蘭西尙不預焉。

余友有嘗管理南城之煖廠者。爲余言其猥雜之狀。至不堪入耳。且言廠中人多而炕少。乃側身積疊而臥。然少壯多無狀。而居其前者不甘受。致起相毆。老者夜恆便溺忘起。致淋漓及於他人。亦大致衝突。如是者幾夜夜有之。而中有名老太爺者。尤最奇。其人蓋宗室。他則不知。惟見時有人至。咸著長袍馬褂。見之輒請安。垂手側立。若卑幼者。而老太爺亦踞坐以尊長自處。酬接語甚簡。輒問有攜來否。答曰有。卽以錢票若干進。亦不知其幾何也。然其人氣性甚劣。時與人爭毆。委員不勝其忿。輒令繫之。老太爺曰。汝繫我易。須知釋我難。委員乃佯怒曰。豈但繫汝。更須杖汝。老太爺曰。且任汝杖。故事杖時須解繫。旣解。委員忽曰。吾今亦不杖汝。汝去休。老太爺曰。噫。吾不意乃受汝給。蓋依例宗室非宗人府不得用刑。故將以難之。而不意轉爲委員。

給也。

近江蘇候補道朱潛。卒於金陵。其訃有恩賞御筆龍字。御筆紫藤花卉直幅。按朱不過以文襄保舉。入京引見。安得膺此異數。蓋朱入京。盛思速化。交結木廠王姓。以運動李總管。此等內廷書畫。蓋卽王取之李。以畀朱者。朱之戚某中堂之公子。知其事。輒以告人。朱聞。終身恨之。

吾杭楊君春圃。嘗授徐學士業。學士旣達。猶感其意。乃爲請貤封。故事未有也。去年先生歸道山。訃聞卽以貤封之銜書之。然學士並未將此事辦妥。亦一時笑話也。蘇州某翰林。客述其二事。尤爲可詫。某成翰林歸。頗干與官事。有布肆。其店名適與某之名同。則勒令其改。然市肆之中。易名則業必敗。固哀之。乃使月繳金若干爲捐費。又所昵土娼。時爲無賴騷擾。則以己之官銜牌置其門。無賴不敢復至。其無恥至此。

杭城潘廚子。以烹調著。其初溧陽人姚季眉大令爲仁和時。實獎拔之。楊石泉爲杭

府亦甚賞之。已而楊升陝撫。潘乃持粗布數疋及冬菇爲獻。楊問之曰。冬菇吾知縮醬油其中甚善也。布何爲者。潘曰。小人非獻布也。蓋泚雞汁布中。乾之。大人至北地。或止頓荒僻處。不能時得佳肴。試剪此方寸入沸水。無殊雞湯矣。楊試之果然。大稱賞之。

有江蘇人陳姓者。以畫僑江右。後得電報局事。妻某氏。有姿色而性蕩。官場無賴。時游其家。一日有杭人蔡姓。金姓及王姓攜氏於密室迭淫之。陳不能堪。以礮強水迫其妻自盡云。

戊戌年。嵯縣有嫁女者。過黃崖嶺之石洞。固以深邃著者也。時忽大風雨。新娘遽由喜輿中躍出。走入洞中。衆惶駭莫措。則馳而告其母家。又往告其夫家。夫家疑其事。聚衆往勸之。顧莫敢入洞。則以竹節貫繩鈎探之。得新人所著孟姜衣。始信其事。然其因由。至今莫解也。

都城大柵欄之福壽全洋貨店。場面極大。咸謂必有數十萬資本。乃店之主人甫死。

店遂不支，以致倒閉，而欠外債極多。店中存貨雖足，與外債相抵，然安能如價悉售？乃由商會稟諸官，出賣彩票。其票數及得彩之號數，悉依湖北籤捐票。有錫嘏者，滿人，爲陸軍部屬官，亦店中股東之一。主其事者，乃持股票與錫約，如其股分之數，請代售之。云若盡售去，卽以抵應還之股款。有餘卽作君自購之可也。錫徧託人售之，尙餘票二百。及湖北籤捐票之電報至，則頭彩適在錫手中。頭彩所應得者，爲福壽全店基，並謂物估爲十萬元。是夜卽有人至，願出十萬兩得之。則錫可坐得十四萬元矣。錫不允。次日至商會言，吾與店主某君，本朋友也。今其人死而店閉，家無以爲養。吾豈能遽坐視哉？吾願舉吾頭彩所應有者，悉以與之，使死者瞑目也。此事傳出，錫之義聲卽日震京師。又時山西提學使亦名錫嘏。適於是時死，或乃爲語曰：錫嘏福壽全歸，福壽全歸錫嘏，亦巧矣。以命對，莫有能對者。

仁和姚君云：蘇州髮賊初退時，徧地荒涼，偶有完屋，亦多鬼物。有宦家子，白晝忽覩一絕色女子，百計盡之不動，已而出刀嚇之，亦不動。遽出刀刺其腹，大叫仆醒，則女

子已不見。視腹亦無恙。而覺有物梗其中。呼瘍科傷科諸醫。咸云無有。令以藥爛其皮。則刀柄隱然見焉。取之。則赫然四五寸之刀也。不知何以入。又不知何以能不見血也。醫之數日。創合。後亦無恙。

上海製造局總辦月薪。先止百元。後乃增至一千二百兩。欲其勿他取也。逮其後則薪雖優而他取如故。至局中積弊極深。非外人所能知。即有所聞。亦一鱗一爪而已。聞從前之弊。惟議價處最甚。湘人王欽緩。窟穴其中數十年。後雖被逐歸。然已成富人矣。魏蕃室爲總辦。乃請購料皆用西國投標法。然特掩飾外人耳目而已。實則有指定之一二行。雖已投標。而暗中有傳遞。故每次得標者必此一二行。又聞製局與洋行交易。必須打三個九五扣。則不知爲昔之弊歟。今之弊歟。又聞製局之煤。從前皆用寧波葉氏義昌成記之貨。別有結約。故煤至碼頭。雖亦派人驗看及過磅。然不過虛行故事而已。至若小工之偷料偷煤。作工之惰。廠中要工。又可至外爲他人工作。此則尤爲普通之事。不足爲異。又廠中以歷來總辦皆不以職務爲意。勤敏者無

賞怠情者無罰而升遷又不以其序故相率偷惰或謀他適而洋員與華官亦絕無感情。不過支一日薪水。做一日工而已。

庚子。駐我京師之德使克林德。被奸人戕殺時。我駐德使爲呂公海寰。德人聞彼使被戕。市民喧言將殺中國使臣爲報。呂使懼不敢出。且請警察彈壓。時參隨中多建言此事重大。我使臣宜親至皇宮。請謁德皇。代表國家謝罪。且致兩宮抱歉之意。並聲明事出亂民。朝廷初不知。蓋此事電至德皇必甚怒。然見我使如此卑屈以達其誠意。則怒必消滅。於將來和事亦易辦。呂公曰。德皇不見。奈何。曰。第一次往。必不得見。則再往三往。不能不見矣。此事須強爲之。呂見諸人敦請。不得已乃一往。外部卻之。卽返。旋即稱病不出。久之外部欲詢中國之事。函約其往。猶以病假辭。外部乃使人通辭曰。來無慮。吾國之人民。不似貴國野蠻。無傷也。次日呂乃往。外部次官出迎。見之微笑。蓋笑其怯也。呂公回國時。余聞人言如此。

近數期芻言報所登製造局員司薪水清單。雖未能一一詳列其故。然薪水之優。人

員之冗濫。已略見一斑。前時劉觀察麒祥總辦是局。甚爲人指目。被言官奏參。時南皮爲南洋大臣。派遣府四人查辦。繩刻備至。然劉手段通天。竟運動劉忠誠回任。事遂解。劉之後若蔣德鈞。若潘學祖。若林志道。而潘之名最劣。林所得亦不貲。後委毛觀察慶蕃往。頗整頓。乃言向來總辦不能不於例外有所取。蓋上海用度煩而薪水薄。良不能足。請增爲月千二百。劉忠誠以爲然。遂改革。已而毛升任去。委鄭觀察孝晉。未幾鄭被岑雲帥調辦龍州邊防。時南皮爲南洋大臣。委趙觀察濱彥繼之。趙湖北候補道也。有李平書者。南皮以其爲徐聞縣時。能抗法人致罷官。頗賞識之。使爲之提調。後魏午帥代南皮爲南洋大臣時。趙以裁冗人。辭去文案韓某。李忽大發義忿。謂韓爲數十年舊人。有勞績。安得以微事去之。至以去就爭。趙亟謝。請委以他事。猶不可。時魏午帥爲南洋。南洋諸候補道頗不悅趙。以湖北官而得據江南優差也。乃導李至江寧。李遂背南皮。大攻趙於魏。南皮知趙不可復留。乃以他事調之回鄂。願欲得一人與魏午帥相通者。則用魏觀察允恭。魏亦湖北候補道也。已而周玉帥

代魏爲南洋。魏亦不安。乃起張楚寶觀察士珩於家。用之至今數年。張爲李文忠之甥。故久在津綜理軍火事。甲午敗。亦有歸咎於張頒發軍械之不一律。且多不精。至臨陣不能用。文忠旣去北洋。張亦回籍。今忽使綜此要任。不可解也。

泰西商律繁密。吾國所訂。亦多從其法。然市中人昏然未嘗過問。而姦人乘此生心者多矣。蘇友馮君守之爲余言。蘇之稻香村。百餘年老店也。近忽在農工商部註冊。爲稻香村有限公司。未知爲之者何意也。然假使店中管事。因加有有限公司。僞爲添招股分也者。而入虛股無算。以分股東之利。則股東不大受虧損乎。

近代變法之時。行政之官。寬嚴多不得宜。如去年信義銀行倒閉。以吾輩思之。則凡分行。卽不封閉。似宜以人監之。而稽其出入。而漢口之警察乃不然。但以警兵守門。彈壓取鈔票之人。及閒人而已。有往訪其總理某者。見其房門嚴閉。偶一開時。見案頭鈔票堆積。有內眷在房中。忙迫若有所事。何怪人之致疑乎。

近有歐婦名吉凌漢者。初至上海。自言能爲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汚者潔之。疵點

者刪之。麻陷者填之。聞價格頗巨。余意此恐無人過問。或僑留之西人耳。不意業乃大盛。凡官場及大商家。闊買辦之少女寵妾。就請修治者不少。初時每人不過二三百金。後至千餘金。吉凌漢乃大獲利。而力能求治者。已盡傾篋而去。吉乃復思行其道於京。聞所攜藥料至三巨篋。至京住臥車飯店。(俗名六國飯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聞有度支部員某攜其妾來。欲去其面上之數粒麻點。吉索四百五十金。部員曰。吾買之尙不須此。後乃減至二百五十金。此第發軔之始耳。以後貴胄名族。聯翩而至。不知又將括吾國金若干以去。噫。吾不解吾國人之金錢。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謂無心肝之至者矣。

上海商業中。約分數種。其一計本利。較錙銖。畜用而務積。絕不敢妄費。亦不知應酬爲何事。此爲最上等。不易得也。其餘大率託一事以棲身。終日逐逐於市肆中。求意外之獲。入款既無定。出款亦無節。此又一種也。大率所謂場面中人。皆如是。至或遇有機會。遂出誑騙之途。攫巨金去。而身飄然莫知所往。蓋比比然矣。去年余在申。於

酒座中遇湖州人王君告余一事余聞之大異後乃別無所聞姑誌之此以供聞見王君言有湖北胡中丞之孫一夜於花酒坐中抗言曰上海之票號錢莊直皆是騙子故滙費乃多少不定坐客一張姓起曰君語勿囂論宜分別言之否則余亦錢業中人也不知君所謂騙子者何事謂滙費多少不定者究爲若干幸以見教胡驟爲所折殊覺適間言之鹵莽乃曰余將滙十餘萬至漢款不小矣而某號乃訛我滙費至若干豈不可恨張曰此有故焉勿錯怪某號也大凡滙款者其受滙之號適有餘款方慮無可生發則得此於彼亦便故滙費輕萬一受滙之號無款須出息向他處借貸則不能不多計滙費以內須除去息金若干也閣下交易之號必是以漢號無款之故不能不多計滙費不得謂其騙也倘付敵莊則情形與此全不同矣胡因詢何莊且問不同之故張以莊名告卽曰吾莊在漢積銀太多方須設法滙申今有尊款則彼此各得其便竟不必滙費可也胡大喜過望卽約次日至莊晤面比胡以款至張旋以滙票付之果如昨言不須滙費顧胡僅於客座見張一人未詳審也胡去

張乃以胡所付款中劃出莊票五萬。交本莊滙至漢。聲明爲胡之款。且言胡已延己至漢口開辦大事業。故請將本莊跑街之職事辭去。並將掛欠莊中之款百餘元亦付還。管事者以其於本莊初無大損益。今既得高就。卽聽其去。張又以餘款十二萬餘。初存諸他錢莊。既而亦取去。亦以將至漢之事告之。是時適謠言某輪沈沒江中。而胡適乘是船赴漢。胡之人有知胡曾託某莊滙巨款者。恐胡死江。滙票爲人得而篡取之。乃請其莊電漢莊緩付。然所屬爲胡自滙之巨款。而某莊但知爲張代滙五萬之款。彼此皆未明晰也。乃胡至漢。以張所付滙票至漢莊取款。莊中視其票則贋物也。胡大怒。令覆之。莊中以他票示之。則圖記純然不同。且張之贋票加某記二字。尤足爲徵。胡急至上海赴某莊。欲控其以贋票相欺。則莊中謂櫃上未經手此事。不知何人所爲。胡詰張。謂張已辭去。問張之擔保人。則保期適滿。亦解約矣。胡無奈。祇得控官請緝而已。張亦至漢取五萬。則適被申莊止付。張不能取。忽奇想天開。由郵局寄上海會審公廨一稟。謂伊家有黑磁瓶一座。希世寶也。緣黑磁瓶向僅有十餘

座。近皆爲西洋人買去。餘留中國者惟三座。其二爲某某二氏保守。一在余家。前售於胡某。言明價值八萬。先付五萬。輒將瓶取去。今乃又串人將此五萬扣不付。實爲荒謬。請爲究理云云。又致商會一函。亦大略如此。不知彼作此二函何意。亦不知後來如何也。（按此事中間情節有不鬪筭處。姑誌之耳。）

近某報載江西某縣女監中。所押婦人生子事。以爲大異。按前數年揚州一事。更爲可異。蓋有一男犯公然娶女犯爲妻。尤奇者。則居然發帖請客。居然擺酒。而尤奇之奇。則竟以請帖送本縣縣官。至此官始知覺。大怒究辦。此等事不特外國所必無。卽吾輩亦未敢竟信爲必然。又聞前二十餘年。直隸河間縣之子。覬監婦有姿色。設法脫其罪而娶爲妾。又有浙江某縣知縣。見案中一女犯以爲美。乃薄懲釋之出。而潛使人迎以入署。此二事雖亦荒唐。然非若前此之可笑。

秋間警廳捕拿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外人私設之賭館。此事各報載之甚詳。並拘得賭徒男女八十餘人。乃多京官。主者不欲多事。乃宣布曰。汝輩並是何色人。須知平

常商民。則罰二十金。卽時釋回。若係職官。則別有辦法。他人咸會意。張甲李乙。任其所言。內一人獨不解。自言其真姓名。且言何部司員。主者亟怒之曰。汝自爲不謹事。乃又欲乘此累他人乎。此人猶昏然斷斷爭。主者不顧之。爲題僞名。乃至廳報名時。此人忽亟言吾實某人。何乃擅改余名。主者急呵止之。并諸人雅不欲節外生枝。無究問者。否則一官不保矣。記從前有誤登乾清門階除者。值日王公見其將陷大戮。亟排下之。此人謂王公輕侮已。伸拳欲再上。有人亟曳之去。並目示之故。乃已。

上海同文書院第二次畢業。例派遣至吾國內地調查一切。其校長訓諸生曰。今中國言革命。其實未也。至九年預備立憲。依立憲通例辦預算。決算不足。則取諸民。彼時所在騷然。真革命軍起。此吾國機會也。按此語或未盡然。顧東西各國。近皆注意於我財政一事。謂不久必將有破產之事。將俟其自斃而收其皮骨。此言至可念矣。近來籌畫新政。規模宏遠。顧一事乃未之及。則財政是也。他姑勿論。卽如司法獨立一事。但以起廢備器用。並改良監獄。已不知須如千萬庫款奇絀之時。將何從籌此。

不得不咎主持者之疎闊矣。聞山東諮議局請各州縣停止官價。大府札令施行。諸州縣合詞稟謂。官價本非政體。自應一概停止。惟春秋二祭所用牛羊等。亦向以官價。已須千餘金。而領諸藩庫。僅得百金。業苦賠累。茲奉嚴札。不得用官價。敢請由藩庫發給。庶官民兩紓其困。藩司核其數。通省乃須二十餘萬。乃寢其稟。不復批覆。留學生某君自歐洲回。適與一稅務司同舟。某君頗知歐洲稅關之內容。因舉以相詢。又謂稅率輕重至不一。一報稅者以細貨報粗貨。將何如。故歐洲稅關均設化學試驗所。語至此。稅司忽曰。君勿多問我。貴國稅關乃極易。但使商人報貨若干。照稅則稅之而已。從無驗視之說。吾輩爲此。乃甚逸也。

歐人地圖。於吾國海口海島。悉易以西人之名。蓋初行海時。遇島命名。初不問本名之何謂。此實應表而出之。否則西報載關涉某島之事。而吾國人乃茫然不知爲吾國之地。若粵之東沙島然。不特可慮。抑可恥笑。

有新入肆之二徒。肆主將擇一留之。偶食餛飩。既畢。肆主忽問其數。一茫然。一具以

告。因留其告者。以其隨事留心也。

又一小徒以小過被遣。將出門。適一笮帚仆於地。扶而倚諸壁。乃出。肆主適見。卽返之。謂其已去。此而猶勤於事。必誠實人也。

粵人有以汽船轉運爲業者。船到埠。主人督司帳者。以用數報。司帳者手撥算珠。口呼數目。有應接不暇之勢。適一丐睨其旁。曰。誤矣。已多撥一子。殆千數也。司帳者斥之。主人曰。無然。因問丐。丐曰。適見彼口呼若干。而手誤多上一子。故知之。主人默然。因使覆之。果然。司帳卽辭去。其事卽使丐者爲之。甚有成績。

先輩言曾文正見人至京者。輒曰。多叩頭。少說話。又言文正嘗戲言。今人欲得志。須讀三部書。則摟樞經。米湯大全。薰膨大典也。又言文正閒談時。每喜道及亂彈腔中。王小二過年一劇。曰。今日作人。大須如此。乃得免。此三言者。文正實悼夫時局。一至此。而因發此語也。是至悲之言也。然而後人卽執此。以爲入世不能不如此矣。又文正大功成後。每謂多由天幸。因謂後人爲我作墓銘。應綴四語云。不信理。信運氣。

公之言告萬世。此文正謙挹之言也。然後人以爲果如此矣。君子之言不可不慎。如此。

道光季年。盜賊蜂起。其窟穴於深山大澤者。所在皆是。有莊半面者。溧陽人也。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與羣盜訟。時需接濟。莊爲之預備。往來廣德孝豐山中者有年矣。一日販得火藥一肩。挑之陸行。經茂林。忽見一熊來。懼爲所傷。遂息林中。手扁擔匿樹密處。適熊經過。莊儘全身之力擊熊。熊負痛。長嘯奔赴山巔。忽聽四山響應。羣熊應聲俱集。莊知不妙。遂入林擇高大之樹。緣之上。復以帶自縛樹杈杈間。以防驚墜。甫佈置完。而羣熊果入林。四覓不見。忽抬頭見莊在樹上。縱身攫取。樹高不及。或離數尺。或離尺餘。莊凝神下注。正無法解脫之際。忽有物似冰。著於臉上。莊以袖揩之。則面肉隨落。大驚。亟上視。則見巨蟒橫亘樹杪。其首正對莊首。垂涎欲噉。時下迫於熊。上創於蛇。自分必無生理。因思蛇畏硫磺味。若能去之。則患緩矣。亟敲火取袋中所藏之火藥樣一包。燃紙連藥拋上。而蛇全吸入口中。頃刻見蛇在樹巔夭矯。若甚

痛楚者。樹枝當之盡折。蛇墜於地。則見羣熊爭來取蛇肉啖之。挾蛇而去。莊始得解縛而下。卽將火藥棄去。狼狽而歸。醫治日久始愈。然面肉之已去者不復生矣。故人咸以莊半面呼之。

今人動謂西人詈我曰豚尾奴。不知其何出也。實則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初。英人亦尚有辯。其形細而短。英人卽自呼之曰猪尾巴。西文爲 Pig tail。然則猪尾巴者。亦英人呼辯之名詞。今謂其專以詬我。且加一奴字。何其好自賤歟。

今內外上下皆大困於東三省日俄之交涉。當其衝者。日夜焦思。顧無解決之法也。雖然。亦思貽此大憂者。誰乎。則貽穀一人。實尸其咎。當庚子亂時。增將軍長將軍尙未敢輕舉妄動。惟晉昌忽主張拳匪。而壽山應之。大禍遂作。然晉昌實全聽貽穀之唆慫。事後貽竟逍遙事外。晉亦僅安置川中。而大局之糜爛。則與彼無涉矣。今貽以他事下獄。而社會於此若淡然忘之。且有從而翼之者。何歟。

日報記事訛舛。有大誤事者。而當時乃或弗覺。庚子間或載董福祥爲回人。於是人

皆有恐彼一有異志。將挾回衆以反。致不可收拾。殊不知彼實甘肅一匹夫。何有徒黨。若捕之。一武弁可矣。又彼時余嘗與營中人談及此事。余謂他人易治。惟擁重兵者恐不易捕縛。彼曰。君輩乃未知營中習氣。營中人最憚朝廷。若主將獲罪。朝廷遣一介之使直入拘之。一面宣布朝命。祇罪主將。與餘人無涉。卽無不斂手。惟若欲治兵弁之罪。又不以此論耳。

又庚子春夏間。多謂李連英已死。其實故無恙也。拳亂之成。內監之力爲多。而以李死之謠。已爲遠近所信。乃無論及之者。罪魁之誅。遂使得脫法網。未免太僥倖矣。今之詬外交官。動曰媚外。此語未圓足也。實則吾國關涉外交之人員。並未嘗以此爲事。且視爲極可憎厭之事。遇有事。意緒紛亂。惟以推出爲第一要着。至於不能。則惟有坐聽外人分付而已。至於平時。隔絕殊甚。同在一處之官。相見亦且不相識。何況言融洽乎。姑舉余所見數事言之。足知吾國酬應之疏落也。余於癸卯至上海。適彼時英人在上海開英得上海五十年之紀念會。（按此事極可忿。吾國卽不阻之。

亦當令改名詞。今以與本文無涉。不具論。或約余夜至海關樓上憑窗觀覽。時亦設酒果。余意華官與西人相見。必有一番款曲。不意伊等彼此皆若素不相識。但矚目相視。偶然舉杯相屬。飲罷。各掉頭去。無若何之殷勤也。又某年日本之筑紫丸鐵甲船至上海開茶會。余以報館之資格。亦見約。時江海關道爲蔡利甫觀察。上海縣知縣爲浙人王某。主人引觀各處。殷勤特甚。以事論。則當以察覽全船爲此日之正事。飲食其餘波也。不意吾國官場大以跋來報往爲勞。甫閱數處。王卽請蔡曰。大人欲休息。亦可中止。否則任其牽率往來。豈不累墜。余覩此二事。已甚覺異。尙見一事。則尤奇矣。某年歲杪。徐家滙法人所開學堂散學。循例請官紳莅其事。余亦命駕往。上海道則遣法文翻譯萬君代往。餘則有招商局會辦沈子梅觀察。及商家嚴筱舫。施子英二君。初觀其散學禮節。已而觀學生等演古劇。頃之入餐室矣。沈雖以輕薄著。然素有能名。且居申久。與西人交際宜擅場。不意入座少頃。忽以嚴重之聲謂嚴曰。今年汝等如辦米。須精擇。否則吾漕務處不收。余大異。暗思此公殆以此間爲招

商局公事房矣。久之。彼始憶及與主人酬應。卽謂神父曰。貴教余亦佩服。但甚怪貴教不許娶妻。噫。人豈可不知男女之樂哉。余聞其言大驚曰。此人今日殆瘋。已而聞神父莊其色。而謂之曰。吾教精嚴。自無此等惡濁事。後以不能守清規之教徒。乃叛吾教而別立異教。沈矇目問曰。何耶。曰。卽今所謂耶穌教是也。伊等主異教纔百餘年耳。沈掉首曰。君言吾不信。吾見貴教書耶穌降生一千幾百年。而彼教年分亦約略相似。豈彼教百餘年前始出耶。神父反覆與辨。而沈猶不了了。於是一華人之爲教士者。亦欲起言。神父亟止曰。汝勿言。因指沈之口曰。汝看沈大人。若再開口必明白矣。已而沈曰。吾今已豁然。蓋貴教崇奉耶穌。伊等於百餘前叛而言新教。卻仍奉耶穌。故年數相同。而彼教之興則甚近也。神父笑曰。是矣。吾固知沈大人之明白矣。余坐其旁。聞其言慚甚。屢爲起粟。不意此輩之陋。且不能藏拙。一至如是。余甚悔此行。至與彼等爲伍。然亦喜得觀此等怪象。因思吾國與外人交際。沈沈數十年。大率皆如是。安得不爲外人所輕。

戊申歲晚。由上海至杭州之戴生昌小輪船。行至石門灣。忽被盜劫。並鎗斃數人。此處河道。向皆太平。猝然有此。大爲震駭。聞盜搜劫畢。一爲首者公然言曰。我夏老五也。吾輩素非盜。願向以販私鹽爲食。今巡緝嚴。吾輩不能爲此。去而從事於賭。又不能如志。不得已乃爲盜。吾輩亦非欲殺人。願船不停。不以此嚇之。不止也。汝輩欲捕盜首。名捕我可耳。船中有母子二人。子被鎗死。母曰。吾依子活。今殺吾子。不如併殺我。免使吾流落。盜聞。乃以他所劫五十元畀之。又盜過一老嫗前。見惟一風雞。不顧去。已而復過之。思風雞亦佳。取之。乃中有百元。船人聞者傳爲笑。後聞盜頗悔此行。以吾乃不知船客之窮。所得惟此區區。而徒殺多人。甚無謂也。

外人之裝飾其屋。有釘中國極平常之扇者。有置中國女鳥於盤中者。彼以遠東物珍之。不怪也。而上海之住洋房者。乃亦倣之。不可笑歟。

有至天津之某洋行者。見懸一燈甚華。蓋新到之華貴品也。觀其所懸小紙牌。標價三十八元。已而一雙馬車軒然而至。一貴婦人從車中出。洋行中人接之甚恭。貴婦

人瀏覽各物。頗賞玩此燈。問值。曰五十八元也。言頃。卽潛攜所懸牌。貴婦人卽以五十八元購燈去。客怪問諸夥。此三十八元之貨。何頓潛增二十元。夥答曰。此吾輩例外應得之利益。否則但恃月俸及分紅。能足吾輩用乎。

前載丹麥國人特來森君。爲電線事。至日本交涉一節。茲又聞特初至外務省。日官詢其有無中國國家給與之文件。曰有之。索其出示。曰此係要件。我國外務部未命呈閱。余不敢私以相示。特住大旅館中。一夜沈睡終宵。逮曉良久始醒。胸中煩悶。起視則窗已大開。屋中頗有香味。又視所攜筐篋。悉皆散亂。檢之一物不失。惟失去外務部所給要件。亟往訴外務省。則日本外交官咸皇然。派人至旅館巡視。又命警察查緝。擾擾數日。久之。得某之牙刷於某處小河中。遂以無可偵察告。特亦無可與爭。後細思之。則文件者目的物也。燒悶香者。使不得醒。得以細細查檢也。開窗者。以目的物既得。則速出悶香之氣。不欲其致斃也。試觀從事於交涉之困難至此。何可易言哉。

吾國人但知外人之受雇於我者。跋扈驕蹇。或陰爲其國。或情不事事。殊不知吾國待所用外人。亦從無得法者。第一則不相水乳也。第二則不知體貼也。人之忠於我。我不知也。人之勤勞。我不知也。大約挾勢力工便佞者。往往爲主者所贊悚。此等弊病。幾無不然。某君告我謂。前陳璧爲郵傳部尙書時。雇得兩丹麥人。令於隆冬勸察電線。直至庫倫。不知陳何意。俟其至庫倫。忽發電令二人不必再辦。卽行歸國可也。二人於嚴寒之日。出冰雪之途。數千里之程。甫達。而不審理由。猝被裁撤。以理度之。安免鬱怒。某君爲余友魏君言之。甚忿。言已幾以此辭職去。不願見此等不情之事也。

余少也。隨宦讀書。不涉世故。故其於世事甚淺。然亦頗究人世利病。每以爲謠言之起。輒緣誤會誤聽而然。其後更加附益。而或利用以爲讒慝之媒。遂致變幻離奇。不可究詰。如是而已。後以數十年之閱歷。乃知竟有不止於是者。茲姑將吾身親歷數事錄之。旣以見人情之險幻。亦以使有志斯世者知所周防也。

光緒己亥冬。余忽見同文滬報載湘人葉某一事。謂葉守舊。於行詣必端。不意竟大荒謬。給其妹嫁浙鹽商朱某爲妾。逮妹返而哭訴。伊乃戲言曰。爲妾何害。今人皆寵妾。得子捐誥封。與妻何異。余見報大駭。乃袖報往見報館主人并手君曰。葉君爲人如何。吾不置一辭。若此事則絕與事實相反。蓋朱余戚。此事余知之極詳。朱爲余再從妹壻。妹死。或爲媒葉之妹。朱年少佻薄。知葉富。且女頗有才名。亟許之。旣訂姻。朱有事至杭。館其母舅趙氏家。又艷其表妹之美。則匿訂姻葉氏事。而媒娶之。置於揚。遂至湘娶葉氏。已而迎趙至。葉女知而詬。遂常家居。是時余適以事至湘。詣余弟家。廉知其事顛末。余謂此事極難辦。蓋於葉則先訂而後娶。於趙則後訂而先娶。假令朱返至湘時。有人知其事而告諸葉。使退婚。尙可及。今則難矣。顧無論如何。此事咎在朱。何關葉也。并手君曰。是瀏陽唐某屬登者。其所屬多矣。他事關繫尤巨。余擇其事至小至無關繫者。乃登此。余曰。此事顛倒太甚。乃作更正數十字。請并手君登之。越數日則報忽又載一段。仍伸前說。謂葉爲此者。實以欠朱三千金。故暗以妹爲抵。

余走謂井手君曰。此說更謬。朱雖鹽商。中實樛。安能有三千金借葉。井手君乃勸余不必更與若輩辨。此固小事也。余因思彼等方盛有組織。而乃爲此無謂之播弄。足知吾國人意度止此而已。可歎也。

辛丑。余詣徐家滙。訪一友之爲天主教士者。其人固名聞遠近者也。忽問余曰。余鄉人某君者。非君之友乎。余曰。固也。俄歎而告我曰。此人誠無謂。彼爲皖某縣。而求余函介紹見皖之神父。余謂與教中人來往甚惹事。幸交涉事皆洋務局擔任。君何苦自尋煩惱。而某君強索介紹函去。與神父往來頗密。不意渠實陰伺神父短長。通稟大府。而藩司之書吏。陰錄其稿送神父。神父乃詣縣署卒然問曰。君非管理民間訟事乎。某唯唯。又問假使控訴而無據。亦准理乎。某君曰。自然不准。神父乃出所得稿示之。某君閱竟無愧色。不辭。亦不置辨。神父卽往見方伯。以此告之。言某令蠶我至此。吾當聽審。願必擇地較尊崇者。則事之然否。大衆咸知。若府縣署則不必也。請速定辦法。余歸聽命。次晨。則洋務局文書至。言今日自撫台以下悉至天主堂。屬相待。

神父覆函。問諸大官之來。爲審判歟。謝罪歟。謝罪則堂中可。審判則嫌地小也。同覆謂是謝罪。少頃。則自撫台至首縣皆至。坐定。藩司下令。命某令謝罪。令斟茶奉神父。藩司曰。是尙不足。須叩頭。某卽跪。叩頭三下而起。君試思某君平日亦諤諤。而一旦失身分至此。寧不可忿。余聞言未畢。卽氣忿填膺。後思此事大奇。何他無所聞。後徧問自皖來之友人。或官場。或紳士。或流寓彼中之友人。咸茫然絕無所聞。噫。豈捏造以相哄耶。吾至今疑怪之。

癸卯。俄事日急。有常州人余君見余張園。言俄人在奉天一事極駭人。余曰確乎。曰固聞諸某巨公。是時余亦出入中外日報。顧以此事無他聞。不卽登載。次日。又見余君。詢昨所言。何今日外間尙無及者。余君答語含糊。余窮詰之。余君忽曰。卽謂我造以給君。亦何大奇。余聞其言此。乃悵然逕去。

乙巳春。余居京。偶至譯學館。遇教習某君。動色謂余曰。君知近日將有大變故乎。余覓其狀。亦皇然詰其故。某君曰。吾頃至通州軍隊中。言適得政府某邸電。言日內恐

有變動。屬一切預備。一俟密電至。卽開隊入京。余聞言大震。願以事太重大。未敢宣也。逾數日。乃寂然。復問某。某亦自怪之。久之。偶於他處遇某。某則自圓其說曰。余近又至通詢前事。云後又得京電屬解嚴。茲事吾至今心悸。蓋彼等之目的。意余不審而電上海。則報紙一登。長江一帶匪徒。卽可藉以起事。其計畫成否不可知。而余必已受累矣。人事之可畏如是。

丁未春夏間。京師忽傳岑雲帥在上海續娶某大員之女。儼然若實有其事者。其實某大員與岑年位相若。何爲以愛女嫁之。卽此可知其不然。然以言者甚多。竟無人信者。亦可笑矣。

以上所舉五事。大小不同。造言之人。命意各別。然世路之險。洵可由此推之。外人指陳我國風俗。確者固多。而隔膜者亦不少。惟有數事。頗洞中癥結。彙而錄之。足見吾國民之急宜着意教育也。

王苑生觀察爲余言。天津駁船公司。自海口輪船上運貨至紫竹林。輒有缺少。華洋

商人以此具控者多矣。顧以不能指證。悉不得直。而公司爲外人所設。一家專利。得十分之保護。故控者雖多。而公司固自如也。有與公司之西人諗者。謂之曰。控者如是之多。則有弊必矣。此等弊端所得。悉歸買辦等私囊。於公司無豫也。然則盍易一小心謹慎之買辦。無令公司代若輩受過也。西人曰。吾豈不知此。顧貴國人之性習。吾知之審矣。無人不思例外之獲。且無人不工作弊。然久於此者。尙有戀棧之心。不欲過甚。以致不保其事。若驟易一人。則彼作弊無轍跡可尋。且驟得此佳事。彼必盡力以謀大獲。則害事愈甚矣。故無寧隱忍。仍舊之爲愈也。

向來信局寄信。必交信後始取信資。故尙不大失誤。自開郵局。凡不掛號之信。皆先貼一二分郵票。送到後不復取資。而郵差恃無質證。不送到者居多。甚至有擲之池蕩中者。見報章者多矣。近北京一分之信。輒皆送到。然推原其故。則雖貼一分郵票。而郵局皆以一簿書每次收信人姓名。每處信送到。輒須取收信之證。蓋非是則永不能使信送到也。

順天時報館之一宮房次郎君爲余言。自來此辦報。覺一事中日風俗迥異。日本報館亦時收匿名僞名之信。然皆言公益事。或言某處橋梁宜修。或言某處溝渠宜浚。此間則不然。大率誣訐人。欲借報館以洩其忿。甚至言人閨闈。而言公益者乃寂然。余聞之泚不能語。

西人多贊華工之勤。或曰華工之勤。乃視督工西人之鞭。倘無此。皆輟業吸煙矣。此諺華人語也。有一贊華人者。某報載一西人謂華人辦事。極有能力。無論如何艱難困苦之事。皆非所懼。惟須識華人性情。應約估此事應需若干。而包與辦理。則一日可兼兩三日之工。一人可兼兩三人之事。倘按日令作。則必致延誤。余屢試屢驗云云。此贊華人語也。然尋其意味。仍是相類。總之謂吾國人不能按期辦事也。又按以上云云。尙是指閩廣等省人。雖非激勸不可。而精力固完足也。若他省人更不能矣。西人辦事。功課之密。規則之勤。勝我國幾百十倍。而我國人乃誤認。反以爲逸於我。輒曰。若西人治事。但須每日上午幾點鐘至幾鐘。下午幾點鐘至幾鐘。而禮拜日悉

停工。是其赴工之外。餘皆歸自用。較之我國逸多矣。殊不知彼所謂幾點鐘至幾點鐘。此實在到工之時刻。而到工時又極辛苦。故晨起盥漱早餐。急赴辦工所。已僅僅及時耳。午餐亦然。道遠者大率不能歸食。則就食於肆。日本人則往往自家送食至。往往冷食。至晚散歸時。仍須視此日公事如何。倘有未了之件。或事雖畢而叢雜須整理。則必須事竣方能歸。故何時到工者。此限其遲到也。若何時散工。則並非限其屆時必散。不過謂此時可散耳。辨之不明。一若散工時刻。必可離辦事處而去。抑何可笑。且各國凡辦公之地。爲事皆極煩冗。諸人運筆如飛。尙恐不及。非若吾國輓近。雖定入署時刻。而實無事可作。咸相聚談笑。或辮髮剃頭。甚至任售什物者入。諸司員恣意看古董字畫。或珠寶也。

合肥性好謾罵。所昵或將登用者。則罵尤甚。故左右輒以被罵之輕重多少。卜憲眷之衰隆云。督粵時。有思得中軍者。顧與藩司觸忤。或言君欲中軍而與藩司不洽。似不可。此人遽曰。是無慮。前日中堂已罵我滾矣。蓋武人心無回曲。竟直言之也。官場

聞者傳爲笑柄。又有粵候補知縣某。與女僕私。初無事也。已而署某縣。被其夫控官。致撤任。某懼甚。問諸知刑名者。曰。是無慮。撤任外無餘事矣。某聞言。乃徜徉自若。一日飲友所。家中人踰跟至。曰。此女僕忽逸去。無可踪跡。某惶遽。復走問人。曰。此則可慮。彼可控君藏匿。或他故。其罪可至出口。某大懼。擾擾久之。或改成語曰。此二事云。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一字之滾。榮於華褒。



## 汪穰卿筆記卷三 雜記

丁未。江浙方譁爭蘇杭甬路事。上海有一無意識之商人。忽投函英使。謂余乃先首抵制美貨之某人。嗣以辦商會事中輟。今貴國如不廢蘇杭甬路約。則余將以抵制美貨之力量。抵制英貨云云。某並登各報廣告。後余聞英使得此信。覺甚異。使人觀其內容。則復封而還之。不加一語。按此等舉動。無以名之。祇得謂之瘋。英使之待之。亦待瘋人之道。可謂辱極矣。顧不知某商人者。亦知爲辱否。

某年。美之貴人塔虎脫至申。申之商人起而歡迎之。沈仲禮主其事。使女學生數人周旋其中。此事甚爲外人所怪。蓋吾國素以男女有別聞。而忽有此。固足異矣。况又不與西禮相合乎。而此等女學生。初無酬應之經歷。舉止無不生澀。在西人觀之。惟謂中國人裝飾女子以悅美之貴人而已。是日席間。沈君演說中。提明塔虎脫君將爲美總統。此語甚不爲塔君所喜。尙有他語。亦欠圓活。塔答辭頗露不悅之意。以上

兩事合而觀之。則知與外人往還。大須著意矣。

粵華人赴南洋工作。多不相知聞。光緒初。乃有刻地獄圖說。爲之籲於世。乃與港官商酌。由港官派人檢查。然爲猪仔者。大率甚愚。且爲主者所懾。故港官問願否前往時。無不言願往者。官場亦委員在潮汕等處截搜。願爲猪仔頭者。每販一猪仔。奉委員銀四元。每年無慮數千。故官場反因是多一美差。

有爲廣州美領事之譯員者。一日隨領事見兩廣總督。甫至客座。忽一人入。潛遞一紙。則銀票數千金也。駭問何故。曰制軍卽出。汝於領事言次。可僞傳領事語。求一某事。此事竄主皆不知。汝得此無害也。顧此譯員頗有操守力。自言不敢爲此非義事。其人怏怏去。已而事畢回家。則有人饋珍貴之品。羅列几案。並有一信伸前說。言今先以此相餉。事成則前款仍相奉。決不食言。譯員又却之。他日忽來一函。言某事必須汝照辦。否則以白刃相加。二者惟君所擇。譯員見此。知不可久留。乃託故辭去。此譯員可謂賢矣。惜傳者未能舉其名。然粵中風氣。可見一斑矣。或曰。粵人不畏死如

是。足敬也。然余居粵聞此等事多矣。顧未有出於義者。或曰。能不畏死亦佳。余曰。此何足言。蓋此類事必有姦猾者主之。不得已用強橫手段。則雇死士爲之。成則若干。不成而死則若干。皆有價格。亦不甚昂。倘中變。則處之甚酷。何義俠可言。何不畏死可言。

近報有載土耳其將與中國訂約。且與蒙僧結交。按蒙僧之名詞大誤。當改作回教人三字。此事或以土耳其衰小輕之。雖然。不可忽也。土耳其國勢雖後於各國。而回人之在吾國西北。則勢力盛大。迥非蒙藏所及。猶憶庚子辛丑間。土與英俄交涉後。遽行了結。且曰遠東有事。吾等當往觀釁。不暇事此。後又有土耳其二人至我國。觀察各處回教人情勢。或曰。回教人實往請之。由是觀之。斯事亦甚不可忽也。

己酉端午帥督兩江。忽有以合辦華興銀行請者。視其名字。則赫然當代名人。且素主不用外款之某君也。顧其措辭極巧。又不得不批准。然後來事竟不成。考其故。則遞呈南洋大臣呈中。稱華洋各集五百萬。實則各集百萬。而華人不能得此百萬。乃

以百萬之股票。押與洋人。卽以所押之數。爲華人之股。願華人至少尙須出十萬。否則不復能成華洋合辦之局。後以併此十萬不能支付。遂罷。此事有目擊者言之。其不成之故。則另一人言也。於是有詬某君言行違反者。有詆其引虎入室者。或以叩余。余曰。此難言矣。某君本非商務人才。偶乘便利。又挾勢力爲之。幸而得成。而擴充一切。至無涯涘。其最可痛者。則內外絕無助彼之人。外之與聯絡者。將利用彼者也。內之食於彼者。將窟穴其中者也。逮至情見勢絀。外張而中枵。乃至假途於必不可爲之事。而卒又以不能成而罷。亦足悲矣。若夫主持不用外款之是否。則又別一問題。此說是否。出彼之本意。亦別一問題。不必遽牽及也。

今日紛紛設銀行。實則卽向來錢莊票號也。實則奪錢莊票號之利。而併不如其有規則也。十年前通商銀行初開時。延一人爲大班。居數月。見營業之內容。大驚懼而去。曰。吾國商業。從無如此跨空者。如此何可支持歟。按三十年前。余卽聞錢業中人自誇曰。吾輩但須一二萬資本。卽可轉動數十百萬之事業。余甚異其語。以爲莫大

之才略。近始悟此等語。直與會匪自誇一呼可得十萬二十萬人者相同。狀若足資恟嚇。實則爲大禍之所伏。或曰。跨空之病。固吾國商務之死症。然一時嚴爲取締。則又不可。蓋各處市面。全恃如此支架。一掣動則市面全倒。而大亂隨之矣。猶之病虛人之投以峻劑也。此說亦甚有見。維持商務者。以爲何如。

上海各國領事。時向上海道請運米出口。其實非洋商也。有時併非華商。或平常華人爲之。而分包與商家。又有時則平常之西人爲之。而轉與華商。亦竟有請得而無人過問者。亦有商人運去而無利可圖者。其道蓋非一端。然必領事請諸官。而轉囑關說。所費蓋巨。及事成求售於各米行而不滿額。或米行盡認其費而不能銷。則轉致爲累。又從前之所謂出口者。卽出洋也。近則以各省禁米之故。以出各省境爲出口。而運至海外者爲出洋。又以洋商亦時運吾國此省土貨而售之彼省。於是各省禁出口之米。亦受外人干涉。致有示禁後須二十一日方能實行之說。今年湘省之瀾。亦半由此。講時事者宜研究及此。

又出洋之米。實仍是海外之華僑食之。蓋歐人之麵包皆用麥粉。安南暹邏皆出米。日本值年饑。或偶然求糴。需此者惟華僑耳。亦研究茲事者所不可不知也。

焦山之海西庵。屋宇清潔。餘屋均無壞像。惟第一進有觀音像。亦甚小。故騷人墨客。樂下榻焉。前數年有鎮江人焦樂山者。得爲上海大清銀行大班。乃謂焦山之焦處士。爲彼遠祖。因壞處士像。納諸庵中。且先使人問山中諸廟。諸廟僧人視爲大問題。已而議得此事無可阻止。祇得聽之。惟與約定。將來如重建廟宇。不得高於定慧寺。定慧寺者。焦山之主廟也。凡諸古物。若商周彝器。及楊椒山先生字。瘞鶴銘。皆貯焉。故今日至海西庵。一入門。惟見一巍然壞像。塞滿屋宇也。

古人題詩。過三峽者。必言及猿聲。過揚子江者。必言金焦並述。然近來金山已連岸。昔之所謂中冷泉。卽在金山寺相近。以闌圍之。築室其旁。過客欲試泉水者。可入室啜茶。至三峽久無猿聲。倘使詠詩者不知此。猶復蹈常習故。豈不爲識者所笑。

彭剛直至焦山。亦住海西菴。某年公至時。王之春爲江蘇藩司。往謁。蓋王之起由公。

援薦也。此次不知以何事。公責之備至。聲色諸厲。王至屈膝謝。曾在房外覘得其狀如此。

凡由中國渡太平洋而至美者。必少去一日。此稍知歷法者皆知之。吾國人初至美時。不知有此。故所書之日。恆錯一日。如應作初二日。書作初一之類。於是與外人交涉。甚費剖辨。百餘年習爲故常。直至楊子通欽使時。始反覆開譬。又著爲論說。發行各部。始克改正。此事常州人余君易齋告余。余君卽隨楊使至美者。且以彼時文告見示。惜今已失之矣。

乙未。李文忠奉命至日本之馬關議和。過上海。官場例設燕。時文忠兄筱荃制軍亦在上海。勢不得不請。顧有難者。坐席次序。本應先兄後弟。然文忠氣概。似無屈居第二之勢。諸人相商。甚難其事。乃擬姑勿先定。俟臨時再設法。屆時則文忠已自據首席。曰。今日諸君特爲我盛設。不敢不坐此。視筱荃制軍。已逡巡坐次席矣。

己酉。梓宮奉移之前日。某貴族之馬車。將由天橋御道而出。警兵阻不可。貴族大怒。

盛肆威嚇。警兵鞠躬前曰。天橋者。恁家之天橋也。常人不得由中間御道者。恁家之法制也。警兵何知。惟知遵行定章而已。今恁以恁家之人。而欲破壞恁家之法。何不可之有。何怒警兵爲乎。貴族無語而去。此警兵之語無幾。而透澈婉轉。惜未知其姓名也。

陳君籙。學於法。偶譯法人所撰雲南書爲之跋。備言法人覬覦雲南。意甚叵測。以爲已譯華文。不致有他累也。不料爲寓華法人所見。譯其跋文寄回。於是法人大譁。謂陳獲學於法。乃不知感。而盛相譏誣。乃公議不許復至法校。陳以未畢業。不得不復入原校。正悵悵無之。會陳奉委爲平和會會員。而法國之委員某君。卽該校教習。素知賞陳。乃百計爲陳道地。仍得返校。吾國之人。動好逞臆直談。縱筆直書。而於事情委曲。局勢障礙。並未顧及。小則來詰責。受窘迫。大則積怨怒。挑國釁。無乃失之不智歟。（按此條末數語。係謂外人防察之深。則吾國人下筆時。更須注意。非謂當隱默不言也。幸勿誤會。）

士君子既欲言論救世。則必自尊其言論。事必求其確實。論必求其正當。若初未調查明白。而遽宣諸筆墨。則往往害於事。吾輩好發議論。時犯此病。卽言及商務。必首曰稅歛太重。致價太昂貴。不能銷行。願釐稅之於商。究竟若何。吾輩實無一人躬自檢勘。惟聞一二人言。卽書之而已。去秋余自上海赴蘇。車中遇一直隸之南宮人。詢其所事。云向以販南方之綢。至南宮冀州一帶銷行。使夥友居蘇司其事。今往督視之。余問運綢至北。須繳釐稅若何。其人曰。吾等此業。悉包與鑣業承運。吾不詳。約由清江浦至直隸。每疋乃二錢餘。余曰。此殊不了了。究須十之幾。彼又曰。質言之。則每值一千兩。店中與之五十兩。釐稅水脚保鑣咸在內。無他需矣。余曰。此所言內地也。若過洋關則何如。彼曰。每值千兩。須七十兩。貴於由內地多矣。余聞其言。推詳久之。意其所謂包辦者。必有以多報少之弊。洋關乃不能然。据此言。則吾國國內抽釐稅。雖爲他國所無。然估其數。不過百之二三。似非如吾輩昔所言也。而商之病已如此。工藝不興。土物不出。又如彼。意其原因。尙有十百倍於此乎。吾願有志者更詳細調

查之。

己酉。余在京漢道中。遇舊友吳萃伯君。談時事甚歡。願每過一車站。輒有警兵一隊。至車前立正舉鎗。若迎送貴人者。而實無有。吳君曰。吾自京奉來。皆如此。有同車西人頗對余笑此事。究此學何國禮歟。余曰。吾國事。不可究詰者。不知凡幾。何獨此。有頃。過一站。又如此。吳君呼問其故。曰。此本以迎貴人。然有時恐車中有貴人。而前站未相告。或見告時已遲。故定例不論有無貴人。悉行此禮。吳君聞之爲失笑。按吾國接差。向視爲要事。當差者極苦。前曾小侯使英旋。津之官場。派迎塘沽海岸。數日未至。忽潮漲漂沒數十人。此事曾敬貽觀察爲余言之。余驚曰。如此豈非糟蹋人命。敬貽曰。此等事不知凡幾。此特小小耳。余大異久之。

有江浙世家子過申。居其族所設肆中。忽數日不歸。肆人徧跡不得。大驚。俄得其信云。被拘南市工程局已數日。速設法保出。肆人又大驚。姑依言往求釋。至則局中固實無此人。力爭。則使人導之。徧視押中人。警覩其人在焉。怒指曰。此非是耶。局中人

曰彼來時自言姓名非此也。問之信然。然以保人係有力者。遂得釋。後詢其故。則知其偶行南市馬路。見路中遺一西信。其人略識西文。見須送至南市工程局。卽爲之送往。局員視信畢。問汝爲送信人某某否。則唯唯。問信中所言汝已了然否。亦唯唯。局員乃正告之曰。信中謂彼所用細崽某某甚無狀。今令送此信至局中。請羈押若干日。始釋之。汝旣自承。當卽照辦。遂令付押。一時無以自明。乃至李代桃僵。後乃私作此信。託人郵致。始獲釋。店人尤之。曰。何傷。吾在某縣學堂爲教習。嘗歸遲。門已閉。徘徊間。爲警察詰。余不言。遂爲引至局中宿。次早始歸。斯何足怪哉。按此事本不足記。然細思之。則絕可怪。此人甚聰明。稍有學問。下筆千言。亦能論時事。平日非癡非癡。又時至上海。以理言之。決不應有此。拾路中信奇矣。從而爲之遞送。更奇。其尤奇者。則何以忽不明言其故。直認爲知信中情事。致遭此小厄。假使事情重大。將若之何。天下人心理。真有不可臆測者。此類是矣。至士子與細崽。相去懸殊。雖彼自承。局員何竟不深察。况天下安有據一無頭無腦之信。遽依以罪人之理。吾國人之辦事。

苟且阿徇。一至於此。可歎。

余生平見畫本及攝影法寫真多矣。然無怪於吾杭戴用柏先生者。先生嘗出一紙畫天女。（卽月孛星）右手把劍。左手提一人頭。鮮血淋漓。卽先生小像也。雖云示戒。然未免怖人。

黃祖絡爲浙藩。以貪著。嘗以數千售山陰缺。有趙姓行六者得之。上海戲園演爲朝天串一劇。中間扮花旦。言某缺須若干。某缺須若干。山陰則須若干。黃聞之大驚。亟使人以二千賂園主。故唱一次卽罷。然後卽被言官參劾去官。

酒座中。一客忽回首問所召妓曰。汝所歌者何曲也。妓凄然曰。吾歌此於君前三年矣。君乃併不知所歌者爲何曲乎。余謂此語悲矣。妓之歌必爲客之喜聞而歌之也。卽客之譽其歌。亦必不一二數也。乃有此一語。足徵客初未以此置懷。而前之爲徒勞也。世之誤意人之相信。而傾心事之。其亦視此歟。

客於妓前詆他妓之狎園人優伶者。妓睨視久之。曰。君輩於狎園人優伶者。詆之至

矣。其於不狎圍人優伶者則如何。余謂此言足愧今之社會矣。刻責於彼。而淡忘於此。不足資激勵。且以徵人情之薄也。

魏君冲叔曰。中國天練馬。但能使服從耳。西人能使有精神。有紀律。不獨練西國馬佳。卽練中國馬。亦勝中國人自練。噫。豈獨馬然哉。又馬之馳騁。各方不同。近讀唐許渾詩。有胡馬能漢行者。謂中國馬馳騁法也。二字甚新而古。

吾鄉父老傳言嘉慶中。有外省人。月夜步游湖堤。時水天清曠。寂無一人。深怪杭人素稱風雅。何如此佳景。乃無人賞玩。忽見橋闌坐一人。且似趁月觀書。大喜。同調有人。亟趨赴之。則梁山舟學士也。意所覽必佳帙。亟索觀之。學士乃亟匿其書。轉疑爲珍秘。不肯示人。奪而視之。乃典當中月總（每月底結帳之名）也。不顧而去。余按學士素以清德著。何至如此。且檢動物業。亦人事應然。卽欲避人。則爲地多矣。何必乘夜閱諸橋上。吾杭舊俗。大率清而近薄。而嫉妬之心。遂甚。於是遇有聞人。輒好指其疵累。以炫己之獨見。且自表非阿徇。此等事。固可斷爲必無。卽有之。於學士清德亦

未有損。且純全之行。自古爲難。如謝安以雅量著。而暴風盪舟。亦且變色。（世說新語）郭子儀以大度著。亦嘗以小怒殺人。若執此一事。卽謂謝郭二人生平皆俗狹。可乎。又凡廉潔者不免吝嗇。精明者不免過刻。而世之論人者。欲其廉。又欲其不吝。欲其精明。又欲其不刻。不特此也。於清節之士。旣刻求其纖微之累。又欲其出諸自然。並欲其不自知爲清。是非世上人所有。必造物別造一種天人。始能應如此萬求。卽如晉書言謝安。聞謝元大敗苻堅後。不覺屐齒之折。後談史者幾謂謝前此安詳之態。皆屬矯僞。不知如此卽足爲雅量有德。若天然安重。不震不矜。語則有之。吾未見其人也。

魚翅。自明以來。始爲珍品。宴客無之。則客以爲慢。顧庖人爲此。未必盡得法。大約閩粵人最擅長。次則河南。前時閩之京官四人。爲食魚翅之盛會。其法以一百六十金。購上等魚翅。復剔選再四。而平鋪於蒸籠。蒸之極爛。又以火腿四肘。雞四隻。亦精選。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雞鴨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極融化。而澆取其汁。則又以火腿

雞鴨各四。再以前汁煮之。並撤去其油。使極清腴。乃以蒸爛之魚翅入之。味之鮮美。蓋平常所無。聞所費并各物。及賞犒庖丁。人計之約用三百餘金。是亦古今食譜中之豪舉矣。四人者爲翰林林貽書。商部主事沈瑤慶。候選道陳某。其一人則不記矣。方是時。吾國之東三省。正爲日俄兵蹂躪也。

乙巳。余族人以知縣至京投供。署年爲三十七。次年至吏部投供。視所書年仍三十七。曰誤矣。部中人曰。汝原開履歷爲三十七。何得誤。曰去年三十七。今年非三十八乎。吏曰。若欲改三十八。須取同鄉官印結方可。族人不顧。去而語人。莫不軒渠。

凡前任虧空。上司無如之何。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爲之代。或竟強令後任代之。此雖非法。然各省多如是。近河南洛陽縣某令卒。虧空甚巨。藩司朱曼伯壽鏞。知武陽某令與同居。乃勒令代填虧空。始準赴任。時某令適自藩署領庫平銀四千兩。卽繳入代還虧款。藩署吏不受云。須照例加領鎔火耗。駭曰。此適自署領出。緘識如故。何加耗之有。告之朱。朱曰。此庫吏事。汝須與彼言之。某不得已。加耗銀。始得收納。

三喇嘛者在東蒙諸旗極驕貴。東郭羅斯王。其義兄弟。王子爲其義子。王之立不以正。三喇嘛有力焉。遂干預其事。時俄人初營東清鐵路。三喇嘛與周冕通。先以地押與俄人。已而遂爲俄人得。故三喇嘛甚富。偶游俄妓家。輒以人挾俄帖往。程雪樓爲黑撫。欲殺之。三喇嘛與京朝貴人多通來往。程竟無如何。後檄令赴質哈爾濱。由中俄官會審。三不通漢文。而漢語甚善。辨論滔滔。問官竟不能屈之。

留學日本學生有畢業歸者。見伊藤侯。(時尙爲侯)且請教焉。侯誨之曰。閣下歸國。必入政界。吾無以相贈。謹以一言奉告。凡辦事總以誠實二字爲根柢。按伊藤君雖功烈卓著。而生平遺行亦多。故東人不以第一流相許。而其言如此。吾國人亦可以自省矣。又按日本人於吾國古來忠節之士。如文文山。方正學。楊椒山等。最深欽佩。卽彼國新學之人。亦未聞以他說不同。而稍存輕視之心也。前時隨小村專使來京之人。頗物色諸人文集。云回國時。將以此爲贈貽之品。未知吾國人至彼國。亦能以此等物事爲歸國之贈品否。

皖人劉步元。字仁齋。幼隨父在鄉耕種爲生。十五六時。方驅牛田間。一相士見之。謂其父曰。此子貌不俗。若遣讀書。必有成就。父曰。此兒蠢蠢。安得有科名望。相士曰。濁中帶清。將來必有成就。父以無資力辭。相士曰。吾家距此不遠。吾弟亦設塾。吾當使減其學費。暇時則爲傭以酬。如其言。讀書果聰悟。日有進益。後成進士。爲江西之崇仁縣。崇仁鄰金谿。金谿有張姓村者。地介崇仁縣中。素蠻橫。不許肩輿入其村。劉赴鄉勸案過其地。肩輿甫入村中。一武舉輒率衆闖截使還。劉問何故。曰。吾村素不許肩輿入。劉又問其理由。曰。張姓。張飛之後也。祠堂供張飛。故如是。劉忽思得一策。因問曰。汝等知本縣何姓乎。曰。不知。曰。亦知本縣何人後乎。亦曰。不知。劉曰。吾卽漢劉元德後也。汝祖張飛嘗爲之臣。子孫相見。何得無禮。衆大驚。愕視良久。則亟助昇肩輿。至其祠堂。進飲食。復送之出村。劉以修堤嘗住某縣數日。時吾家芍卿先生爲縣令。其子建齋時與劉燕談。備得其詳。後以告余云。

杭人許善長。字季仁。咸豐間爲內閣中書。才思清俊。顧落拓不羈。好狎優伶。貧甚。偶

假得數十金。必盡費之韓家潭等處。時英法兵入京。京官多潛走。許向同官某假貸。其人曰。假貸可也。然余亦有事相求。必諾乃可。問何事。曰。余有老母。擬即移家近畿。而今晚當值。欲君相代。如允。當相貸二百金。許卽諾。夜宿閣中。篝燈觀書。時恭王留守。夜出。察諸值宿者。乃多空無人。至內閣。望見有燈。趨之。見許。問他人多不至。君何爲者。許初不識爲恭王。然意必爲貴要也。乃起對曰。今京府空虛。各署文書深懼遺失。故不敢不致謹。王甚獎歎之。問其姓名。曰。浙人許善長也。後中書有缺。特越次補之。而誤爲許善昌。許旣得補。乃遞呈吏部更正焉。

宦途升沈。至爲無定。從前資格之見深。故失之雖驟。而得乃以漸。近則忽進忽退。直有不自意者。而失時情況至難堪者。尤莫如前郵傳部侍郎朱君寶奎。蓋朱甫驟見擢用。不數日卽斥罷。是日朱方以新到任。各處拜客。坐馬車中。洋洋得意。至一處。主人愧於言。未之告。又至一處。則主人微示意。屬其歸稍休。逮歸乃聞惡耗。頓時憂喜易狀云。校者按朱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補授郵傳部左侍郎。旋以岑春

煊勃其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於是月二十三。日奉旨革職。

蕪湖某路。及漢口之歆生路。娼妓之營業甚盛。且爭欲得其處。價值雖貴無恤。蓋其屋爲合肥某貴族所營。能以大力保護。差役痞棍皆歛跡不敢至。噫。門第之高。聲望之佳。如彼貴胄。而屈爲此。亦可異矣。

西人遇事肯加研究。雖涉穿鑿。然其用心可喜也。有江浙舊家。以家藏大磁瓶交粵人霍君。在上海所開之鴻昌寄售。其瓶腹大如西瓜。惟已截斷。一線斬齊。中略有參差。亦不及半分。合之泯然無跡。不能入滴水。技亦精矣。顧當時何以截斷。又何能如此嚴密。則莫由知其故也。有西人至。觀玩再三云。吾知之矣。是必有以善於截磁。自炫於主人前。乃以此試之。遂傳至今云。

憲政編查館開後。廣羅人才。望高而精重。顧諸君每日到館者甚少。主者憂之。乃定一例曰。凡每月到館不及二十日。則月底付薪時。須即將本員薪水扣去。此例既定。到者較多。而晦日尤大集。蓋皆恃此湊足二十日之數也。一日有館員訪友。忽大雨。

談笑方洽。忽問曰。本月是小建。是大建。曰。小建。卽命駕冒雨去。甚怪之。已而省之。則是日爲二十九日也。

凡同姓有特別之標幟者。無過章姓。余見數人。咸曰。伊家先代有節婦。小足趾歧。於是其子孫盡然。今分居他處。亦莫不皆然。女則僅傳其子。至孫卽如常。是亦奇矣。凡性巧者。能隨風會以擴張其業。去年剪髮風潮起。日本之理髮師乘時而出。每人索銀五角。諸薙髮匠咸驚惶。東城玉津園之薙髮匠。獨徧發傳單。自言於此研究有素。客苟有志於斯。但須銅元三十枚。倘不合意。願將原資退還。免使利權外溢也。於是至者雲集。

錢塘戴君言。前七八年時。皖之懷寧知縣某。時至府署。與太守討論公事。晤談旣殷。形跡胥忘。二人皆癖於鴉片。一榻橫陳。雙鎗對舉。幾夜夜如是矣。一夜懷寧令偶談至快意。不覺起立舞鎗而言。失手一揮。而太守二齒竟爲碎折。令大驚。亟請罪。後不知如何了也。

杭人僉姓。至京偶拜一客。素不相識也。至客座候久之。忽一人衣冠入。僉以爲主人。卽拜。其人亦亟相答。蓋亦外客與主人初往還也。頃之。主人便衣出。二人始悟前誤。咸惶窘。僉匆匆出。與其僕登車。行可五六里。僕覩御者面。覺非向人也。視驟亦非是。又視車亦非是。急白主人。僉大窘。知必誤乘後客車也。亟驅返。則已車故在。後客正與詰問也。

江西初辦鐵路而苦無資。有寧波人李姓者。自言能集華僑款數百萬。並於合同聲明。如查係外人之款。則願罰若干。故疑之者雖多。以罰款之重。不能致詰也。然李卽寧波商人李厚祐之弟。素無名於商界。所得家財。大半用罄。此款云係僑南洋寧商之款。願寧商僑南洋者甚鮮。安有是。種種皆足令人致疑。事遂罷。年餘。又有某洋行買辦胡捷三。介紹巨款。亦謂出之華人。然事跡奇詭。大爲反對者口實。發之於中外日報。致大起爭競。後卒以爭之者衆而罷。顧余嘗於某人處見其合同。則實可異也。中有一條云。如十年內不能查非華款之實據。卽應作爲股東。同享利權。余謂某曰。

觀此。安怪人言。豈有真華款而作如是語者乎。且如是。則較之借洋款爲甚。其人默然不能辨。二事並有實據。江右人至今能道之。或曰。彼合同如是。獨不畏查出後。吾國照合同辦乎。余尋思久之曰。是外人蓋以能入股爲重。若續借。則以股分多而得專其權。則更得計矣。或又曰。平常借洋款。彼利益無算。今祇得平常股東之利。彼甘之乎。余曰。是吾不能知也。願有一說焉。外人之算計此也。吾恐外人此等行爲。非對於我而爲之。對於他國而爲之也。直看到數十年以後。萬一吾國有不能瓦全之一日。而各國將計其權力以爲分。而中有一國。於此省鐵路有若干權利。於彼省鐵路又有若干權利。則較之餘國爲有辭矣。故爲此者非爲目前也。爲將來也。

有至洋行定貨者。一人書紙。請定某貨。主者謂宜用我之定貨單。其人書與之。而索回前所書。時諸事彙集。主者甚以爲煩。嘔吐之。他商人亦願謂此人多事。何必索此久之事稍間。主者乃謂衆曰。曩者某君實非誤。余一時躁耳。天下豈有定貨而出兩單者。衆乃爽然。按此事極小。亦足見中西人程度之不同。西人雖偶失之躁。而不欲

沒真理。必白之而後快。若惟恐誤人者。而我諸華人不知以理爲衡。而動於強者之一怒。輒將傾徙以就之。以是性質。而欲獨立於世界。難矣。

癸卯。余居申。偶見廣告。知圓明園路外國戲園。方延吾國曾至美國賣藝之朱某演藝。此事雖小。然是園以華人演。余惟此之見。而外人之佩服吾國藝業。亦惟此之見。因遂約友往。坐余前者一貴游子弟。亦與余識。朱出奏技。西人觀者無算。拍掌聲若雷。余亦欣快。此貴游子弟乃懊惱曰。原來只是吾國舊戲法也。乃騙吾數元去。

有飲於上海之曲中者。忽一西人闖然入。坐客愕然。顧此西人乃作乞憐狀。妓主人曰。近時有之。不知何國人也。予之金則去。一候補道聞言。遽出銀一圓畀之。遂去。咸歎曰。洋人作乞丐。亦大佔便宜也。

前十餘年。上海初出游戲報。載居民拾得路人巾裏。守候其人回付之。裏中大有銀鈔。其人謝之。不取也。已而有天主教之西人見此事。亟函游戲報館主筆。問其人在地所在。且曰。此等事在吾西國。必大喧傳。大小報紙必皆登載。人人稱頌。乃貴國如此。

寂寂。僅見貴報。亦不詳其名。何中西風俗之不同如此。

又庚子有自北省逃至上海之難民女。至大馬路南誠信煙室。向煙客乞錢。一客與之獨多。次日亦然。且與之有戲色。女端然曰。客無然。吾今雖乞。吾良家也。客惠我甚感。若意別有在。請反前賜。客悚然止。此事見繁華報。余驚異。欲遣人物色之。遷延不果。合上二事觀之。則吾國好善心之淡漠。良可異也。

揚州鹽商某。積資至三十萬。性極吝。年七十。衆謂此番生辰。必宜有以相餉。某唯唯。乃預戒販雞鴨人曰。某日吾將請客。可以晨來。吾自稱量。皆諾。是日來者紛集。而某不出。使人勞之曰。主人以汝輩遠來。不可無以相餉。各與麵一碗。衆喜食之。久待猶不出。午又各餉麵。衆又食之。逮暮始出。則雞鴨屎尿連下。斤兩乃大減。某平生事類如此。今七十餘。猶自出買菜也。此事許九香觀察說。

許君又言。先時在家。嘗勸豆餅出口者。每餅捐一文。爲賓興及諸善舉費。衆皆諾。一富翁乃不可。許曰。君何爲若是。今衆已允。而以君一人敗大局。何苦如是。此人曰。君

殊不知爲我計。彼等皆小戶。貨少。歲捐只十餘千耳。吾貨獨多。歲乃五六百元。吾安捨是。許曰。君爲善事。則自君以及子孫。歲均得捐五六百金。不亦善乎。某曰。吾安能保子孫能如是哉。許忿其言曰。卽不然。君助善舉多。子孫卽零落。少者可入育嬰堂。稍長入義塾。老者入養老院。婦女則入清節堂。何不善之有。某恚控官。謂許勒捐。官嚴斥。將治以阻撓善舉。某大懼。轉使人求許言和云。然距今不二十年。此人子孫果已零落矣。

郭小汀部曹言。鄉人以饑。羣設廠施粥。一富人亦使人潛往取粥。爲主者所聞。則留其使。以佳器盛粥。媵以小菜四品。次日。自往謝之。因言君乃食此。是於意甚厚。宜出數百元爲廠之光。某恐發露其事。乃出金如數。

上海浦東高橋地方之陸家。自元明以來舊家也。屋七八百間。並小有園林之勝。髮匪首領某據之。匪平後。陸之子孫歸視。狼藉不可言狀。惟牆上忽留一聯曰。山大能容虎。水清不見魚。或謂中適嵌大清二字。意士人陷賊中。尙不忘本朝。書此以見意。

者。余家舊居杭之館驛後。在振綺堂老屋之西偏。道光中。俞吉庵先生館予家。嘗畫梅於壁。亂中亦爲賊踞。後此梅乃宛然無稍損。大似有意存護者。後實爲官邸。輒被刮剝。是官尙不如賊歟。

北京煤市街。有陽春居者。老肆也。已而肆夥數人。瞰主人得利。卽分出爲某店。前年肆中一夥。本主人之戚。忿諸友多欺主人。一日忽自破腹死。報諸警廳昇之去。以藥活之。訊以故。堅言無他事。惟願死。遂揭傷處而沒。東夥均不被其累。亦異矣哉。

去春京中雪甚。一日正雪意濃密之頃。有十五歲小兒。坐手車行北城。曳車者亦纔十七。坐車之小孩。忽託言欲溺。入廁中。又呼曳車者入。遽欲鷄姦之。剔擗良久。二人咸狼藉滿身。適一十歲小兒至。見其狀。乃呼警察拘二小兒去。又有十二歲男孩。被十七歲女孩誘之強姦。至出血。歸哭訴於家。亦控警廳拘治。二事相鉅。纔十數日。亦異聞也。

近來麻雀牌甚行。男女雜坐。不以爲嫌。因而涉及溱洧者有之。京曹某君亦酷嗜此。

有客同嗜者至。輒曳入局。不足。則使妾出足之。顧不能無防。則以板午隔棹下。使足不能相觸。噫。用心亦苦矣。（按午字。卽十字花之義。見周禮儀禮。）

十餘年前。余在申。偶呼人力車。與錢覆之。多一文。以返余。此事當時余殊不覺異。後思之。乃驚爲難得。又余友徐芷生部郎。車中遇丐者。與一文。車夫曰。若輩壯而情不事事。君與之錢。適長其情。噫。此名言也。而不意出諸車夫之口。

或行於京之後門。有得鴉雛者。母鴉隨而噪。聲甚淒切。或聞而悲之。請其釋此雛。再三言不可。曰。吾晚餐乃恃此。久之。母鴉猶追鳴不捨。或請以錢贖之。此人乃曰。此無與汝事。吾必食此。然後快。劉君後告余。甚恨其忍。余曰。昔桓溫伐蜀還。有捕得猿。繫諸船首爲弄。母猿緣岸叫喚。終不釋。久之。船偶近岸。母猿一躍上船。大叫而絕。剖視之。腸已寸斷。桓溫惡其人殘忍。令科罰。此亦古人科罪之有意味者也。

都城西山之翠微山。有八寺焉。中惟燄光寺與靈光寺。已鞠爲茂草。今靈光已修復。改爲重興寺。或告余。庚子聯軍既入。有拳匪餘孽匿翠微。居燄光者居多。靈光次之。

拳匪無所得食。則以近村富人韓姓至。勒出萬金。韓請減不許。竟殺之。韓之妻子擬控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逕入城控諸洋人較佳。則果以兵隊至寺前。匪猶高臥未知也。聞鎗聲一排。乃驚起。倉皇出禦。盡被殺。且曰。寺藏匪亦宜燬。遂燼焉。一塔甚宏壯。鎗礮均非宜。則以火藥轟之。今惟存瓦礫矣。餘怒及靈光寺。亦燬焉。

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至戚也。願代任斯職。大喜。遂棄軍去。方領軍。則姦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無一人得逸者。是時余在申。見南京人丁二仲。其兄爲營中文案。亦死是役。以上二事。其吾國自相殘殺之一端歟。

銀行之例。午後三點鐘下鑰矣。雖有大滙款至不問也。近日海軍處將滙購船價於英。其數爲四萬磅。部員至滙豐銀行。已過時矣。行之買辦曰。時已過。須明日矣。是無如何也。某悵。自咎遲緩而已。比及署。則滙豐之大班適至。大怪。問何事。曰。貴署滙款事也。以今日金價稍平。過是恐益高也。某大喜。且愕曰。貴行非過三鐘不辦事乎。曰。

誤矣。所謂三點鐘之限者，平常之牌子如此。若要事，豈以此限。實則吾輩終日辦事也。某乃與之交接。事已妥洽。而華人之爲買辦者，尙未知也。

己酉。國喪禁戲。而梨園子弟，實不能枵腹以待。而以園屋爲業者，則往往以演影戲爲度日計。久之，乃請於警廳。但唱而不舉大樂，不塗面，不着新衣。然觀者不多。已而則遇戲劇中本用喪服者，則仍掛衣。有時全戲皆不掛衣。忽一二人獨著之，或小戲中花旦獨著衣。正似顏垣敗礎中，忽現牡丹一朵，極爲可笑。後則雖有說白清唱之名，而一切如常。但不用鑼鼓而已。上海則租界中各園，不能盡如教令。嗣以官場極力相爭，卒至藉外人相抗。三日後，卽演戲如故。於是與南市之戲園，相去不數里，而喧寂頓易。雖各報有以爲諂者，然生計所在，安能盡以苛禮責之。逮持之過激，而以外人爲盾，此固不必盡咎若輩也。

去年有張慶麟者，忽登報爲失其磁瓶。且謂係其馬夫之友。曾在瑞中，承處爲馬夫者所竊。瑞公已移督湖廣，命查之。乃無此人。遂已。張乃騰書函各報，呶呶不休。大似

欲與制軍尋釁者。其事殊不值一哂。按瑞制軍羣從中。前二十年在申。頗有與無賴爲伍。事狀亦多。制軍爲江海關道。頗有謂其卽前人者。謀攀援者不一。尋知非是。廢然而返。猶憶張文襄督粵時。一老尼踵門請見。自言與文襄爲前生夫妻。今生必須一面。拒之。則坐大門。喃喃誦經。逐之亦不去。後經兩縣遣差役驅之。始去。此尼亦夙聞文達撫蘇。頗禮僧尼。謂文襄必與同。乃以此術進。今張之爲此。得無是歟。

都城風氣漸變。多有坐手車入署者。惟大理院及審判廳乃不可。嘗有坐手車出者。一案中人直前曳之曰。署中傳我來。何又置不審。請示我。曉諭良久始去。

近來戲曲盛行。二黃。內中脚色。復以老生爲最貴重。前數十年。羣推陳長庚爲絕響。近來則汪桂芬。譚鑫培齊名。然二人聲價絕高。汪性尤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臺。以此涉訟屢矣。譚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戲外。如有堂會戲。須其登臺者。每齣須五十金。兩齣則百金。尙須主者夙與聯絡。方肯至。兩齣而止。不能增多。近楊蓮帥爲北洋大臣。酷好觀劇。偶聞譚至津。一日與某鹽商言。欲得譚入署演劇。往請之。不

可。曰吾來津以游故。安暇屑屑爲此。固哀之。猶不可。然某鹽商以取悅大帥。乃求與譚友善者更往。譬說萬端。類乞其垂憐者。並許以千金。乃許。然僅一齣而止。蓮帥大悅。賞八百金。計是日所得。都凡一千八百金。吾國蓋未始有也。聞者咸咋舌不已。聞常時浼譚者。若不得當。則必往求其妻。並其長子。復須別有賂遺。故卽賞金。亦不止五十金也。

京中人喜譚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園號爲譚所開。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願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爲之減少。並有謂若譚死。願以身殉者。亦可謂奇矣。

或諷譚絕人太甚。譚曰君殊不解事。使吾聞召卽至。人將賤視吾與常優等。且東呼西喚。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爲愈。且質言之。此等歌曲。實亦何足聽。若日聒於人耳。人且唾棄不暇。故與其隨人以招厭。無寧自高以取重。

吳□□者。浙人。爲天津阜康夥。阜康爲杭人胡光墉所設。吳遂冒稱胡子。莫之辨也。

有陳某者。存巨款於上海朱氏所設之華裕豐號。陳死。吳覘知其家無人。乃僞爲陳生時借俄人老滿之借券。俾老滿控之華官。欲提存華裕豐款。時華裕豐已盡與徐雨之。不肯付。曰陳氏人來取乃可。他人不能竟取也。後李文忠查知吳與老滿之奸。遂捕吳付所司治罪。而以老滿交領事。領事遽解老滿回俄。斥之出俄籍。後乃入華籍。吳發軍台。善攏彼中官場。乃居住自由。此辛巳事也。至癸未。乃突以三品銜同知充新疆委員至津。時張靜達代理北洋大臣。吳翎頂入見。巡捕猶舊人也。私曰。此前年赭衣出口者。今乃衣冠來乎。靜達微聞其語。既詢得其故。則大怒。復充發新疆。後又回津。吳姦詭百出。乾沒法商人巨款。又庚子乘亂大有所獲。累致五六十萬。竟居津爲富人。

戊戌辛丑間。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爲源豐潤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蘇人彭氏之壻錢某。並浙人錢丙渭。於毗連租界之地名西開者。造房六七百間。中並設巡捕房。有犯事者。輒由公堂科罪。因官商鈎串爲之。大府竟爲所矇蔽。在華人以爲係租界。莫

敢過問。在西人又以爲華人之地。莫之理。久之始敗。其屋則半爲詹某抵帳。餘亦爲各人分去。時王文勤爲北洋事。皆姑息。竟未窮究。

餘杭一相士。覬一富人郎某之金。顧無術得之。已忽得奇策。郎攜其兩兒至其處。兒貌尙秀。相士乃潛以小旗刀劍之類。潛墜郎祖墳中。一日郎又攜兒至。相士視兒若甚驚者。曰賢郎之貌。殆非凡品。平常富貴。不足擬之。意君家墳山風水必有異。堪輿某君精此術。盍與之往觀。如其言。遂三人同往。堪輿者亦大稱葬地之善。曰竟得龍穴。真奇事。試掘墳前地。必有異。掘之。果得旗劍等物。二人遂交諛。謂必登九五。郎本無識。遂入其言。居鄉里間。頓自岸異。以堪輿者爲軍師。歲與之二百元。相者忿然。乃問所以處己者。郎本未奇相士。然亦以爲副軍師。歲百元。相者大恨。乃首諸縣。縣不審是非。卽率人往攻。盡殺其家男女二十八人。亦慘甚矣。

五大臣之隨員某。一日偕譯人赴英。肆曰。欲得最佳之梳篋包。肆人出一具。乃婦女用者。嵌鑽珠無算。云須六千五百磅。譯人乃云。彼所須乃男子用者。少頃亦出一具。

云此非最佳者。若嫌未善。則明日當以佳者至。然此人初不意價之巨。乃如此。無已。與譯人商。故謂其式不合。乃購其百餘磅者。怏怏而出。

又一歐陽某。住逆旅中。忽欲鑲牙。因使人召之來。逆旅人則請最高者至。造型配質。往返凡三四。既成。以價單至。則需百五十磅。大驚。問諗彼中事者曰。豈英倫配一牙至一百五十磅歟。曰。孰使汝不自往而迎之來也。往與論列。醫曰。凡來吾肆補牙。固有定價。若請吾至家。則不以此論。須知吾在肆。每點鐘必可得利若干。今費吾若干時。吾必照算之。非謂一牙之值須如此也。辨論再三。乃與以百二十磅而罷。歐陽位分微。月給不多。此百二十磅。已去其薪水之半矣。

余聞馮令之同年言。法部有鈺麟者。某旗人。今年六十有二矣。由吏部筆帖式積升。至郎中。當光緒十五年。御史屠仁守（號梅君。湖北人。同治甲戌進士。由翰林官御史。）以內府屢興土木。上書極諫。引乾隆中聖訓。有三海宮室具備。後世如有增飾。即非子孫之語。奏上。孝欽太后大怒。斥回原衙門。仍下部嚴議。時徐桐管吏部事。鈺

君以郎中掌考功司印。檢處分例三條以上。一議革職。二議降三級。三議降二級。徐擇定第三條用之。議上。太后謂輕縱。復大怒。并罪議者。於是徐得革留處分。而鈺君與同司主稿某。以承辦司員。罪至革職。此事始終由徐桐主之。鈺與某君大冤。而無可如何也。旋北洋創設海軍。鈺以徐桐力得往投效。甲午敗後。海軍衙門即裁去。先是鈺嘗充神機營文案。至是由神機營奏保開復原官。二十六年選盛京某部郎中。甫到任而拳禍起。奉天陷於俄。踉蹌而歸。歸則京寓錢物盡失。屋亦全燬。其家舊住西什庫左近。受害尤烈。事平。盛京五部又被裁。然舊制曾任實缺人員。例得分選各部。乃枯守以待選。久之吏部新章行。選缺盡停罷。益無以爲計。始於三十二年呈請分發。以郎中掣分刑部爲候補官。噫。若鈺某者。殆所謂鈍人歟。

聞去年資政院議新刑律時。或謂同是婦女。何以處女孀婦乃無罪。某曰。譬如娼妓接客。亦豈能論罪。駁之曰。此是一種醜營業。安能引以相比。後登報時覺此語非妥。乃刪去。又議刑律時。有人引論語君子懷刑。某君曰。吾但聞君子懷德。小人懷刑。

安有君子懷刑。或潛告以誤。乃止。新刑律及民法。雖亦由法律大臣鑒定。然起草一切。皆館中三五人爲之。名爲留學法政學生。實多未入大學堂者。至主持此事。若汪某楊某。則並未畢業。徒以氣概壓倒一切。於是以改正法律絕大之事。皆此數少年爲之。欲全國通行。奉爲圭臬。難矣。

前時達志甫侍郎壽。至日本考察憲法。伊藤公爵謂之曰。吾國憲法爲天皇親裁。願天皇不過受成而已。起草之事。付予一人爲之。館卽設於宮內。故無龐雜之弊。若設於外。則參酌之人必多。異論叢起。事不易集而流弊滋甚。貴國宜亦如此爲善。

聞西人論吾國事者。極謂吾國不必練海軍。大略謂今日列強海軍之精。已至極地。他國卽極力學之。必不能與戰。徒爲彼吸收而已。倘果欲辦。則非能與英之海軍並駕不可。試問中國有此人才。有此財力否乎。

法人伯希和。得甘肅敦煌石室之古物至京。京朝士大夫多與游。伯語及石室中剩物尙多。或曰當電託彼中官場致之。伯哂曰。吾輩萬里辛勤。僥倖乃得此。君輩乃欲

一電致之乎。

柯鴻年在京漢路爲譯員時。松中丞壽偶有所諭。柯輒瞠目曰。我烏知所謂撫臺。我惟知外國工程司。松恚甚。竟無如何。柯在事數年。賊穢狼藉。購地包工。悉有所進。後唐少川爲京漢督辦。斥去之。然已爲富人。今在申與鄭蘇龕京卿合辦日輝織呢廠。瓊州北海口搜查出洋傭工人等。歸稅務司派理船廳辦理。每次華工輪船出口。須往查點人數。並查有無挾帶誘拐。及火食與救命器具是否足用。事頗繁重。曾遞稟總稅務司請求津貼。當經批以此事向由地方官之命。津貼亦宜問地方官。乃稟請督院核付云。又英領事到船查點人數。每一點鐘向收使費七元五角。副領事官因陪同到船查驗。並無多事辦理。每船一隻。亦收使費十三元。向來教堂買地契紙。均書賣主某將地賣與某爲教堂公產。不得寫買主之名。並隸屬何國。近德之駐粵領事。要求凡德國教士所買地。須書明德國某某會購置字樣。當經粵督駁斥不准。

吾國商務向亦似於各國商界得佔一席。然識見實大不足。卽如俄日戰後。商家鑒於庚子燹後各貨之暢銷。遂定洋貨無算。不知今昔彼此情形之大不同。遂致折閱。又乙巳學界方鼓動抵制美貨。而營美貨者。以爲以後美貨不復能來。卽發電定貨。過於往年。後來以定貨不出。大受困難。又上海租界地價極昂。願電車旣開。則地價自平。西人知此。卽不復放手買地。而華人乃昏然續購。悉成虧蝕。至上海爲吾國中心點。無論如何。商業必不能敗壞。今之蕭索。但一時事。而華人但見目前。卽欲賤售其地。不可怪歟。又若橡皮公司。明明奸人所爲也。其地與公司。併不知何在。而華人但見股票驟漲。卽爭購入。致大虧倒。可痛亦可笑也。

前時有一候補道。見某銀行總辦。言能爲彼索得某省開礦之權。請以十萬爲酬。總辦許之。且深致殷勤。數月事成。因復往謁。欲理前說。總辦不見。再三往。始見。嚴問何事。因曲致本末。總辦愕然曰。安有是事。殆君誤憶乎。此事固吾力所能得。何假於汝。意嘗言以千百金酬汝。則或有之。安有如許巨款。某慚慍走去。此事個中人言之。殆

不虛也。

商約禁嗎啡入口。此中人乃乘未宣布時。勾通華人之業西醫者。定貨無算。已而某國訂約者謂。須俟彼中已定之貨到上海。始得禁。不得已許之。於是前之私定者反大折本矣。

近聞桂中匪徒。稍有資蓄。即不欲冒險。舉家居港澳。轉以新鎗潛售舊時徒黨。以爲營利目的。斯亦見若輩中真相矣。

漢人入蒙古境營商者。常欺謾蒙人。蒙人亦時賊殺漢人。積恨久矣。敖罕王有山。禁人樵採。漢人李某嘗出其子。子不得食。竊樵禁山。被捕得。李請贖之。索五千。李許二千。不可。李漸增至四五千。時使人往來遲延。比至已被殺矣。李大怒。乃散家財募人入會。往報讐。名曰小耗。旁近漢人怨蒙古者悉起。隨在焚殺。自敖罕及東土默特。奈曼。賓圖。喀喇沁。翁牛特。皆被禍。死者數萬。時漢人以積忿氣勢甚猛。一童子輒能連殺蒙人。敖罕王全家三十餘口。得脫者僅數人。執王。刳其腹。實以草。焚之。狀至慘。後

蒙人控之京。令大員查勘。頗減輕情節。僅殺爲首之某。及從犯數十人而已。此光緒十七八年間事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務部堂官爲老師。此等積習。蓋非一時所成。緣向來部曹得京察者。皆拜堂官爲老師。外官得保舉者。對於督撫亦然。今則愈趨愈濫。至渺不相涉。但一奏保。卽爾拜門。格愈卑矣。又京官向來最重風骨。故習氣不如外官之重。從前惟戶工二部部曹。事上官頗卑諂。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請安之舉。潘文勤爲尙書禁之。然各官惟潘堂入則謹避之。餘則如故。足見陋習之難改矣。庚子以後。新衙門以次成立。而風氣轉降。初立商部。以堂官爲振貝子也。司官乃自稱章京。甚至袁慰帥在北洋時。陳璧已爲侍郎。至天津見袁。猶下官廳。見時自稱章京。蓋趨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顧矣。又如向來凡門生官驟進。適踞老師之上。則以紅氍拜於老師之門。名曰拜斷。爲老師者則亟稟見。繳向所收門生帖。於是師生之名。一筆鉤除矣。又兩人結異姓兄弟者。一人旣貴。則一人必請以門生帖易回從前之帖。其顯然勢

利如此。

駐各國使臣消息不靈。與本國外部聲氣不相通。蓋無如我國者。故從前使館初設時。各報館新聞記者。時來探吾國事。譯人甚以爲煩。久之忽皆不至。怪究其故。則諸記者以來吾國使館訪事。十不得一。卽偶得。亦往往已爲彼所知。故不復至。以爲徒費工夫云。

漢陽鐵廠。自李一琴部郎任事後。始而整頓。繼而擴充。着着進行。遂爲東方維一之大鋼鐵廠。外人來者。無不嘖嘖稱頌。而尤得意者。則以與美國訂每年售若干萬噸之合同也。先是李君假考察爲名至美。力言漢陽鐵廠鍊鋼之善。有某大商家聞之心動。李因約其來華察視。某至漢陽見之。乃大驚曰。吾輩初亦聞此間鋼鐵之善。願不料規模之宏大如是。然某不敢自信。回國復約精於鑒別鋼鐵者數人。來華觀之。則皆稱其製鍊之精。乃以數十噸運美試銷。不意美人富於保守性。咸相顧不購。其不購也。非有何命令與契約也。不過美人性質如此。且未審其佳惡。姑置之耳。某大

商家乃思得一奇策。卽登一廣告。募人承造輪船。下注明曰。如欲承受此事者。船上所用鋼鐵事件。必用中國漢陽鐵廠之材料。船廠貪圖生意。不能不如所言。逮漢陽鐵廠之鋼鐵到美。美人視此爲惟一之新聞。凡其事業與鋼鐵有關者。莫不十分注意。且多至船廠驗視者。逮至船成。始知此項鋼鐵。不特質地極佳。且價反較之美貨便宜。於是羣思購用。而每年訂購若干之合同。於以定。廠中出貨。除售與美國外。又承造六省鐵路之鐵軌。現尙求擴充之法云。惟津浦路以前與德人所訂合同。聲明免進口稅。而漢陽之貨。反須徵稅。於是同一材料。一則以外國之貨而無稅。一則以本國之貨。運至本國境內。而轉須納稅。此亦足令人不平者。我國於外人入籍之法。尙未確定。而郵傳部中之工程顧問法人沙海昂。獨首請入籍。人初不解其故。今乃知其已於西直門外京張鐵路旁。購置若干矣。又京漢路旁亦購地矣。而向來之權利。一切如故。衆乃悟其入籍之故。近年鐵路交通。漸有精潔旅館設立。然爲此者。大率皆桀黠。力能劫制官府。魚肉良

儒。漢口有迎賓江館。亦是此類。其門口輒敢懸虎頭牌。有旅館重地。毋許喧嘩字樣。地方竟無敢問者。亦可怪之甚矣。

京城娼妓。本干例禁。南城妓寮。皆私設也。自設警察。乃公許開設。而抽捐以充警費。有清吟小班茶室等名目。於是向之貼紅福百順等名者。悉改爲某堂清吟小班。及某某茶室。聞首改換者。以其爲明許也。輒大書奉憲（或云併非憲字也）設立清吟小班。或阻之乃止。噫。閭巷鄙夫。無不懷奪席之志。稍一不慎。卽冠履倒置。世有誤會平等之意。而致教猥升木者。其亦稍加意乎。

近來優伶。以新黨屢言泰西重視優人。遂稍與善舉。遽欲與衣冠齊等。輒自名爲藝員。不知旣以娛人耳目爲業。而其操術又極卑下。遂欲援一二不根之說。欲人尊己。吾國所謂新者。乃如是耶。

近有霍力士。大獲名於上海。常與美之力士約。比力。已而美力士不至。乃罷。後聞美力士聞華人搏時用足。又有手點穴之法。而西人無之。與霍言。欲舍此二者。乃可。霍

以此傳之師友。不能舍己之長。以短與人角。因此遂罷。

去年有伶人在京演新劇者。爲留學生。乃言吾輩留學數年。今留學未畢業者。均躍爲大官。坐客有羣吹脣藐之者。噫。彼一真留學生。而爲戲中之留學生。又以戲中之留學生。而爲真留學生之語。諷座中之留學生歟。抑聊洩胸中之不平歟。亦可醜矣。蘇州前因皖賑演戲。某醫院兩學生亦赴演。演一暗殺。乙持真刀直前。甲竟爲刺死。後經官勘。則謂甲乙演習已久。而是日甲衣中護板等物脫落。致遭意外。遂以此結案。近有人謂此案實大有疑竇。蓋此齣之後。有一齣暗殺案。亦定甲乙演。劇中行兇者係用鎗。或潛視之。則鎗中實彈焉。又檢甲身畔有金鋼鈕。西國婦女用物也。則案中顯有別情。不知後來何遽含混了局也。

漢口洋人踢斃車夫一案。其中最要之處。則在作報無傷一語也。因此愈無以爲詞。而遂坐曲於華人。惟漢口輿論。堅謂實係踢死。而作報如此。以致外間疑謗。羣興。或曰。是有故焉。其不得傷痕之故。實緣作作之未精爛。非有他也。聞乾隆間鄂

省亦有人爲人踢傷下部而死。驗之無跡。官不爲理。然死者家有勢力。屢次京控。官不得已。擇死囚。使人踢死。驗之。傷乃在牙。遂平反。且存案。今鄂之官吏。不知有此。致沈冤莫雪。交涉爲難。可恨也。

去年鹽政處派人至各省考察鹽務。浙之甲商。以鹽商艱困。請鹽價改錢碼爲洋碼。時至浙者爲晏安瀾。乃請於部。許之。而甲商周□□等。乃假此以圖利。控稱所用運動費至十萬之巨。因攤之散商。此事散商不知。晏亦不知也。已而鹽運司衡吉知其事。乘機索之。得四萬。衡之落職。蓋亦由此。晏後聞其事。甚怒。或勸其檄浙中究其事。而晏畏事。蓄縮不敢。僅罷一衡吉而已。

向來借款。皆書明九五扣。甚至有九扣者。不知者以爲此卽經手人之利益。不知銀行指此爲印票。登告白。及專人辦理此事之需。萬一股票滯銷。仍須扣折售去。故必須折扣。其折扣之多寡。則視事之危險與平常。及抵當物何如爲斷。若經手人於中有無利益。則存乎其人。然非折扣之皆歸經手人也。

李德順爲津浦北段總辦。穢聲狼籍。購料取扣無論已。最可怪者。竟預估全路應用之料件。悉向德廠訂定。如此。則回扣皆爲彼一人所得。真奇想天開也。

聞李亦有被人所弄。致受虧不能言者。蓋李收貯物件。絕無規則。於是付洋行之款。已付收條後。或有夙與洋行說通。至李處將洋行所付收款之收條竊出。仍令洋行向李收銀。李覓收條不得。惟有重付之一法。無從開支也。（按歐美等國爲法治國。則凡此等憑據。皆爲必要之物。故付款必須付收條。而收條必須藏貯勿失。吾國性質散漫。輒至遺落。或存放無一定之處。致一時不能尋覓。黠者知其然。乃姑開帳重行收取。若不能示以收條。則勢不得不重付。此事西人未必爲此。惟一種曾至西洋。又熟華習之華人。則不免覷顏爲此。余在申有牙醫生來收款。余付之。掣取收據。無幾。復來取。幸前之收據尙在。取示之乃已。此事誠爲無恥。然重收彼可諉爲偶忘。或謂另一司帳者未接洽。致有此。若無收據。則彼乃可以不付款控訴。故敢冒爲之。故西人購物付款。必須取收款之據。非若吾國之可任意。此亦法治國之流弊也。

近報載四川新繁縣人吳虞曾。留日學法政。畢業回省。充各學堂法政教習。一日忽發傳單。歷數其父過失。衆人大駭。經諮議局糾舉。又經川紳周鳳翔等稟控。經護督王公飭檢察廳起訴究辦。風俗之墮落至此。豈不可歎。

又四川陸軍公園。以四十元在勸工會買梳妝檯一具。陸軍乃專有公園。且買梳妝檯。真奇絕。

英之小學生。近惟禁擊腦耳。非竟全禁體刑也。而調查者將此事抹殺。於是小學堂之約束學生愈難矣。

近報載交通銀行於鈔票之已經塗抹者。不肯收用。不知然否也。按此於營業極有礙。匯豐道勝等。則無論如何塗抹。亦收用。聞歐洲國家銀行。無論鈔票曾遭水浸滲。或置衣袋中。洗衣時忘取出。致漬濕且揉皺。然但能辨爲確係本國鈔票。並能辨爲若干元。亦即與之。若經火者。但須紙形可辨。亦無不付之理。蓋不如此不能昭信用也。近正金銀行之鈔票。若裁半往。彼亦可付鈔票所署數目之半。其所以爲招徠計。

者至矣。

都城近年修理街衢。清潔溝渠。遂與前此有天壤之別。因經費未充。凡大小胡同之街榜。未及悉造。又不能令巷中人公率錢爲之。於是有資力者。或以營業所關。自捐資爲之。於是跬步之間。華樸頓異。如東堂子胡同與民政部街。相距纔里許。而以外務部與民政部之差異。其胡同之牌樓乃大異。又如金魚胡同爲那中堂住宅所在。華麗與東堂子胡同相等。至於各胡同之橫榜。由胡同中之大公司。或他商店造者。輒以公司或店榜置於街額之下。此實非體。而外人所設店肆。亦從而效之。如棧背胡同。忽施丹漆而施直榜。且外人於租界外設肆。未明許也。都城各處。以庚子軍務之故。未能撤耳。何忽許彼施招牌於街額之下乎。又外城之韓家潭。大率營業不正之人所居。而所建街額。仍書衆紳公立四字。而莫有問者。是雖細故。然亦見行政之少精神。

以小白紙爲名刺。非吾國制。留學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否則實不必用。若用之中

國人無可爲說。用之外人。彼不過笑吾國人好學外人而已。惟旣用之。則亦宜究其式。外國用名刺。大小亦若有制限。最小者乃娼妓所用。而吾國衣冠中乃用之。何歟。又國喪時用白紙名刺。尤可怪。蓋外人執喪。必於名刺四圍。用極粗之墨。闌標識。平常之刺。則吉服所用也。今持國喪而用外人尋常之名刺。彼不笑我糊塗。必以爲我不服國喪。此必然之理。不能以吾輩不解外人語。遂付之不知也。

居租界者衣服詭異。旣無人足以禁阻之。而不意轉蒙斥於賤豎。聞凡洋服者。乘車必須增值。否則不應。其餘購買物品。亦多如此。余嘗行過法界之三茅閣橋。有小兒數人。謾走曰。打假洋人。打假洋人。蓋適洋服者過。小兒輩怪而逐之也。又一日薄暮。有一洋服者。過四馬路。見路旁妓。輒出手批其頰。走去。路人羣詬之曰。此種人不知自命何等。著外國衣服。輒肆橫於路。海上小報遇此等人。輒目爲獅頭驢足之流。蓋謂其鬚髮如獅頭。足著黑襪若驢足也。亦可謂謔而虐矣。

壬寅。蘇報事發。當事者檄拘其人。而依例先解會審公所。中一人則西冠而服道士

服時會審者爲德領事。覩之甚怪詫。遽叱捕強使跪。且謂汝中國人何著此等衣冠。按西官肆橫。半爲爭權。而此獨非是。蓋以異狀之猝接於目。不覺其出於此也。

有辦交涉人員居上海。而僦一洋房居者。或戒之曰。此甚不可。蓋此等屋月租雖已甚大。而實下等西人所居。若外賓來。將爲所輕。不如租一五樓五底之華式屋。彼轉不能有所低昂。與外人交接者。不可不知。

西人最尊重舊俗。故雖千萬里外。英人則用英俗。法人則從法俗。推之他國。莫不如是。有太違異者。則同國人必羣非之。蓋俗尚之從違。與其國家思想之濃薄。極有影響。固不能不致謹也。

或有作超妙之談者。謂世界大同之日。自政教外。語言。文字。衣服。飲食。及一切習尚。將無不統一。然必以漸相就。則我之從西俗亦其宜也。此論誠高不可攀。願吾恐各國自守其俗如故。獨我乃舉國成爲非驢非馬之形狀。將復何如。

聞人魏季抒京卿瀚。余初聞其爲船政學堂學生出身。後以辦船政與法人不合。辭

去。余頗企慕其爲人。後聞其至粵。歷見委任。顧出入十餘年。未嘗有所表見。甚至以一人兼八局總辦。事盡叢脞。前總辦廣九鐵路。向例凡付款。必總辦及洋帳房均署名乃可。魏以忙故。悉託之洋帳房賴德。從而生心。肆意吞沒。至七萬餘始覺。其法則以己所署名之紙。向銀行取出。旋別立一簿。爲己存款。後雖拘交港官。判監禁作苦工二年。而吞沒之款。則不可復得矣。

京奉京漢。雖借英比之款。然實吾國自造之路。既爲吾國之路。則名稱等悉依吾國。何不可之有。乃當事絕不加意。於是京奉則以英里計。京漢則以法里計。而公司帳目亦英法文各異。尤奇者則兩路所用電報。亦英法文各異。假使有事。卽彼此不能相通假。蓋辦事人之顛預膜視。固無逾於吾國者。

近者又與外人訂禁嗎啡之約。按嗎啡之外。尙有高根。亦有醉性。後以日本公使不以爲然。遂止。蓋上海之各種戒煙丸。非此則不成也。

初與英人訂商約。許其內地立行廠。不逾數月。而鄂湘沿江沿湖之地。幾盡售去。而

咸以華人出名稅契。故莫有過問者。蓋洋商一聞此耗。咸怵他人之我先。故一時爭購。數年後。一湘中要員至申。聞某洋行買辦言之。忽恍然曰。怪道某年湘中沿湖地買賣如此之多。原來爲此。

英人雖立此約。而一時不實行者。則以在英國之各廠家阻之也。蓋既在中國設廠。則工運並省。價必廉。而英國各廠之貨。將無銷路。卽各國商家。亦同此意。故力阻之。或謂十餘年後。在歐洲各廠之機器漸舊。則恐仍將連袂來中國也。

江口者。江西人。其父亦某省候補道。自謂嘗留學日本。乘都中新事業勃興。乃用種種名色爲騙錢計。偶聞其一二事。錄於下。可恨亦可鑒也。江嘗設女工傳習所。招募爲縫工之婦女至。月徵學費三元。三月畢業。尙須盡義務。實則僅租勝家公司縫衣機器三五部而已。此等機器。數日卽可學成。而江不許其畢業。蓋欲強諸女工爲作工也。然此等人皆恃作工爲生活。安能久待。羣起譁諫。乃稍遷就之。又嘗設女工展覽會三日。來觀者人納銀幣一枚。而中乃空空無多物。有山西人洵洵欲毆之。不

知若何了結也。又設女學堂。延一女教習。言明教功課二門。月薪四十元。後則二門者忽增爲七門。又兼管理員。月薪驟減爲六元。女教習之夫將大肆撻伐。乃增爲二十元。冬則堂中間僅置一小火爐。而徵每人煤費三元。其他事大率類此。一時竟無干涉者。亦可怪矣。

江南模範監獄成。工程殆十餘萬。監房三榻。夜有電燈。日間許至房外散步。星期日有宣講師講說道理。使之向善。此等宣講師。每星期則講一小時。而月薪乃百元。尙有可異者。聞諸犯樂處舊監。求勿遷模範監獄。蓋舊監之不便人者。湫隘穢惡而已。是非彼等所懼。而自由則達極點。苟使費不缺。能與彼等合羣。則狂歌暢飲。吸鴉片。開賭。悉聽其便。至資格已老之犯。則更有利益。蓋向例新進之犯。須納規例於典史。禁卒及老犯。及資格稍深。便得分彼等餘潤。年愈深則得愈多。而內牢之龍頭。則利益尤不可思議。內牢咸禁死囚。所謂龍頭者。即資格最老之重囚。已三次不見勾決。得以監禁終身者也。內牢諸囚。悉聽指揮。無敢或忤。且有於獄中開小押當者。歲中

貿易可數萬。故卽赦令出。必苦求勿出。至獄中接眷入內同處。或竟娶婦。亦時有之事。女牢乃至賣淫。伊等度模範監獄必不能如此。故求勿移往云。又重囚須處決。則先自知縣傳知典史。由典史輾轉以命龍頭。龍頭知爲差使到。則召此囚饗以酒食。此時囚始知將被刑。將出。飲以藥酒。人卽昏迷。此爲龍頭之酬報云。

審判廳旣立。官民不相習。故笑話極多。而輿論咸謂新律太輕。不足懲姦。至鄉僻不知變法。苦於呼籲無門。而訟棍刁民。已覷隙而得間。以施其向來刁狡手段。爲可恨也。客自江南來者。述一田主送佃戶至初級審判廳。佃戶問官曰。此間用新牌調乎。抑用舊牌調乎。詰其說。曰。吾聞皇上有恩典加吾輩。使不受昔日之苦。故特相詢。官曰。此爲審判廳。自依新法。曰。旣依新法。必須兩造對質。安能獨拘被告。官不得已。翌日以原告之抱告與之對質。佃戶曰。此奴隸耳。吾乃國民。安能與對。須原告親身至乃可。官知會原告。原告以若輩本刁抗。今若此。更難如志。竟罷訟。

## 汪穰卿筆記卷四 雜記

上海租界多特別之規例。久居其地者。稍知一二。如行路者不得攜軍器。甚至達官之戈什哈。懸刀亦所不許。婚喪不得行大馬路。但得經過。人死停柩。不得過三日。外國人不得住中國客店。如此類者甚多。

各國律師。非經公堂承認。不得上堂爲人辯護。

凡一案先經某國領事館中人會審者。則第二次上堂。亦須某領事人會審始可。黠者遇有訟事。乃預鉤通某領事中人。則訟事易得勝利。此等大約小國領事等爲之者居多。故時有煩言。

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所。凡發傳單。皆不用英文。近英商哇活控義記外國成衣店。經英領照會公廨委員寶大令出單傳究。廨差照例將傳單至值年領事及英領事簽字。送至總巡捕房。請派探協傳。而捕房西探與繙譯。以公廨傳單係華文。未譯西

文不肯收受。該差回稟寶大令。大令卽函致捕房代理總巡麥高雲君。略謂公廨傳單。不論洋商所控。華商所控。向章由廨出單傳訊。歷數十年不更。今貴捕房西探繆譯。忽欲將傳單譯成洋文送傳。實與向章不符。應請仍照向章傳究云云。

庚戌年。上海典商公稟限制小押數目。經總工程局總董議向有押店之外。嗣後不准添開。經縣曉示。乃有翁治元者。將所開明和押貨。歸併與淞興取贖。一面仍以明和牌號另設別圖。經田大令批謂。典當遷移圖分。尙須換請典帖。押鋪反可移徙自由。有此理乎。且此端一開。則凡閑歇之押鋪。皆可將牌號轉售與人。而私押竟無減少之日。則典當盤替。更無須照章取帖矣。事關國家稅課。部章禁令。非自治所得干預。所請照會。尤屬荒謬云云。

上海租界。向不承認爲引地。不允中國設鹽卡。不許中國緝私。故鹽官之權力不能至。惟各醬園似未知此。一律仍繳鹽稅。前數年浙江忽欲行官鹽於租界。爲西官所阻。於是醬園始知之。繳課一事。遂爲難矣。

向來各路皆有總局。有督辦大臣。月薪一千二百金。以下委員。名目繁多。薪皆極優。另有局用。數亦不貲。前數年部中歆其利。乃置局於部。凡各路之局。悉併於此。惟督辦等則薪水如故。

唐少川爲京漢鐵路督辦。始建議於京師。建京漢鐵路總局。屋西式。甚閎麗。地臨長安街。初築時。後門適與伍秩庸侍郎相對。一日余謁侍郎。方余出時。侍郎見此亦驚歎。聞京奉總局將建於津。閎麗亦同此。至京漢未贖回時。局在東交民巷。既贖回後。法人以地係使館界內。租自法人手。不准華人入內辦事。遂留爲局中洋人寓所。訂期若干年。期滿則屋亦爲地主所得。以抵地租。此等計算。良非吾輩所能知也。

京漢京奉京張皆歸鐵路局。惟津浦乃獨立。仍置大臣領之。前領於呂鏡寰尙書。去年呂罷。徐菊人尙書領之。繼擢中堂入軍機。而仍領此路。噫。津浦路者。商業中一小部分耳。而必以至高之大臣領之。吾恐吾國大臣之不足於用也。

吾國百凡事業。局面大者。則糜費以漸而大。而官場爲甚。官場而有洋氣者尤甚。聞

大清銀行。每年開支王公大臣慶弔之禮至萬金。夜間行人咸歸。而開支電燈費。月至五百金。今始刪除云。

前數年風聞津之銀幣。以質稍輕。至不能行市面。已酉春。局中公然登告白。令藏此銀幣者。於十日內攜至局兌換。則照市價收取。過期則不收。是則幣之不能行顯然矣。都計所餘之銀。必已巨萬。此項果入何人之手。竟無人過問者。亦可謂失罰矣。銀行之理事。使檢察行中之弊病也。聞大清銀行之理事。直自挪用。且即以己名作保。真奇突哉。

外務部某君曰。警察欲故示不畏強禦。故遇達官及貴人。則故意摧折之。然至總局後。則局員謝之不遑。是彼之爲此。無乃故以駭衆乎。余謂警部未必如是。蓋豪強氣餒甚盛。則抗之者未免稍過。至局員謝罪。此出不得已之勢。若謂故意如此。斷無命警兵。則爲其強。局員可爲其弱之理。蓋不悅之者之心中。有此意境耳。按此前六七年事也。今則遠不及矣。蓋警兵抵抗貴人。動獲大咎。而警廳復無以慰之。而失職乃

無人過問。則誰肯爲之哉。

乙巳冬。周玉帥至上海。勸會審事。力持強硬辦理。後所辦僅不賠款而止。大爲外務部人所笑。按此外務部說現成話也。

近來各報多載歸善江孝通孝廉逢辰詩章。按江君爲人絕清潔。人世營謀一切。若未知也。詩文均如其人。又孝於母。而家寒不可爲活。嘗遊番禺梁節庵先生門。梁後游於鄂。乃言於張文襄。請江君至鄂分校某書院。卽主於梁。余與江已丑鄉榜同年。得時與相見。但覺其氣宇澄澈。無絲縷俗塵。後江君回粵。遂久不相聞。又數年死矣。臨死猶戀寡母。滋可悲也。或傳其在鄂見文襄之笑話。然正足見其不俗。向例督撫以賓禮相待之客。必送至轎。轎預入待於二堂。文襄送江君。巡捕號房未見江轎。而內促不已。乃由號房設法強他人轎入。且俾昇江君歸。江於此茫然也。居數月。又見文襄。促轎如故。號房曰。是江老爺乎。是有成例。復以他人轎昇歸。江猶茫然也。報有載湖北官場嚴姓訟妻事者。按嚴某十餘年前已出一事。而不意今又如此。人

家不自整理。致中壽之言流行道路。可歎也。彼時余寓鄂。聞有嚴姓道員新死。乃失其次子所在。跡於向所聚賭處得之。強曳以歸。既成服。則喧呶欲與其兄弟輩分家。甚至絲縷不遺。顧其人絕蠢。不知物之輕重。凡器用一無所遺漏。而一切票據。乃多不及。多爲兄弟所得。某既得產。一日忽命轎渡江。其老僕異之。潛隨往。則見某至漢口一狹巷口。命停轎。潛入巷中。僕見其與一老人數語。卽出懷中紙裹與之。僕駭甚。亟叩所以。某始猶隱不肯吐。繼乃曰。吾託其買妾耳。僕曰。公子知此人何姓名。住何處。憑空與之銀。無慮耶。某始皇急。僕則與諸轎夫四出求之。果遇諸狹徑。僕固剛硬。老人亦奸猾。良久乃得強半以歸。久之。某乃潛娶一妓。置諸漢陽某宅。其父之門生也。已而爲妻之母偵知。卽今各報所謂臬太守之夫人也。遽率家人至漢陽某宅中。某無可避。惟有束手聽處分而已。妻母又責其妾曰。汝卽欲嫁人。亦宜視其人足恃否。試看若此者。足倚以終身乎。妾泣曰。余之事悉聽命於假母。安得自擇。於是遣其妾而曳某。並取其衣物歸。亦有爲居停主竊留者。某既歸。雖被禁不能出。而思妾殊

甚。致魂夢顛倒。妻患之。禱於廟。且祈籤焉。廟之道士揣知其故。則以語言偵伺。盡得其實。曰。此宜以藥愈之。土偶安能爲力。婦亟問何藥。曰。與我五十金。先符半。他日來授汝藥。復與我半。此藥使人忘舊事。祕方不能告人也。婦深信。以藥飲其夫。則遂眠。不語不食者累數日。家中人皆大譁。覓道士亦不可得。妯娌咸曰。倘果不醒。則吾家出謀死親夫之重案矣。婦亦懼。醫禱四出。久乃醒。則性識迷罔。問以前事。悉不之知。此從前事也。意後此又有無窮變化。致成今日現象歟。

報有載西人控百年前之產業。地更數國。官亦屢易。而居然得直。成一富翁。此惟法律成立。案卷保存。始能爲此。因憶戊申粵人江君孔殷至申。謂余曰。吾今可成一富人。雖不及百餘萬。若數十萬易耳。余怪問其故。曰。吾祖於前四五十年。在上海營業甚廣。余家牌號。四遠皆聞。不幸失敗。致地皮皆抵於人。而全家回粵。然未賣絕也。後來輾轉抵押。顧無一人能公然名爲己之產業者。然則余出而承認之。孰能阻余。况又得蔡觀察爲助。今之地價較前數十倍。非卽時爲富人耶。久之。又見余曰。敗矣。

余所希冀。不能得萬一也。叩其詳。曰。此種契券。既皆在人手。而余家於其地之都圖。方向畝分。又無清單。既輾轉數手。而中人及地保。咸已易人。何從蹤跡所在。况地價既漸高。則轉押必加價。更添一切耗費。恐所得亦無幾。祇得置之矣。

朱敏生年丈嘗謂余言。前供職軍機章京時。一同事請衆人於休假日飲於酒館。屆期。諸人咸集。久之。主人不至。以爲必有事故。不能出也。亟呼飯。同往其家。叩其閨人。則自其太夫人至其子女。固皆無恙。問主人何作。曰。在書房中習書小楷耳。羣怪之。擁而入。主人方俛首搦筆。商略分行布白之法也。見衆至。詫曰。今日諸君何處相約。乃同來此。抑何事耶。衆曰。無他。以君忘一事。特面相詢耳。主人猶問何事。質告之。始引咎不已。

近京城劇場中有丑脚趙仙舫。嘲謔敏捷。涉事成趣。而於新學界中尤甚。六月中留學生試畢授職者。行團拜禮於織雲公所。徧召名脚。獨不及趙。蓋畏其口也。

上海拉手車者。以西人給錢多。若遇西人喚車。輒羣赴之。爲狀至怪。客有雇車至楊

樹浦。一西人于路旁。車夫輒謂客曰。對不住君。余得此好生意。宜亟往。請君步行可也。亟停車促客下。不意此西人殊不顧。車夫以車前迎再三。西人揚長去。不得已復回請客登車。客亦掉頭去。又有載西婦行數里。至則西婦給以小紙裹逕入。車夫大喜。意或小銀幣一二枚。開視乃制錢三文。乃申申詈而去。按西人不付車錢者。今愈多。日本人尤甚。而車夫之趨承。不減於昔。亦可憐矣。

十年前。山左官場派人至上海購印刷機器。已訂合同。並已選定何種機件矣。忽詢經手人曰。尚有一要節須相詢。此種鉛字。是無論何書皆可用乎。經手人忍笑應曰。然。皆可用也。其人又曰。此尚須細詢。是否印此書可用。印他書亦可用乎。經手人幾失笑。亟應曰。然。

杭之士子。略有文名者。若不能獲雋。則館於人家。歲不過百元。於是有開館授徒者。大率不過十人。每人歲納六十元。而學費食宿費咸在焉。且彼時無暑假。又無星期放假例。故稍一不慎。則傾六百元。盡供學生飯菜。尚不足。其瘠薄如此。有某君者。亦

爲此。苦於多費。乃自出購辦。得數魚。賣魚者以繩代縛之。自覺其賤。亟歸告室中人。且舉示之。諸人覩之有頃曰。魚何在。亟視。則手惟提一繩。悵然失色。蓋某行急。魚以次躍而去。某不覺也。

某侍郎督浙學時。故事學使按臨上六府。有司預備江山船。船戶女必出酬客。某禁之甚嚴。船戶等患之。乃乘學使舟行時。令女登岸。遙隨舟而哭。良久。學使命詢其故。則對曰。本船中女。因大人禁忌。故出我。我無所歸。是以望舟而哭耳。學使曰。可且歸船。但勿入艙可也。女諾。卽踏船頭而入。被髮布衣。頗覺其盼睐動人。一夜學使腹痛。呼從人不應。良久。女忽闖然入。問知狀。卽爲按摩。輕重適意。旣而偃倚諧謔。挑招備至。某不覺入其彀中。遂留使宿。後屢如是。旣而抵岸。船戶即呼某縣辦差者。預備轎接太太。差執向例無之。而喧呶不已。某大慚。巧人爲解。以千金畀之。始已。

吳侍御兆泰諫停三海工程時。上怒叵測。親友莫敢至。吳杜門謝客。忽一日。有一分發安徽之大八成知縣來見。門者卻之。某固請。吳乃出見。甫通款曲。卽問此番處分

當若何。吳謝不敢知。又問君有債負否。曰。作京朝官自不免。幸素節省。不過八百金而已。某因曰。實不相瞞。某見近日言官盡暗默。惟君肯批鱗。然觀旨意。恐必去官。知君清苦。故打量爲備資斧。吳愕然不敢受。某曰。此是公義。君不特不可辭。且不應辭也。因探懷出六百金稟相贈。越日。又送四百金至。曰。還債外可更以此爲歸計。越日命下。果如所料。

壬辰

校者按當是光緒十八年

六月初間。京師見飛蝗蔽天。許恭慎公見某邸。因言蝗蟲如此。宜

上言當下詔令百官省愆。命府尹及直督分勘災狀。地方官速行撲捕。並令開言路。某邸大怒曰。何處來此不祥語。蝗災並未稟報。汝安知外間情狀。近來四海幸安靜。兩宮稍解愁煩。奈何作此敗興語。况外間選人多。豈可更以此惹之。汝若願可獨對。我不能言也。仁和默不敢言。逾數日。內命孫枚預備召見。仁和又告某邸曰。今日忽召順天府。必爲蝗也。盡先言之。庶於面子好看些。某邸曰。汝又來多事。現在蝗不爲災。極可置之不理。已而余聯沅奏入。某邸曰。汝看言官如此恣橫。才有些小事。卽

用爲口實。若再開言路。則吾輩更無立足地矣。某邸竟治余妄言罪。俄而南海頤和園所種荷花。及觀稼亭之麥。咸被蝗食盡。上詢軍機外間蝗狀。某邸對言外間雖有蝗。幸賴皇上洪福。並不傷禾稼。上意遂紓。惟令近畿官捕治而已。

松榛爲京曹官時。初無所表見。亦無奧援。惟軍機章京杭人金君憐之。爲言於堂官。極贊其能。金素不妄言。故聞之者皆深信。由是得外放。洊升按察。金有外甥某。爲松故特爲之捐縣丞。予之函。使至皖候補。初至。松聞金已死。某未知也。遽投函。松榜其函於客次。並書其後曰。某向來鐵面冰心。從不肯結交權貴。乃縣丞某輒敢輕於嘗試。稟到時。卽呈遞大理寺少卿軍機章京金某之函。某與金素未謀面。乃輒敢妄行請託。本應重辦。姑念實係金章京親筆。並非僞託。姑榜示官廳。使衆目共覩云云。金在日。與松三五日必有手函往還。至是卽翻覆。議者薄之。

阿克達春被言官參劾。劉峴帥奏未入之時。阿適有所進奉。故不俟覆奏。卽入內陞見。至津見合肥相國。偶與談一公事。出文書示之。阿不能識。及入都。以重聽故。與諸

軍機議先定奏對之詞。次第答之。及面聖時。上問汝何時出京。阿對以今年若干歲。又問從何衙門出身。阿對言何時出京。皆參差不相合。上怒。命起去。始有留京另候簡用之命。

孝欽在光緒中葉撤簾後。極留意繪圖事。畫扇及立幅。賜大臣。患不能給。乃另覓代筆二人。一爲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一爲雲南繆某之妹。二人孀居也。月予三十金。然二人入內。均有使費。恆患不給於用。某親王爲設法津貼。又畫扇寄廠肆。索潤資極昂。一筵至二金餘云。

宮中壁間窗櫺。皆糊名人書畫。有時剝落。則易新者。宮監輩私售諸外。名曰貼落。自道咸以來。猶未盡易。孝欽移居三海時。盡行撕毀。始一無所存云。從前廠肆售貼落。價並不昂。今則佳者且七八十金矣。

劉峴帥督粵。二卽用知縣入見。一人忽問曰。大人尊姓。一人曰。汝不知耶。此卽劉坤一。

杭陳小雲孟楷爲雲卿大令之子。其夫人卽余曾祖姑母。名端。著自然好學齋詩集。並選明三十家詩者也。夫妻並聰明絕世。生一子。亦穎秀。似有夙根。後小雲以通判至某省。上憲檄委開河。頗因此瀆貨。一日掘土得三龕。蓋前代比邱尼遺骸也。遂舉棄之。其子方在側。持紙欲書。忽將紙翻覆。遂成癡病。先小雲死。小雲天才特異。能五官並用。刑名錢穀諸事。嘗以一人綜理。壽序駢文等。輒於輿中作之。余祖姑詩才卓犖。每有吟詠。一字一句未安。輒摩腹思維。展轉甚苦。故集中詩從無草率之處。其翁雲伯先生詩。有未安。轉以詢之。應時改正。雲伯亦俯從其語。

某科四川鄉闈。有某縣。一生入闈。鄰號生問其姓。告之。卽曰。汝得無名俞思亮乎。瞿然曰。汝何以知之。曰。實告君。吾初入闈後。方假寐。夢鄰號縊死一人。姓名皆與君同。汝自問若有負心事。宜早爲計。生惶恐。卽丐病出。歸寓猶甚懼。夜間使健男數人宿其房。夜分時聞屋上有撒沙聲。則愈股栗。後不知若何矣。

張文襄試四川某縣。有童鮮服而曳白。疑爲覓替不得者。詰之。童詞窮。乃曰。實不能

文。其鄉例必會考試。妻始得著紅鞋。故冒險爲之。

日前報載湖北一宦家孀婦。依翁某太守居漢口。爲姦人誘與外間男子租屋姦宿。爲翁偵知控官。由審判廳審理。章推事諭謂。（以孀婦改醮。律本不禁。况現值立憲時代。婚姻更可自由。惟爾係宦裔。當明大義。雖講自由。亦不應越乎範圍之外。如古來名儒之母。改嫁者固亦不少。然爾潛逃在外。未免太不自愛。）按此判語。可謂不規則之極。蓋凡訴訟之詞。當依罪之所在。直加斷語。斥其不應如此。然後再定辦法。萬不應多牽枝葉。尤不應多爲繞越之詞。一若爲體量。爲開脫也者。况云立憲時代。婚姻更可自由者。此語果何據而云然。且歐人所謂婚姻自由者。非若此也。近來人不講法理。而動好言文明。一若足以博大衆之懽心。而衆人不察。又以爲今日已可如此。真所謂彼此相誤矣。譬如判一盜案。而謂之曰。凡人因饑寒之故。而取人之有。以救己之窮餓。本爲情理所許。况現在均富主義盛行。則分人所餘。亦不能加以罪名。惟未告事主。而輒入人家。未免失之不慎。試問如此云云。成何說話。而報中猶贊

之曰。此等聽斷。尙能得體。吾不知今人之淺率。一至於此。

報載美有少年男女二人。相約偕逃。後跡得。官斷令各送其家。並禁不得在一起云。此事在吾國。則無論新舊。皆謂寧聽其匹配。新者曰自由結婚也。舊者曰樂得做好事也。然美之法庭。乃如此判。蓋西俗於男女之際。雖大與中國不同。然亦有所謂程式者。苟或違之。必遭禁阻。今吾國乃欲概行解弛。嗚呼。其大亂之媒介乎。吾不知將來作何景象矣。

前者署廣州將軍孚琦被刺。報載張督與溫生財語有一孚琦去。又一孚琦來。則若何。按此語太輕率。出之平常探問之人則可。出之官場則不可。而况其爲堂堂之總督乎。張督其自忘己之地位矣。

前十年皖人因拒俄會演說。而中間忽躡入革命話頭。謂應先殺一城之官吏。此本極可怪。官將捕治。或爲解始已。而令爲首數人見安慶府太守謝。太守乃謂曰。以文明程度論。將來自應有此一級。惟今尙非其時。君輩宜少安無躁。此語在彼以爲極

時路極文明之語。而不知不值識者一笑也。

周德潤至雲南勘界。攜會典爲憑。洋人會勘者。亦以此爲憑。既而有水。觀其源流高低之勢。合歸中國。而會典不載。洋人遂欲攔去。據形勢再三爭之。逾月始允。洋使曰。我固知此水合歸中國。然會典爲中國欽定之書。固將昭示中外。如何獨不載此水。徐相國鄙。值南書房時。一日宮中報賽某廟。令擬扁。徐思數日始得之。曰。有求必應。又題慈禧新荷詩有云。田田荷葉大如盆。又題倒垂朱藤。誤倒寫。大被晒薄。遂去之。戴文節在南書房時。不善事內監。一日題畫誤一字。上令內監持令改之。內監至。但令別書。而不告以故。戴便另寫一紙。而誤字如故。上以爲有意怫忤。遂撤差。

紀香聰言南皮舊志。有國初大兵南下。索義夫。民多死之語。

州縣辦差。物至惡劣。而學幕中人。仍多持去。有司患之。乃各折銀若干。贖歸諸物。然持去如故。香帥視學四川。至忠州時。直隸何某爲州官。學使去時。縣官親闌門搜幕。客取去鋪陳。皆得之。惟貴州鄭伯庚篋中。更有曬乾海菜數碗。

香帥過夔府奉節縣。而周達武率大兵繼至。縣官爲湖北熊兆□。憚費多。吝不出。周大怒。令小將率兵數百人圍署。熊乃出金如數。

曹中堂振鏞薨。諡文正。或爲對曰。孔文子之文何爲文。少正卯之正奚其正。

庚申都城之役。天津知府石贊清獨倔強。時與西人爲難。一日西人有所索取。石自往。曰。若欲索物。有知府在此。餘不能應也。西人乃厚待之。遣轎送歸。

庚寅發會榜日。或貼聯廠肆曰。大聖齊天。管教他張許無言。至尊聽命。斯文掃地。更有那趙高分校。多士含冤。（校者按是年總裁爲孫毓汶。貴恆。許應駟。沈源深。此聯大聖齊天。當卽指孫。張許二人。似指孫之同官也。又同考官內有趙亮熙。高蔚光二人。對語當卽指此。）

鄂中戲呼同案爲同月。蓋謂學院案圍如月。又次於鄉榜也。

督撫放下筆便去見客。見了客便須執筆。此胡曾言督撫祕訣也。

漢回人馬如賓。初附杜逆。後返正。尙未輸服。嘗私製黃轎。官不能問也。偶公會演劇。

馬點風波亭。忽風雷大至。裂帷飄瓦。馬大怖懼。自此不敢復萌異志。游智開知永平。嘗試書院。題爲毅廟聖德頌。及經解古學三題。能作三題者。准分爲三卷。各列名次。有一人三卷皆取第一。得獎約五百金。有知縣全某。每斷案。民或不服。便攘臂起曰。大老爺如此斷。我等不能依。全曰。我只能如此。汝輩不依。我便不管。因此人呼爲全不管。

賈文端楨。成廟時。傳恭王甚嚴密。嘗課讀通鑑三過。放江南學差。成廟手書與之曰。汝出京後。六阿哥在書房。又復胡鬧了。後恭王翌輔穆宗。成中興之美。皆由此也。

胡文忠病。嘗飲王遠仲藥而愈。已而治兵黃州時。軍事方急。前病復發。或勸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馬江之役。何小宋制軍終日禮神。張中丞兆棟終日奔走詢人。人謔曰。制台不要頭。撫台不要脚。

李贊皇有後人留瓊。已爲黎人。香帥覓得。資給之。使復爲平民云。

有一外放道員。臨行送禮。王孫中堂等各五百金。獨張子青相國僅百金。俄而道員死。禮王及孫各送一呢幃。張獨送五十金。人以是知張之厚。

張又樵娶合肥女。或爲對曰。前後判若兩人。南洋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半子。朱氏無婿。張氏無兒。校者按張先娶於朱。次娶某中丞之女。三娶合肥女。故對語云然。

相傳純廟嘗選繡女。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推問。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中實以粉。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上怒。遽命內監推出之。

各處婚禮。兩姻家通名。其刺必書端肅頓首拜。同治後以肅順端華故改去。或有作端莊頓首拜者。然拳匪之禍。由端王莊王。則此二字亦不可用矣。

都中有言太醫院藥方。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光祿寺茶湯。鑾輿衛刀槍。金魚池婆娘。言皆徒具形模。無濟實用也。

曾文正奉旨處理天津案。津人多不平之。時有對云。僧去留曾。將人丟盡。因崇作崇。

引鬼進來。

咸豐間。周某管刑部。不知公事。而好挑剔。趙光爲刑部尙書。患之。或作對曰。周芸臺勳精圖亂。趙蓉舫發憤爲雌。

雲南馬嘉利案起。輿論多推岑。而郭方爲衆惡。故有對云。岑毓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郭嵩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觀此亦見彼時人知識之茫昧。然施治者不從此下手。則雖新政日行。亦屬枉然。

近來預備新政多可笑。大約不問事之緩急。見單中有此名目。輒爲之。不問能行否。亦不問財力能支否。聞漢口近造模範監獄既成。而土木工索金。無所出。乃押於外國銀行。得二萬餘金。以還工人云。

美商團來至某處。各界人歡迎之。忽有一人辭極激烈。遽出刀斷其指。外客頗以爲嫌。以方行樂。何至爲此流血事也。蓋吾國人不深察事理。輒謂外人崇拜。慙不畏死之人。而不知須合乎時宜也。且憤於事而致自斷肢體。此必事大憤激。始可爲之。若

隨意今日割一指。明日斷一臂。則數見不鮮。亦不足重矣。

去年農工商部繡工科教習沈壽女士。繡義皇后像。始懸京師之勸工陳列所。已而懸諸江寧之南洋勸業會。並懸義皇后照於其旁。見者以爲毫髮畢肖。標價三萬元。今年復寄列於義大利之美術博覽會。義皇甚稱賞之。向我駐使吳挹清公使索以去。至其若何處之。則未知也。或曰義皇后尊重。既將以繡像寄列彼國會中。則殊不宜標價其旁。轉近褻視。此亦與外人交際者。不可不知也。

前者英之吉青納將軍既至京師。將赴奉天。請於朝。欲得瞻覽陪都廟貌。且欲得觀所藏磁器。蓋將軍於磁器有癖好也。朝廷既許其請。且允贈以舊磁三四。吉至奉天。有司既得京電。乃導使游觀。復贈器如所許。吉欲自擇。且謂貴國多有以數器爲一具者。如茶碗蓋茶碗及其托。謂之三可也。謂之一亦可也。若酒杯碟子勺及勺之舟。謂之四可也。謂之一可也。今於我何獨不然。語竟。則以印色盒置一花瓶上。而取碟盛之。曰。此非一物乎。導者亟明其不然。言以二爲一者。間有一二具。非皆然也。乃就

彼所擇者數而與之。吉雖稱謝去。然不副所望也。

丁酉秋冬間。余在上海爲友人物色一地。在今新開路之南。望其北。方有人塲。工庀材。建築高大洋房。問其主人。曰某姓。其父固爲海關道。挾巨金歸者。余嘿哂曰。今人動以海上爲桃源。試問舉全國之富人而悉居此。景狀復何如。徒增租界之繁盛而已。至庚子夏間。余羣從有居蘇者。往視之。歸乘某公司小輪船之官艙。中已有客數輩。一人狀稍異。年可三十許。面目楚楚頗有英氣。所著馬褂一裹元。皆夾呢爲之。口吸埃及煙。坐閱報。聞他人詢余姓。乃起問曰。君卽某某歟。余頷之。因轉問其姓。曰桂。余曰。蘭桂之桂歟。曰然。余曰。然則君在旗也。應曰諾。余因詳詢其字。又問向住何處。曰新加坡。余曰。然則君或君家中有在新加坡領事館者。曰否。余曰。然則君何時赴海外。曰吾父卽至彼。至余已二世矣。余曰。聞在旗者不得離駐防地三十里。君家何能脫此而出。曰事在人爲。不妨破例也。余曰。然則今忽回國何事。曰無他。欲調查內地軍備耳。因遙指一營壘曰。何窳敗若是。他處不知亦如此歟。余曰。大約各處皆然。

何必更齒及。余因詢之曰。君在海外。嘗至歐洲歟。曰。留學先後約十年矣。余曰。然則君能幾國語。曰。吾居新加坡久。則能巫來由語。兼習英語。至歐洲讀書。則益精英國語言文字。若德法語。雖未盡通貫。然與之酬應。則裕如矣。余絕異其人。曰。君來往東西洋。亦見黨人否。曰。至澳門見之。頗承其優待。伊等志意猶昔。然嫌其闌限太多。想不能有所成。余又問之曰。君來時。道出香港。亦有所見否。曰。彼中亦有友好數人。頗可談。問其姓名。不告。余曰。君將何往。曰。將往哈爾濱。若不能達。擬先至杭。一省松楸。然後至西藏也。余曰。然則君爲杭州駐防。吾輩可聯鄉誼矣。顧貿然至西藏。豈有介紹歟。曰。向識彼中喇嘛。往無咎也。語至此。余四察彼所攜。惟一絕小之皮靴。曰。行具止此歟。曰。何慮。此已足矣。余曰。冬則若何。曰。至彼時。可買一毡毯。春暖棄之。固易易也。余聞言大異之。蓋吾國人固未有能若此者。次日至上海。余亦好事。欲得其實跡。因謂曰。君盍卽住余昌言報館中。今報不出。而屋極有餘也。伊曰。謝君意。余已有友人約。不能爽約。余詢其處。云當相候。曰。此無庸。吾當走話。旣登岸。尙欲蹤跡其所往。

轉胸間已失所在。余悵悵歸。與人語。恆恨不能窮其究竟。然默數生平所遇異人。必以此爲最。時時舉此事詢於人。又二年。以江右黃君之介。得識某君。其家卽住新闢路。蓋卽余丁酉見其建築者。以居相近。乃時往其處游眺。一日。或約西餐。黃及某君皆在。坐客甚多。惟孰爲主人。今乃忘之。余坐與黃近。復與述及此。忽左顧視。見某君曰。余所遇異人。狀稍類彼。因數目之。某君亦一睨我。他日黃君見余曰。休矣。前日某君見君之狀。後問余。乃知異人者卽彼也。因言彼時別有懷抱。故隱姓名游江湖間。今則異矣。不意人之尙以爲言也。余聞黃君言。悵悵不已。久之頓足曰。坐君饒舌。使我腦中失去一異人。

己酉校者按當是宣統元年北洋大臣楊公薨於位。賜諡文敬。或爲對曰。戲文曲文。所以爲文。冰敬炭敬。是之謂敬。

直隸州縣多恃驛馬稅。雖號稱由州縣承辦。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典史。其數目各縣不一。且時時有改爲活稅者。活稅每價二百千抽一千。死稅則驛馬八百一

十。牛四百五十。驢二百有零。係外收之數。交官則驢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驢二百二十。計南宮一縣。外收有三四萬。而交官不及半。至報部不過數百金。

乾嘉間鉅鹿某令。稟覆直督一事。稿案送稿時。內載奉憲諭之下。凡照例之處。只寫云云二字。候臚寫時補入。此向例如此。乃抄胥竟忘臚寫。遂只作督憲云云。方制軍觀承批之曰。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將該承辦書辦提解來轅。仰候本部堂當堂云云。

凡游民號走江湖者有八種。係九經。十八皮。四季。三瓜。七風。八火。五除。六妖。經者須動筆。如算命。看相。六壬。文王卦。各色起課測字。賣對賣畫詩寶。凡九種。皮者是江湖賣藥者。凡十八種。李者變戲法等。凡四種。瓜者賣拳。爲空手執械攜婦女三種。以上四種。類皆不犯刑法之事。南人謂之春。北人謂之典。風者多含用刀之事。局賭亦在內。凡七種。火者僞銀之類。凡八種。除者大率殺人。凡五種。妖者皆女人爲之。凡六種。以上四類。皆干犯刑律。然其章程極嚴密。大率有上手下手之分。且定兩人辦事。如

拿獲一人。則必認已爲幫手。正凶某住某處。其人必不住某處。甚難破獲。

軍機大臣每日召見。須長跪良久。至以爲苦。故相傳祕訣。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爲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上再問。凡大臣召對者。著膝處皆以圓夾布中著棉絮爲襯。使跪時不痛。

辛丑

校者按當是光緒二十七年

辦回鑾大差。承辦者咸恣意侵漁。惟白某繳上盈餘三萬兩。衆

惡其相形。競阻之。白堅不肯。白前浙江主考建侯先生之孫也。

近日京師西河沿金台旅館。死一客。甚奇。其人長沙葉姓。行第亦係德字。或云葉德輝之弟也。挈一妾一僕來。終日不出。惟日夜與其妾爲歡。且食西瓜冰水不忌。絕無人往還。惟間以舊藏名人書畫。託廠肆售之。不久病。醫至。不肯服藥。遂死。此事謂其激於國事或家事。而以此自斃耶。則何必遠至都城爲之。謂其絕不知衛生之道耶。則既病何不肯服藥。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

近日鎮統吳鳳嶺之弟。鎗斃嫂姪。並自殺。又迫其妻自殺。事見各報。或言其內容。則

誠非人所料也。蓋吳出身寒微。數年驟至一二品。於是子姪皆入貴胄學堂。姪治游得疾。醫之愈。惟切戒食魚。一日吳來京。姪往候。以姪新愈。乃使同食。食舍魚。吳問之。以醫戒對。吳曰。中醫語何足憑。汝新愈。正宜食此滋補。姪不敢言所病。乃強食之。病果復發。遂死。遺書與其父。言實伯父強之食魚所致。其父亦不審其詳。乃大恨其兄。遂得癩疾。迫其妻自縊。鎗殺嫂及兩姪。以刀壞其關防。並燬所有契券。即鎗自擊死。比吳知。已無可救。遂報官請勸。如此慘禍。而發端乃至微。哀哉。

余族字綺雲者。前月搭太古輪船。由上海至武昌。途中遇一人。係某領事館繙譯某甲。行李楚楚。次日。忽發瘋。船主慮其墜江。乃以鍊鎖之。第三日。忽然全愈。大叫行李全然失去。計值二三百元。尙有現洋一百餘元。船人詢其故。據云。初上船時。遇一人。詢姓名。後卽異常款洽。時時在余之左右。談次出所調之粉類饗余。余初亦却之。後以情不能却。食之。食後卽覺昏迷。一切行李。親見此人攜去。而不能出聲。真可恨也。言次。買辦謂閣下性命完全。尙爲大幸。前數月。此船甫進吳淞口。有老者來告曰。昨

夜可怕之至。官艙某客。年僅十餘歲。而行李頗輝煌。爲匪人垂涎。夜中人靜後。惟我以散艙不能容。乃睡官艙外面。吸鴉片煙。尙未睡。忽聞有數人聚而商曰。不能動手。奈何。言次。以香煙一枝來敬。并云。對不住。此時我已知其意。答曰。各人管各人行李而已。乃假寐以規如何動手。乃官艙客因嫌熱。來至船邊眺覽。左右突來二匪。以手托客臂。拋入江去。而將客之行李俵散。此事無人知者。

又余族人續卿者。於余爲尊行。過上海。住某客棧。有某甲遇之。極致殷勤。數來談說。談次。云將至鄂。因某錢莊欠寡婦巨款。屢索不付。刻寡婦託余至鄂設法。偷竟不還。惟有控告之一法。但人地生疏。辦理殊不易。閣下向在湖北。能出一臂之力相助否。續卿答云。如果義所當爲。自應從旁贊助。倘涉及別故。則向不管公事。某甲徐云。係某乙所託。某乙住大方棧。相距不遠。盍同往商之。時續卿已疑之矣。因無事。欲覘其究竟。乃欣然同往。至則閒談許久。某乙請續吃花酒。續力辭。乃令酒館作佳肴數器。絕不提及此事。飯後又來某丙。手攜金箔一包。乙打開。將箔置於火上燒之。良久問

曰。攜來何用。丙曰。昨日與某丁打麻雀大負。輸去千二百金。除現款外。尙不足數。故以此物易銀。而市中議價未成。故攜來耳。乙曰。君大呆。某丁係著名大騙子。此三人抬轎法。君不知耶。丙曰。柰何。乙良久曰。今日坐上。卻好亦成三人。合而抬某丁。以報君昨日之仇。贏則均分。如何。言次。以目視穠卿。穠卿曰。我向來不做害人之事。意即欲行。某甲因留稍坐。乙從容謂穠曰。此金色佳而價又廉。市中決購不到者。君且攜去。明日付價可也。穠乃作色曰。我並未要購。閣下何得相強。乃決然而去。然後知此等人。皆局賭也。其言至武昌者。乃僞詞耳。其云抬某丁者。實抬穠卿耳。其金箔。除入火二張外。必皆贗者。花酒不成。乃出種種手段。行路之難如此。真可畏哉。

漢口迎賓江館。某要人實預其股。故聲勢甚盛。且門懸虎頭牌曰。旅館重地。閒人免進。夫客居而居然懸虎頭牌。以迎來送往之業。而大書閒人免進。均大可發噱。不意揚州出品會亦如此。說者謂該會出品之寥寥。半亦由此。亦見吾國人於官氣一層。想望至深。偶有仿效之機會。即貿貿然不問其宜否而輕於學步也。聞汴省新建之

第一商場亦如是。

聞有京官向私賣煙土人買私土者。恆至若干次。則總計若干付之。亦有所積既多。忽然不認。販私人突出不意。竟無如之何。遂盡被乾沒。斯雖似螳螂捕蟬。亦狠矣哉。某以副都統署吉林將軍。太夫人卒於任所。謀葬之郊外。卜吉地。久而不得。聞有邸翁精堪輿術。然家小康。不以此求生活。人有乞其相地者。非其人不苟出也。夙與佐領豐年善。豐某之盟弟也。某於是句豐爲介。卑辭厚幣以迎翁。翁峻却。固請。翁曰。非老夫逆將軍意。吉地不易得。不敢許將軍也。許而無以報命。不如弗許。然吾聞將軍之事親也孝。孝子。天之所佑也。宜有厚報。天其遺吉地以待乎。請姑寬時日。俟老夫徐徐圖之。越二月。翁走告豐曰。得之矣。此天所以報孝子也。然非老眼不能識。若此吉地。今世殆不數數觀。老夫非以將軍孝子也。亦不敢輕饒舌。今已洩天機。天必厭我。不死則盲。死也。盲也。吾無怨。吾殊不爲將軍。不爲厚幣。乃爲孝子也。吾何愧。乃告豐以地之所在。豐卽聞於某。偕往視。以重值買之。卜日以葬。及期。以將軍故。旗漢文。

憲官暨士紳兵卒畢集。翁號於衆曰。此真吉地也。一尺之下。必有青草。旣而果然。翁又曰。以朔漠之地。隆冬之時。而有青草。顧奇矣。然猶地氣和暖之故也。再下三尺。當更有異象。爲山川精靈之氣凝聚而成之物。則非至吉之地不能有。從吾目所視之處而求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如鵝卵石者纍纍焉。翁亟命拾之。悉納諸某之懷中。且曰。此至寶。名鳳凰蛋。將軍懷歸而藏之。富貴壽考。基於此矣。某受教唯謹。旁觀亦奇之。羣相稱道。靡不謂翁術之神。某福之厚。喧傳於一時。余適游吉林。客爲余言。余曰。非僞。卽妖也。天下安有是。愚人自愚耳。某酬翁錢萬緡。并畀翁子以優差。翁之名於是益震。久未死。目亦不盲。而某則不半年解任矣。被劾矣。削職矣。至今五載。猶不獲起用。

戴文誠遺摺舉劾某某。頗爲人疑。以文誠生平以端謹著稱。必不爲此。且所舉劾亦無關大局也。從前張勤果。公遺摺保福方伯潤。人言籍籍。亦謂實張之幕徐廣陞爲之線索。劉忠誠遺摺保人。亦有謂幕中人爲之也。蓋此等弊竇。竟視爲習慣矣。

民政部收車捐。而貴要乃多不理。堂官無如之何。乃代付之。並聞郵傳部堂官亦如此。且謂收捐者曰。豈吾輩地位。尙須下同齊民。收捐者亦強項。對曰。請問大人在上海時。外國工部局收捐。亦予之否。某公默然。

又聞初議捐時。民部請問監國府第車捐辦法。監國謙挹。令除監國及福晉自用之馬車外。餘悉上捐。並令開單與之。後以貴族多不納。亦不敢往領云。

凡建築都邑。溝渠爲最要。道路次之。宮室公園又次之。而吾國則亟亟於爲外觀計。故庚子以後。雖亦修溝。而甚草率。尤奇者。初包與一西人。每里七千兩。猶照歐洲之法。以塞門德泥圓筒出穢濁之水。乃後爲木廠運動。云每里只須六千兩。而圓筒乃改爲明溝。以磚砌。既甚狹小。又不堅固。且夾馬路兩旁。而馬路既狹。將來推廣遂不爲此。實誤事也。聞舊溝乃甚大。中立一人尙有餘。各路可周通。並聞曾掘得一碑。是元時所鑄云。

庚子賠款有東商釐金爲抵款之一。本議由洋人辦理。提一成作開支。載在約章。嗣

仍由各省自辦。而各省仍以一成匯寄上海稅務司。自辛丑起。迄今已十一年。積至五百數十萬金。日前爲浙省官紳查出。計浙省釐金。每年約百萬兩。一成則十萬兩。統計當有一百十萬兩。此款應由浙省領回。日前增撫派員至江寧督署調查。果各卷有上海稅務司之報銷冊。數亦相符。業已請江督咨部。擬欲如數收回。此事見十四憲報。如果確實。亦可謂麻木之至矣。

有與滿人聯婚者。以家中無人主婚。乃從他處延一長親代爲之。及吉期前日始至。依俗列拜男女媒。而以時迫。僅拜女媒。以相距近也。媒曰。汝女宅。不可不拜男媒。曰。名帖及請帖。均不具。奈何。曰。卽以拜吾家之帖改用。可也。遂如其言。次日。女家送奩於男宅。媒亦往。主人使人謂女媒曰。女宅拜媒之帖。不知何人所書。甚使人怪。媒訝問故。曰。蛋光之帖。竟書作蛋光。媒甚駭。請速歸易之。比歸。甫出帖示主人。則外間傳一信入。託名爲男媒宅中之書記所爲。大約謂昨得尊帖。乃書手誤以己之祖諱填入。現因不便留在我家。特行擲還。請飭該書手敬謹領回。送入家廟。毋得妄投。以昭

慎重云云。主人以咎實在己。無可置詞。勉強忍受而已。

滿人某。嘗以其子之生造。使醫者推之。醫者推算良久曰。此子怪哉。所居位無上。雖然。一生窮困以死。某以爲戲已。怒而去。後其子長。爲太常寺筆帖式。貧甚。適署中需人爲遣兒。輒應其召。遣兒者。凡遇郊廟籍田大典。前期大演禮。有司恐禮式有誤。輒以一人爲主者。其人衣服破舊。然行止拜跪。與主者無異。自王公大臣以下。向之行禮。亦與主者無異。固一日之榮也。然必筆帖式之貧乏者爲之。他人皆不肯爲。以爲折福。爲之必致病云。其爲此。每次得京錢八千而已。

河南某縣村中某茶肆。一日清晨。有客跨牝驢至。卽下驢入肆飲茶。肆主人向客借驢。送婦歸家。言婦家距肆。僅隔一山。稍頃卽可還。客許諾。婦乃跨驢去。過山峽。忽一男子騎牡驢至。兩驢相牾。不肯行。乃各下驢。驢相交。良久不已。男婦睨之。意動。亦遂相交接。事訖。二人忽相商。不如乘驢逸去。別作生活。乃策驢疾馳。抵暮。投人家求借宿。其家有一老嫗。與女同居。初不肯。固懇之。乃使女與己同榻。而以女榻借二人宿。

次早。嫗醒。呼二人不應。視之。則二人已被人殺死。大驚。亟鳴官。茶肆之客。以不得驢。亦扭主人赴官。官轉輾審勘。始知嫗有未婚婿。時竊至嫗家。就女宿。是夜又至。見女榻中有二人。以爲女有外遇。故殺之。逸去。官乃治其人如律。而以驢歸客焉。此事亦不足異。惟男婦既被殺。其苟合之故。誰則知之。豈彼見嫗。先自言之乎。或曰。蓋有人過山中。竊覩其事。以告茶肆云。

客言有粵人販鴉片煙土於黔者。將歸。攜土僅兩個有半。以擔負太輕。乃購醃肉數十斤。分無數塊。置擔之一頭。行近廣西境。一夜失旅宿之所。乃憩林中。夜半。遠聞虎嘯之聲。久之漸近。甚悚。乃攜擔緣登樹杪。時月明如晝。虎至。望樹上有人。直前搖撼。樹梢爲動。某已慴慄。已而虎齧樹如鋸。某愈懼。乃擲肉一塊。啖之。虎倏忽吞去。輒又齧樹。乃又擲肉。頃之肉盡。虎又前。某乃擲煙土下。虎又吞去。俄而土又盡。虎齧樹益急。某大恐。自分必死虎口。願見虎雖齧。狀漸弛懈。不如前之猛。度已中煙土之毒。果不須臾。虎奄然就斃。某念己之家資。皆入虎腹。將以虎歸貨之。以償所失。天明遂攜

死虎行不數里。遇獵戶數輩。譁然曰。此我輩合力追擊始斃之。汝乃安坐享之乎。洎  
涵與爭。某嘿然。但言且俟見團長公議之。乃相率見團長。團長問曰。獵戶所得虎。汝  
何故冒取之。某言實已所得。團長問有據乎。某備言狀。且言虎死於煙土。非獵戶所  
斃。請剖腹驗之。剖視則僅半個之土化去。餘二個猶完好。且某土肆之招紙。明白可  
辨。獵戶無他辭。遂任某攜以歸。

濱之鄉人。有乘月夜相率砍蘆爲薪者。忽一人爲蘆桿所擊。衆大驚趨視。內一人近  
前。又被擊倒。異甚。羣逼視之。則見此蘆毛茸茸然。異於常。察之。乃似自地生出之獸  
尾。俯視土甚鬆浮。而墳起似有一物。於是共持鋤掘之。乃一虎已垂斃。而項戴一  
石圈。跡其所以。蓋附近人家。有以破白之圈爲窗者。是夜主人出。房中留一小兒。虎  
忽至。破窗紙將入。而頸爲石圈所枷。不能入。兩目視兒眈眈。作欲啞狀。兒不知怖。戲  
抽竹帚一莖。刺其鼻。虎噓而驚。遽拔白圈而去。至野欲去圈不得。咆哮跳躍。不覺全  
身埋入土中。僅露一尾於外。人近則擊之。各人既詢得故。述之人無不大笑。

或至印度。見印度人。有編篾爲籠。大如屋。愈深則狹小。怪問何用。云以捕虎。其法驅虎近籠。使一人入籠以誘虎。虎見人必追。其人從旁孔逸去。虎直入至狹處。各抽篾束。虎如縛猪然。噫。古來英君傑主。氣概不凡。而羣小弄之。有如傀儡。如此篾哉。

同治甲戌會試。首場三題。滕文公問爲國一章。闡墨某卷。於出題處。有臣請爲王言之之句。考官亦未經意。於是某樂部大張廣告於通衢。准於某日特演新戲。滕文公進封王爵。經坊官禁止之。未克演。然聞排斯劇者。卽下第之舉子。其中科譚。多可發噱。而以孟子爲周天子簡任之冊。封正使。爲全齣之關鍵云。

又是科首場首題。爲君子坦蕩蕩。其時十三旦名正盛。某日演某劇。丑插科曰。吾今賀汝。汝之名已達於九重。不僅老爺們愛汝也。卽萬歲爺亦時時念汝。且恐人不盡知也。故以汝名爲題而試公車。斯誠殊榮矣。吾焉能不賀。十三旦應之曰。烏有是哉。子毋欺謔人也。今科試題。皆出於聖經賢傳。與我何涉。而謂以我名爲試題。烏有是。其證安在。遂歷誦各題以詰之。丑曰。卽首場欽定之首題也。汝果不知耶。試爲若言。

之。君子坦蕩蕩之坦字。析之乃十一且。而蕩字中各藏一小且。兩蕩字卽得兩小且。以蕩蕩之小且。而加以十一且。非十三且而何。萬歲爺如不念汝。何爲首題卽藏汝名於中。余言豈欺謔哉。於是座客咸拊掌。

浙江省龍泉縣糧廳治所。有虎。然至廳署之照壁而止。不入市。未嘗食人。其地居民。日必飼以牛肉。兩三次。每次用牛肉三斤。

有設珠寶肆於杭之珠寶巷者。嘗有一山東人客其家。舉動類富家翁。顧不知所從來。日惟浼人與游。久之不言去。俄而病將死。乃謂其主人曰。吾本富人。以子婦不順吾意。怒而出。姑爲汗漫游。今適篤疾。不獲正首邱。已致函吾子。令其來省。然恐已不及待。吾囊中尙有金可萬餘。若吾子來。請舉以付之。店主人聞有巨金。頓萌惡念。食後與饋面。遽以熱巾塞其口鼻。斃之。而乾沒其金。比其子至。不審父有遺金。復不得其死狀。反謝主人。以喪歸。孤客語言一不慎。遂殺其身。哀哉。

甲午。日兵至牛莊。魏午莊制軍時預軍役。爲統領。或曰。午字。牛不出頭。然則牛莊殆

矣。已而果然。

上海鐵路總公司初設。租一洋房。其門旁石柱。刻路不通行四字。蓋其屋前之路通黃浦灘。恐人誤以爲孔道。故標此以止之。或笑曰。鐵路者。所以使天下交通也。此四字豈可示天下乎。語爲某報所揭。主者知之。乃以告示掩之。後竟使石工割去。

湘鄉曾重伯太史。庚子亂後。嘗至京師。已而旋至申。爲余述數瑣事。事本離奇。而重伯又妙語言。益令人笑吃吃不止。云有大柵欄戲園案目某。其妹未字人。偶遇疾死。卜葬城東。至期。某與其母先至葬所。棺尙在其後。忽一人至。謂昇棺者何不速行。彼等待久矣。昇者意其人必喪家人。乃曰。棺重不能如車之速。其人曰。姑竭力行。當犒汝。乃疾進。既至葬所。其人又謂開金井者云。宜加寬廣。役人怪之。曰。一棺何須此。其人曰。兩棺也。因西指曰。此非是歟。役人視之。果又一棺至。蓋空棺也。乃如言大之時。死者之母兄方料檢物事。皆勿聞。瞥回顧。則金井大幾倍。大訶譙役人。役人初亦以其人爲喪家人。乃指曰。此人教爲之者。視之。乃素不相識。以爲癩人。怒詬之。其人曰。

汝何庸然。汝妹死。吾猶能獨生乎。某出不意。聞此語。大怒。謂無端壞其家聲。擲石中其腦。遽斃。觀者見出命案。大驚。卽由坊官飛行入城。報之刑部。時重伯之弟履初。觀察供職刑部。奉委往驗。（或曰向例死屋中者由刑部驗。露死者由步軍統領衙門驗。此案爲露死。而由刑部驗。不知何故。）車甫返。而死者已復活。若欲有所言。乃急請曾君返。錄其生供。據云。前數年嘗以賣針線雜物至女家中。後屢相見。雖尙無他。而情好日篤。猶苦不便。日至而久。話也。幸女家近戲園。乃捨賣針綫而改設攤。售水菓於戲園門首。女俟其兄入戲園。卽趨至與款語。逮戲將畢。卽返。故久之無知者。不幸女忽遇疾。余憂甚。彷徨無計。然猶伺隙往探數次。並饋藥焉。後病日篤。向余永訣。語淒慘不忍聞。余亦遂有共命之意。得其葬期。乃預購空棺往。冀得同穴。死自我甘。無預乃兄事也。言訖遽倒。官旣得供。以呈堂官。不復究其事。聞後有好事者欲其兄徇其請。而女之母與其兄均不可。後來如何。則未之聞。

重伯又言都城朝陽門外有某寺者。爲南方人死者在彼停櫬之所。大約不久卽運

回里。而以家屬凋零。停滯不出者。亦不知凡幾。有書吏某之家。棺亦停此。歲清明。必有垂髻女子至設祭。有僧主其事。常見之。已而女亦死。卽殯其所。僧思自少出家。未親女色。實爲缺典。盍開視之。且可得其斂物。乃乘夜鑿棺之前和。以門之直門。入而發之。久之。蓋脫落。將去門。瞥見女屍已起坐。大驚。負門亟奔。則聞窸窣聲。似女亦緊追其後。悸甚。念惟至人多處。乃可。時大殿中衆僧功課未畢。梵唄琅琅。忽見一人狂奔至殿中而倒。後尙牽一重物。共集視之。見此僧負一門門。門之鐵鈎鈎著屍身之衣。故相聯不可開。久之僧醒。問之不復能隱。一一言之。住持僧乃曰。此事乃大令吾爲難。欲報官耶。則開棺見屍。是何罪名。汝能受耶。吾亦能坐視汝受此罪耶。若欲隱而不言耶。則此時衆目共覩。安能盡緘人口。况棺開復闔。安能無痕迹。真令吾處兩難之勢。雖然。吾不能不報。與汝若干錢。汝自爲計可耳。蓋令其逃也。又數日。寺衆忽大覺有惡臭。跡之。出井中。察之。則此僧已死於水矣。

有客居者。方旅困。終日愁歎。人或戲之。乃伺其熟睡。置一桌橫其牀前。上安香燭。又

以白紙爲幃。幃置其旁。復懸紙錠。並安香燭。如待新死人之狀。羣伏窗外窺之。見其中人夜起。循視諸物。良久。微歎數聲。復歸寢。早視之。死矣。

美國有講心靈之說者。以爲心死則形亦死。嘗請於官。取一死囚告之曰。今官厚汝。不使汝與尋常死囚等。擬用新法破血管。將全身之血放盡而死。俾免痛苦。卽以布蒙囚之目。以錐微破其肌。而以壺注水於盆。僞爲使之流血也者。頃之曰。已得血若干。去周身血之一矣。又頃曰。已去大半矣。又頃之。而其人竟倒。其實血並未去也。蓋囚心以爲必死。又聞注水聲。以爲流血。遂致死也。

紹興人金某。嘗習申韓術。爲無錫縣令錢某所延致。金年少好游。暇時常至惠泉山。尼菴棲止。居停主人偶以要案三日候之不得。因怒。自言曰。吾延人主刑名。爲官事也。今吾以要案候三日。而不見人所在。如官事何。金歸。僕以告。金大怒。擲研地上。遽拂袖去。居停慰留不得。乃贈贖百金。金挾金住所。歡尼菴中。數日。初未言。尼怪其攜行李至。若無所事。因問將何往。金言殊無所詣。且住此。尼亦留之。忽忽兩月。金猶無

去意。尼因問將何作。金悽然曰。吾辛苦方得一館。今見辭。欲他就固難。且吾素無積儲。又無妻。去此將安之。尼遂曰。汝願爲官乎。金駭然曰。吾橐中無餘資。安得爲官。尼曰。汝能妻我者。吾所儲。尙可捐一大八成州縣。金欣諾。遂持尼金捐知縣。至江蘇。後陞鎮江府。前居停適爲某縣。忤上官將獲罪。金亟爲解。乃已。後尼偶不得意。輒大罵曰。汝忘功名所自乎。聞者初驚異。詢知其故。感大服尼之知人云。

嘉興某富宅。一日有術士過之。自言有術。能使人見亡人。主人因其父新沒。欲得一見。乃延之入。術士命潔一室。口中喃喃有辭。俄而牆上現光一線。漸積漸多。遂成大圓光。內有黑影。已而影漸著。儼然父也。主人驚痛。亟與其兄弟下拜。術士遂避出。忽見其父冉冉自牆而下。須臾至地。兄弟皆惶駭。不知所措。因置杌椅就之。見其父已坐。復進食。則不能舉箸。少頃。舉手如欲得筆者。乃取紙筆就之。一人兩手攤紙。一人扶筆令書。久之書成。似言生平心力。悉用之時文。欲板以行世。咸相受教。而形氣聚如故。不復散去。乃大惶駭。出問術士。術士亦駭曰。吾此術向止能使現相光中。不能

動作。今如此。是非吾術所治。請君家自料理。術士竟去。富家擾擾竟日。或曰鬼畏陽氣。盍揭瓦漏日光以解之。不得已如其言。影遂日淡。三數日遂盡。

離威海四十里之孟家莊。有吳二魁者。事親至孝。前以其母患病甚劇。曾割股肉以療之。其母竟因此而愈。其事爲英駐在威海之駱大臣所聞。當卽奏明英皇。賞給一等孝子之金牌。及洋銀十元。於二月二十日招二魁往。與駱氏並肩攝影。又有皇仁義學堂。安立甘學堂教員學生。及各英員巡捕隊。各村董。侍立兩旁。攝影旣成。卽令放一頂大像片寄回英國。駱氏謂二魁曰。汝事母心誠。感動上帝。必降福於汝。此後汝母再病。可到本大臣處送信。派官醫診治。藥資分文不要。言畢。率衆驗看其股際所割之創。咸爲贊嘆不置。二魁感駱氏之德意。欲拜謝。衆英員向前扶住。示不敢當受之意。駱氏又令學堂衆學生各作孝子論一篇。且曰。爾諸生當學吳二魁。天必降以福云云。於是衆人歡呼而散。

山東茌平縣城北三鄉。有秦蘭陵者。性似癡人。幼從寡母度日。家內僅足飲食。嗣娶

妻陳氏亦一淑女。連生數女一子。生齒日繁。時時不能舉火。癡人無奈。以小車推其母乞食四方。乞糲糠自食。淨糧則雖餓不食。留以奉母。少有食餘。則易錢送富家。積蓄以備其母身後之需。母今年近八十。癡人亦五十餘云。以上二事。均見日報。近來風俗日敗。悖慢淫亂之事。見於報及成爲訟案者。不知凡幾。大率在大家學子。官場尤甚。而大孝奇行。反在至貧極苦之人。故特著此。以媿夫衣冠而禽獸者。至英國大官之聞而敬聳。此亦應然之事。正足證人性之同。不必有所疑訝也。

前月郵傳部郵政司科員黃某。以信函冒充畢業文憑。爲堂官所驅逐。余始聞其事。頗疑焉。繼而調查其詳情。則黃某者。誠妄人也。黃本英國留學生。徐中堂掌部時。以其習郵政而調歸。在部已二年矣。凡在外國習郵政者。係至其郵政局而見習焉。並未求有郵政之專門學堂也。無學堂。故無所謂文憑。此次黃以求奏留故。堂官責其呈驗文憑。黃乃以在英臨行時。郵政局長爲之祖餞之請函呈堂。詐稱文憑。爲左堂所察知。噫。信函而可作文憑。則文憑之多。將在坑滿坑。在谷滿

谷矣。黃實自取其咎也。使黃於索文憑之時。卽以實情上達。堂官縱初不知習郵政者之無文憑。而既經陳明。決不至蠻橫無理。定要其有文憑也。黃或恐不能見信於堂官。則卽呈此函。亦只可申明作爲證據之一。而不能以之當文憑也。稍有知識者。類能知之。不意黃之利令智昏。謬妄至此。或曰。苟非兩堂之交惡。譏訕嘲笑。則黃亦不至驅逐。然則黃雖妄。亦適逢其會耳。世俗之人。必又歸於命運矣。

有某部曹掣籤得禮部。而誤到吏部。已閱兩月。始覺其誤。吾不僅笑其人之糊塗。身入仕途。並已所分之部。尙不能分別。况各署門前。均有匾額。豈並此兩字而亦不識耶。吾更笑吏部之人。見其來而不一考察。遂任其溷跡二月而去。亦可謂麻木矣。七月十五日內閣驗放。有指分貴州之通判周篆訓其人者。於是日驗放。卽於是日革職。何其巧耶。李督之奏。不早不遲。適於是日遞到。苟早一日。則周可省此一舉。遲一日。則周亦多喜二日。豈造化之弄人歟。吾知周此時必深惜其印結各費。擲諸虛牝矣。

近聞人云。京師城內人口。約六十餘萬。內二十餘萬。皆官也。而官之眷屬僕役及胥吏等。又二三十萬。餘則外省之僑寓者。及外省人之經商於此者。其可名爲土著者寥寥耳。

近爲志士者。率曰。人須堅苦卓絕。案此四字。談何容易。吾見人當窮困時。雖百苦不避。人是以是爲真能堅貞自守者。不意稍獲豐腴。便大變態度。意氣驕倨。而享用侈靡。前後截然若兩人。如此者甚多。有一人以教育爲標幟。乃自辦學堂。云將爲世模範。當其困時。幾將衣物質盡。以資學堂之用。忽一富人聞其事。大悅之。捐巨資。使辦學。其人頓改舊觀。出必馬車。云人須以衛生爲第一要義。於是每膳必進一鷄。去頭足蒸而食之。或夜歸思食。卽令執於媵以進。其狂如此。又湘人有黃君者。頗有幹才。稍弋時譽。陳中丞寶箴辦礦務。使爲局之總理。蒞事十餘年。事雖就理。而虧空公款。至十餘萬。以一寒士受優俸。而虧空至如此巨。實駭聽聞。惟時積累已甚。後乃思得意外之獲。以彌補之。遂有粵人郭某。聳其營運米業。致大折本。逮趙次帥蒞湘。促其歸

款。黃乃徧假湘紳所設巨肆之款爲償。比償訖而局事亦撤。責言四面而至。南北奔走求救。卒以窮蹙得疾。死於京邸。聞其盛時。驕侈極盛。夜間客抹牌畢。思食豬腦鷄蛋炒飯。則庖人卽時屠豕取腦以進。蓋向來凡有宣索。則不得言無。故無論何時。有求必得。以致於敗。噫。黃出身寒微。而湘俗又樸。尙猶如此。怪哉。

某巡撫之未遇也。穎與汴接壤。販秫稍往。求售於豫河。河工購料員。例須餽遺。始無留難。某吝小費。無所餽。僅以刺謁督其事者。刺署銜訓導某。自頗以爲恭。顧不知其意在彼而不在此也。旣已得售。驗收員某令多方揀擇。百不留十。乃遍勾人關說。迄無效。於是大折耗。恨恨而歸。越十年任汴藩。令猶需次焉。未幾護巡撫。授篆之日。首勅令去之。

壬寅宜昌鬧教。美以兵艦來泊。艦兵以宜昌方行霍亂症。依禁例不登岸。一夕或憑欄望。見小艇飄至。似虛無人者。視之。一十歲童。餓垂斃矣。食之。童以手指岸。兵便引往。則其家也。一老母與弟妹三人已餓死。兵瘞之。而以童歸。爲更衣。日與食。以艦例

不宿外人。夜仍置諸艇。童感艦人至極。已而霍亂病息。艦兵日上岸游。一日管駕忽見童在小艇指岸。狀甚惶遽。使兵十人偕往。則見農民方納美兵二人於田間溝中。將屏水斃之。兵至農民逃。乃救之返。遂益德童。且以其慧。斂貲將使學。他日忽見艇來。中若虛。視之。則童已爲人斃。並書紙其旁曰。爾其歸於外國之好友。艦人哀感之甚。乃以所斂貲瘞諸岸。且碑之曰。華童張氏勇救美兵之紀念碑。

前二十年時。山西平遙。忽有手刃七命案。某村有富翁者。其妻得癆瘵疾。臥床不起者。已數年矣。一日翁自外飲歸。入房。覩其妻。忽持刀砍之斃。其幼子聞而走。亦殺之。鄰一老嫗適至。又殺之。俄而婢僕輩聞聲奔集。翁刀已鈍。趨入廚房。取斧出。盡殺之。計已殺七人。其次子惶遽。緣登鄰屋。翁又擲斧傷其腿。諸居鄰咸集。並不解何故。忽見翁擲斧而號。俄爲地保執送官。官訊之。翁泣曰。吾豈意得此奇禍哉。吾始入室。忽見青面赤髮人。臥吾床。吾怖甚。亟殺。幸以爲得誅妖。俄而見羣妖陸續至。吾大恐。亟取刀斧砍之。咸應手斃。吾猶恐不得脫。已而忽灑然若醒。乃知所殺者。皆吾之親屬。

也。言畢大哭。官論斷如律。然某資財頗巨。乃大賄獄官。服毒死獄中。按凡人性識不清者。則腦筋易惑亂。目中忽然如見鬼物。非果有鬼物也。

前數年時。天津有某公館者。視其主人。儼然官也。其所往來交接皆官場。否則紳士也。其舉動。其用度。皆官場派也。於是大商肆。咸與之交接。莫有疑之者。其家人甚少。惟主人夫婦及一女。無何一少年來。云是其選定之婿。將贅之家者。頃之。令此少年至大綢緞肆。選購綢緞數十捲。約令持歸家。驗視無誤。乃付值。於是店中命夥持綢緞。借至其家。主人曰。甚美。然此須令衣此者。視之合意。乃可。乃令僕送入內。使女審視之。久之持出曰。顏色物料皆不合。令持歸更之。夥持歸審視。則每捲皆被翦去小塊。乃至其家責問。主人亦怒曰。我本官宦人家。豈作此等無賴事。令少年往與質。少年亦怒甚。遂匆匆飯訖即去。至店中。方盛氣相詬。俄而面色陡變。須臾即倒。店中大驚。而隨少年來之人。已即歸報。遂控官詣驗。幾與大獄。後微露可設法講和狀。肆中慮與官場訟。必卵石不敵。乃賂以巨金始已。有知其事者。言此主人至津。實專爲此。

所謂贅婿者。實預養幼丐。臨時毒之。以爲訛詐之資。後其人他去。不知所往。

宋人小說。載南人有客於北者。其地少松。某富翁栽松數株。高不盈丈。乃張筵宴客。以賞之。客亦羣頌松之佳。此南人偶不經意。輒言曰。此何足異。吾鄉徧山皆是。至作薪燒。主人意恚。他客解之曰。某君不過謂彼鄉松樹多。甚言之耳。天下安有松之名貴而爲薪者。按此終不信松之多且賤如此也。卽如鶴之爲物。亦爲世重。然海州產鶴之區。居民輒捕以充食。孔雀亦然。足知物罕見珍。多則賤矣。

丙申在申。與同輩十人。赴西餐館小飲。各呼一妓。余偶言曰。今日吾輩皆知已。而諸妓又多有名於時。蓋各品第之。以驗目力之同否。衆並諾。各取筆書諸紙。而較之。乃無一同者。甚有此爲魁首。而彼乃以爲殿者。余矍目視久之。始謂諸人曰。今日諸妓之裝飾同也。面貌非出遙度同也。吾輩皆平交。是無阿徇。吾輩與妓皆疏淡。是無偏私。發之倉猝。成之俄頃。是更無商量遷就。而不同乃如此。孟子謂。目之於色。有同美者。其不然乎。而世人遇事動謂取決輿論。其果可爲定律乎。

乳媪周氏。蜀之瀘州人。役於陶東明家。陶子開永。生三月。卽雇周哺之。周撫如己出。他乳媪受傭。必高其直。且恆以去挾主人。而又不盡心哺兒。周力反之。索直廉。多給之。不受也。周夫死。值開永病。歸家視夫殮卽返。往返纔一二日耳。未幾。東明沒。婦張以身殉。開永甫八歲。賴周撫育成人。今有望有子矣。感周德。奉養如慈母。周遜謝。退必雜僕婢中同服役。開永泣請之。則曰。吾夔人婦。夫子皆沒。命固窮。吾安之矣。開永多病。周代其婦操家政。有條不紊。不知者以爲母子也。嗚呼。周一村媪耳。未讀詩書。未習禮義。於陶氏無瓜葛誼。而能如此。斯可以媿鬚眉矣。惡得不謂之巾幗偉人耶。錢唐諸蘭谷太守。初令於楚。有僕王順者。楚之漢陽人。役於官廨數年。貌愚駭而身短。故以常人視之。羣呼之曰王矮子。咸豐十年。蘇杭相繼陷於寇。太守有同祖兄菊。勝兵備。已故。其家僑寓於吳江。乃避亂之崇明。兵備之第五子肖菊觀察。方偕室樊夫人。省姊龍游。道梗不得歸。龍游又戒嚴。不能居。乃依戚畹於衢州。旣而衢亦被圍。且囊中資將罄。飛書求救於太守。太守欲使人賫金迎至楚。環顧左右無可使者。憂

形於色。至食時而嘆。順侍側。請曰。主人何憂。順或能効力焉。太守曰。語汝無濟。汝不能爲也。順固請曰。主人役奴子數十輩。平居皆能伺主人意旨。博主人歡。而順不能也。今日之事。順所能。彼碌碌者不能也。主人盍語順。順必能釋主人之憂也。太守壯其語。告之故。順曰。此何難。主人其使順。順卽日往。太守乃函金葉若干兩。授而遣之。順受命。旣出。其曹謂之曰。黃金。重利也。衢地。至危也。懷黃金而入危地。難乎免於子之身矣。盍若挾以遁。猶不失爲富人也。順曰。惡。是何言也。主人待我厚。主人之家人有急難。宜體主人意。舍身而往救之。如懼入危地。我何必自請行。今主人信我而遣。背之。非人也。况我苟欲富。不俟今日矣。區區黃金。安能飽煖終身哉。見利忘義。天將殛之。而謂我爲之乎。惡。是何言也。遂行。取道江西常玉山而往。及至衢。則觀察已之楚矣。乃歸楚反命。觀察方侍太守坐。見順歸。起勞之。順致辭畢。解其骹縛以進。則函金如故。蓋順以敗絮裹函金。縛骹際。身衣敝衣。垢面蓬首。行乞以出入賊中。往返三月。故賊不疑。金得不失。於是咸重之。順不矜其勞。服役如初。繼更遣其賚。重賞渡海。

以濟家人之在崇明者。亦不辱命。同治三年。兵備之次子小賸都事。十子又賸編修。同應京兆試。都事以暑疾卒海舶中。過煙臺。厝於岸。削木爲誌。逾數年。謀歸葬。使順往遷匱。順至。則訪尋十餘日弗得。咸露宿於野。後禱於神。忽有鴉鳴於前。順曰。神苟使汝來者。汝當導我往。鴉飛。順隨之。約數十武。止於樹。順於樹下尋之。果有匱。有木誌。爲風雨所蝕。字漫漶。諦視之。乃都事匱也。遂遷之歸。於是順亦老矣。免其役而厚贍之。不數年死。順無子。故諸氏至今於節時。猶爲位以祭之。都事孫兆麒。余從子壻也。爲余言如此。噫。若順者。可以風矣。

庚辛間。西人自都中出者。或持鞋狗來求售。祇三隻耳。索價百元。云得之宮中。聞此等犬。非有異種。乃以人工爲之。法取平常哈巴狗。攙硃砂飯中飼之。則所生狗。必小於常狗。又飼之如其母。生小犬必更小。比至三四。小僅如拳。售諸宮中。可得重價。金山楊子江中流。卽陸羽品爲第一泉者也。今金山已與岸連。泉亦不可得。王可莊爲太守時。再三物色。去金山三里許得之。

鎮江人某。爲吉林五常廳同知。廳有巨室。子婦與翁構訟。翁紳衿也。其兄官某省巡撫。他郡籍。以經商而流寓者也。婦年少而寡居。欲與翁析產。恐訟弗能勝。乃夤緣得入官廨。認某之妻爲義母。因義母而時見義父。某豔其姿首。有所求。無勿應。於是而子婦訟勝矣。東三省官之勢力最大。莫敢抗逆。而訟非賂不行。無論原告被告。必納賄。率以賄賂之多寡定勝負。賂而負。是我之力不足也。人事已盡矣。苟不納賄而負。則羣起而尤之曰。人事而不盡。宜其敗也。吏治人情之頹壞如此。故翁亦無奈。子婦何。遵官之判而已。婦遂朝夕出入官廨。繼且遷入以居。而穢聲四播矣。翁亦聽之。未幾。某調任他郡。竟攜之去。儼然如妾媵焉。某後在某郡任罷職南歸。乃並其所有之子女。委之吉林而去。婦旣居吉林。廣交游。不一年而竟操神女生涯矣。然猶榜其門曰某公館。是時翁充省中某要差。知之。亦絕不干涉也。雖五尺童子。咸能道其往事云。

河南某觀察。喪偶。謀續娶。以友人作伐。聘南中一女學生。年三十八矣。旣諏吉。遣紀

綱僕先期迎至汴。僭來者僅一女之表兄耳。迨吉日迎娶。交拜畢。甫入房換妝。女謂僕媼曰。速請老爺來。我須開談判矣。某至。女曰。我此來僅能留一星期耳。屆時我須行。我方爲某處某某學堂教員。學生尙有一學期畢業。我不能半途而廢也。某默然。至期。果不攜一僕一婢。隻身偕其表兄行矣。某至此嗒焉若喪。聞其送粧時。以一亭置其畢業文憑。昇而過市。人有視之者。則一初等女小學堂之文憑也。

笙歌隊裏。脂粉場中。迷其中者。至不知返。有識者實至危之地也。客有述蘇城一事者。事絕異。然足爲後人殷鑒。云有妓黃桂英者。有聲曲中。其婢阿招。亦有姿首。足以撩人。頗有私積。聞有富人王某者。頗溺之。前後所費凡數千。一日又以阿招所愛珠飾往。至則見其摒擋物事。異於平日。問之曰。嫁人耳。駭問嫁何人。曰。沈大少爺耳。(蓋知縣沈某之子)已別租屋與我居。吾思嫁彼久。患資不足。旣得君之贈。吾坦然矣。曰。吾待汝不薄。汝忍撇我去乎。女笑曰。吾與彼年相若。汝老將入墓。豈尙存此念耶。王忿而去。女遂歸於沈。沈韶秀而乏資。女挾以至者殆兩萬。故屋中一切鋪陳飲

食之費。皆出之女。沈妻以悍聞。久之諗其事。輒以肩輿往。好言謂女曰。吾知汝德性甚佳。以佐吾至宜。惟外居非宜。人且譏責。歸宅同居。吾與汝姊妹也。何復參差。女初聞大婦之悍。猝見其和藹謙下如此。不覺輪服。且意別居亦不能久。乃盡室隨之歸。大婦卽指一屋與之。居數日。大婦過女之屋。見其陳設。曰。如此裝飾。仍似堂子。家甚不宜。令撤換。卽曰。汝之服飾。至人家亦多不可用。吾當爲汝藏之。遂悉令昇去。女至此始知被給。然竟無術阻之。其可憫冤苦者。卽所謂沈大少爺一人而已。沈素不吸鴉片。自識女乃習吸煙。癮甚大。沈之妻乃言宜速戒煙。然此事不能不親自料理之。於是沈大少爺者。日夜皆不能與女接談。而女自此惟對影飲泣而已。不久卽鬱鬱死。杭有韓紳某之子。聞其事。曰。婢如此多金。其主人可知。奇貨不可失。則徧貸得千金。走蘇。假居友人家。無幾得昵黃妓。若甚悅之者。用度亦頗揮霍。亦時言欲娶黃。不意其狀偶爲黃窺得一二。遂盡發其詭謀。顧黃佯爲不知。一日謂韓曰。吾今盡謝諸客。嫁汝矣。韓喜出望外。黃曰。惟有約。吾以身許汝。汝以後食宿吾任之。然汝居吾家。

不得出大門跬步。此著大出韓意外。顧猶未知蓄意也。嗣後韓日夜受黃之指揮。視爲器物。久之且成人腊。幸韓之友。怪其久不見。既伺知狀。乃以數人往。逼迫黃出韓。且佐以官勢。乃得生出黃妓之門。而形容則大變矣。韓所持千金既罄。至是尙借資狼狽而歸。茲事王爲阿招給。而阿招旋爲大婦所迫至死。韓又幾死於黃。而皆有自取之道焉。豈不險哉。

吉林一名船廠。以其地有修造水師戰船之廠得名。廠濱松花江。庚子前猶存戰船無數。皆康熙年間征羅刹時所用之戰船也。羅刹卽俄羅斯也。定例每年必修理一次。相傳幾二百年。迨庚子年。俄兵入吉林。取以爲柴燒之。不數日而盡矣。故至今已片木無存。吾聞之故老云。

東珠產松花江。吉林將軍府（府乃將軍所居。另有衙門。爲將軍副都統會同辦公之所。如北京各部衙門然）臨江。其岸稍陡出。土人云其下產珠最佳。採之非易。如值奉旨採珠之年。則所得恆逾額數倍。否則竟難獲也。且不僅此處爲然也。全江悉

如是。

曾文正勲德蓋天下而其父若弟居鄉。乃恃勢特甚。所請於官。必從之而後已。其四弟澄侯尤甚。有所惡。輒以會匪送官。請殺之。殺五六十。不能釋一也。縣令熊某。性慈而無如何。每數日必私哭。或問故。曰。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開馬頭。故事必殺牲以祭。或勸殺人。遂殺十六人祭之。文正歸知其狀而不能諫其父。一日澄方晝臥。文正遽以錐刺其股。流血被體。澄遽呼暴。文正問故。曰。痛甚。曰。然則汝殺人。乃不痛耶。

光緒中重慶教案起。有馬姓者。實陰爲梗。後以他罪。劉制軍以法誅之。教士無如何。案亦遂結。

甲午戰事起。優趕三。嘲合肥。適演紅鸞喜。趕三扮丐頭。當移交替人時。擲帽中所插草把。曰。拔去三眼花翎。又脫其衣。曰。剝去黃馬褂。坐中有合肥之子姪。怒。命送坊官杖之。趕三驚懼。未幾死。

國朝嘗使漢翰林學滿文。至穆中堂時停止。時戊戌年也。後乃設繙繹舉人。紹興有句者。強姦一窮家婦。恐其言。乃以蛇入其陰戶而死。可謂窮兇極惡矣。然竟無問者。此十五六年前事也。

蘇有寡婦。被僕婦引匪人入。逮夜忽出。持刀嚇之曰。不從我則死。婦急呼僕婦不應。正撐拒間。忽有人自牀下闖然出。遽抱匪人。婦不知故。愈驚恐。其人卽令婦逃出。集鄰里入縛鳴官。官訊得狀。治如律。已而問牀下者何人。曰賊也。將竊物者。官曰。鑒汝能全人節。姑貸汝。是夜其人宿於廟。見一人謂之曰。天鑒汝義。使與汝一本萬利之錢。醒則身旁忽有一錢。曉持食於賣豆腐漿者。食間見一搭連袋。有錢銀及支銀摺。知必人所遺者。坐守之。忽人以失物踰跟至。示之。曰是矣。其人持摺去。而以錢銀謝之。賊遂改業爲小市易。由是得溫飽云。

余友吳筱村君嘗過沙市。雇舟甚大。行李亦多。忽見小船載一老翁近船傍。持一木算盤細細推算。算成則爲三三五。除去復算。亦如之。再三算。仍如前。怒。推盤遽去。吳

不解其故。至沙市。自平其篋中銀。適三十三兩五錢也。

繆小珊太史嘗至湖南。傍一大船過。舟人謂曰。此船有銀。問何以知之。曰。舵旁有小泡。隨舵不移者。是也。問知我有若干銀。笑曰。老爺銀在家未攜出也。問豈見舵旁水沫乎。曰。此是指他人舵下。若己船。只箱下艙卽知之矣。且常人攜五十金卽不能隱。何必問也。



